

真正的弟兄——爱的使徒威伯门(法兰克荷姆斯)

目录：

01 第一部分：

真正的弟兄——爱的使徒威伯门

- | | |
|------------|---------|
| 一、出生与重生 | 二、准备 |
| 三、在班斯泰埠的早年 | 四、转变 |
| 五、一些习惯 | 六、鼓励和困难 |
| 七、格罗斯维纳街 | 八、争执的时期 |
| 九、足遍翡翠岛 | 十、忠心的牧者 |
| 十一、西班牙的 | 十二、爱的大学 |
| 十三、永不止息的平安 | 威伯门格言精选 |

02 第二部分：

威伯门属灵生命对今日信徒的启发

- | | |
|---------|--------|
| 前言 | 亚迦皮领导 |
| 对神话语的爱慕 | 属灵的品格 |
| 忍耐和温柔 | 持守合一 |
| 训诫与调解 | 宽恕和祝福 |
| 接待客旅 | 供给有需要的 |
| 在爱里同工 | 异象与传道 |
| 自律 | 祈祷及敬拜 |

第一部分

真正的弟兄——爱的弟兄威伯门

译者：高秉衡、高陈秀美

一、出生与重生

在上一个世纪（编按：十九世纪）初期的一个主日上午，位于伦敦格莱旅舍巷内的约翰街教堂内，会众惊讶地看到一位青年人穿着天蓝色燕尾服走上台阶，站在他们的牧师旁边，他整齐的服装，加上大而镀金的钮扣，显示出他是当代时髦社会的一员。当他开始讲话时全堂肃静，他用拘谨的贵族声调解释他来到讲台上的原因。他说他来是为要见证他最近在基督里所找到的平安和喜乐。

这就是威伯门第一次公开作见证的情景。那些听见的人被他突出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但是在那天上午谁会想象这位青年人接着有 79 年属灵的服务摆在前面；在这长久的时期中，他的品格和影响力，越来越被全国所认识和接受，不仅在英国，在爱尔兰与西班牙也是如此，同时他的名字与乔治慕勒、达秘一同被公认为「弟兄们中之领袖」。

威伯门是威德比多马威伯门之子，威德比之威伯门 (The Chapmans Of Whitby) 是一个有历史及光荣的家族，享有一个盾形徽章，上有拉丁文 *Crescit sub pondere virtus* (意译：成为有锐智判断的男儿)。多马威伯门在罗拔出生时，是一位富有的商人，那时正居住在丹麦的爱雪诺，他的大家庭就在那里生长，生活富裕奢华。在后来的年日中与罗拔威伯门往来的人们很少会想到这位谦卑的人，时常为着下一餐饭的需要而仰望主，他童年最早的回忆乃是一座大而布置豪华的房子，众多仆役，和一辆镶嵌着家族徽章的车。

起初罗拔跟从母亲读书、受教。她看来不像韦斯理的母亲那样严格，但威伯门时常提及从母亲处受益良多。她灌输儿女高尚的道德，并使她的儿女们经常去教堂礼拜，但在家庭的生活中没有使儿女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也没有教导他们认识需要一位个人的救主。并且他父亲竟松懈的安排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修道士来教育他。

在这种情形下，这位年轻的孩子何等容易会成为天主教徒！但神管理一切，可能这位教师对天主教态度冷淡，或者这位学生是固执的更正教徒，所以没有一点天主教的痕迹留在他身上。从开始威伯门的学业就很好，并且对语言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语言的能力在他晚年去西班牙传道时帮了他大忙，也就说出一部份的事实，就是在他早年经常听讲英语、法语及丹麦语。

在他还是孩童时，他的家搬回到英国，那修道士被解雇；他父亲为他寻找一所好的英语学校，终于选中了在约克郡的一所学校，该地与他们的家族有长远的关系，于是罗拔在校中成为新生，达数星期之久，他因曾在海外的生活而成为同学们好奇的对象。

当那些新奇消失后，这男孩安定下来好好地读书。他特别显出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的恩赐，当他离开别的孩子自己独处时，他时常梦想将来成为作家或诗人，他在语言课程上也很努力，对其他国家的古典文学很有兴趣，这使他的教师们很高兴。

学校生活不久就过去，1818 年初，罗拔离开约克郡坐车前往伦敦，虽然他只有 15 岁，但已积极地开始了他的人生。当他到了旅途终点走进旅馆前的空地时，他发现自己被都市熙熙攘攘的声音和景象所包围。这新经历的兴奋和刺激明显地印在他心中。他来到伦敦接受法律的训练。

2 月 6 日，他成为新银行大厦弗莱斯非特律师行的书记，弗莱斯非特是一位普通法庭中的律师，而罗拔服务的任期是五年。

对于年轻人来说，律师办公室的墙真是难以忍受；以往，他对人们劳苦谋生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观念，以他活跃的思想来看，这些机械式地抄写档是十分无聊乏味的。对着他那习惯欣赏诗意音乐的耳朵，这些职业性的官式语文也是很不入耳的。但是虽然新的工作是如此可厌，罗拔还是下定决心尽量利用所得机会。他安定下来刻苦工作，希望在法律界攀登所能得的最高地位。

经过了五年勤奋攻读，劳苦工作。白天在办公室花了很长的时间，接着回到寓所又是数小时的努力阅读，继续不断地专心努力——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改变的性格——使他经过学习，终于在弗莱斯

非特服务五年后，于 1823 年成为普通法庭和英王钦定法庭的律师。

一些比他年长和更有阅历的人开始注意他，并且夸奖他在法律事务上的进展。一般来说，一个光明的前程正摆在他的面前。无疑是因为他显赫的威伯门家族背景，他得以进入时髦的社交圈中，他经常被邀请参加在西郊的高尚宴会；因为那时他年届 20 岁，长得壮硕强健，带着动人的微笑，平易近人和充满自信深具有吸引力。

在这时期他对于宗教已有确定的观念，他曾留意地阅读圣经，并认为这是神默示的话。然而福音真正的意义尚未照明在他的心中。他的目标是遵守律法，借着善行而寻得救恩。多年后，当他九十一岁时，在他致格兰斯敦（Gladstone）的信内写到他年轻时错误的盼望：

「我在年轻时曾殷勤地寻求，以强烈的意愿来建立自己的义，盼望因此而得到永生。在所有认识的人中我已经成为无可指责，有宗教热忱的青年人……」

但是很快就发现以如此方式来得到神的称许是何等地绝望。在那些年日中，虽然享受好的声誉，却没有喜乐。走在自义的道路中是没有平安，也没有满足。然而却不向往福音。「我抱着我的锁链」，他说：「我不愿——也不能——听见耶稣的声音。」他发现自己有罪；他看见尽管外表得人尊敬，内心却是败坏。他说：「我的杯因着我的罪和我行为的果子而痛苦。我厌烦这世界，心灵里恼怒着恨它，然而我不能也不愿将它撇弃。」

当他在这样的光景中，神引领他遇见一位约翰街教堂的执事。这人邀请他来听伊文思（J.H.Evans）牧师讲道。这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炸弹损坏，后来被拆毁——是一位国会议员 Mr.Henry Drummond 所建，作为伊文思传道的中心，因为他非常尊崇伊文思的恩赐才华。伊文思是一位很有口才的传道人，但威伯门却是国立组织教会的忠心分子，竟然会来听他讲道。

这位年轻的律师走进约翰街转入这间教堂时，他可能感到不自在，因他对于非英国国教基督徒习俗只有很模糊的印象，他将遇到怎样的礼拜仪式？他将听到怎样的道理？他是否会见到一些喊叫和热诚的演？

进入教堂后，他发现他们其实很简单、朴实的聚会。当伊文思主领着聚会时，威伯门先前的忧虑消失了，他知道自己是在聆听一位有学问之士讲道。虽然伊文思原先是圣公会（英国国教）的牧师，但他并不用公祷文，他的祷告却是敬虔的，整个气氛安静而庄严。他的讲道，显出是有思路、平衡，并有挑战性。伊文思时常忠实地将自义的愚昧揭露出来。他自己曾经是自义的，这使他明了那些寻求在神面前自称为义者的心态。在一次的讲道中，他喊着说：「我们如何想象人要在他败坏和可怜的行为上建立他得赦免，蒙悦纳和救恩的盼望？我们如何想象人不建立安全和稳固的根基在钉十字架的救主身上，反而倚靠流泪、祷告、捐输、宗教或非宗教的礼节；人将属天的盼望建立在神圣洁律法的废墟上；以为神为着来拯救他，便可以违背神自己？这些都是沙土——危险使人倾跌的沙，因为若要使神不公义，那就是使神不成为神：『一位公义的神和一位救主，除我之外没有别神。』一位不公义的神不是神，那站立在自己的律法上的也是如此。」

坐在位上聆听一篇类似的信息，威伯门所建立美丽的好行为倾倒成尘灰，毫无疑问他想以善行来获取神悦纳之盼望已在那日破灭了。他看见并欣然接受神所预备的，多年后，他以写诗的体裁描述他如何悔改：

「在你所预定最好时刻，你对我心说：『这里是安息，就是疲惫之人安息的所在，这也就是复苏。』你的话是何等甜美，『我儿，应当欢乐，你的罪已得赦免。』神羔羊的景象是何等宝贵！公义的袍是何等光荣，在审判我者圣洁的眼前隐藏我的所有罪恶和污秽。」

聚会后走回家时他的内心有着前所未有之喜乐和深刻的的确据。从此他放弃以肉体的努力来得神喜悦之希望。他学习了「没有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他将所有的信心确定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他并不将他新的经历保持秘密。他并不害羞地在办公室中讲论到他的救主，并且立志尽可能地公开向人见证基督拯救的能力。因此，在他悔改后不久，他就在约翰街教堂与伊文思一起站在台上公开地承认基督。这是一位被主用的人丰盛人生之开始。

二、准备

伊文思不久就被这位新蒙恩者的热忱所感动，在很短暂的时期内戚伯门来见他，要求受浸。这位谨慎的牧师就说：「你要等待一会，好好考虑这事。」这青年就喊着说：「不，我要尽快不迟延地遵守他的命令！」这回答非常感动伊文思，所以他就为他安排受浸事宜。

对于戚伯门，很明显的，他不能留连在他以前俗世的道路和友谊中。他从各样的世俗中出来，他拒绝以失去他对福音的信仰来得着有财富地位之罪人们的好感，以往，那些豪华府第对他那凭行为称义的宗教认为毫无妨碍并乐于接纳的，现在不再邀请他了。他对悔改和基督宝血的讲论使他们感到侮辱和愤恨，甚至他自己的家族也是如此，他在《默想》中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还没有消失。当我认识你，承认你之后不久，我就成为夏甲子孙中的陌生人，他们生为奴仆，我生来也曾是如此。你的爱吸引我使我离开世俗的道路，无论是邪恶的或是热忱的；我就成为离弃我者所讨厌的人，甚至我的亲族对我也是如此。他们为何生气？因为我背起十字架，我就成为反对他们的见证人；我只在你里面夸口，并认为所有靠遵行律法的人是在咒诅之下。」

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他遭遇各方剧烈的反对。但他不纵情于血气的争辩免得落于网罗，他反而默默无声交托 并寻求他的话和圣灵的工作，以至得着能力和喜乐。并且与约翰街的信徒们保持关爱和美好的交通，伊文思的职事使这位受苦的年轻信徒得着真正的粮食。

每个主日戚伯门都参加聚会，「约翰街教堂」并不是弟兄会的聚集。在那时全国还没有像弟兄会那样的聚集，但伊文思所持守基督徒合一的观点与弟兄会早年的教训是非常符合的。在研读戚伯门生平的人中，很少注意到这位属神的人对戚伯门的影响，然而这影响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他曾为一个教区的副牧师，当他阅读一篇库伯（Cooper）的讲道记录时悔改得救后，他领许多人灵魂归主，以致他被解雇，失去副牧师之职。经过一个时期的挣扎后，他脱离了英国国教，后来在约翰街开始工作。

每一个主日晚上，戚伯门留下参与擘饼聚会，很少信徒如此行，多数在非国教聚会的信徒，对于每月一次在主的桌子前聚集已经是很满意了，但伊文思强调初期教会的门徒们在主日常常擘饼，戚伯门因此也学习珍惜这每星期的擘饼。

过不久，这位年轻的初信者发现在一同有交通的人中，不一定是受浸过的。伊文思虽然很持守信徒的受浸，但也同样地认为在接纳一位信主得救、有交通且在基督里活的信心之外，还有所要求是不合乎圣经的。他坚持合一的惟一条件乃是共有的生命。若有一人生在神的家中，他不能因为他还没

有看见信徒受浸的必要，而不与圣徒交通。

戚伯门很快地就被伊文思向着神群羊中软弱和犯错者的深切爱心所感动，若有任何犯重大的罪而不肯悔改的，只有经过长期的恳求，才将他从交通中开除，在约翰街所应用的纪律中从没有无情或匆忙定罪的。

这位青年律师和有阅历的传道人之间产生了强力的友谊，戚伯门特别因他牧师的谦卑而受感动，事奉耶稣基督的人中若有了成就，在他的道路中所面临着的特有试探就是骄傲；然而，伊文思不断地认他自己为「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有力的榜样的确影响了他年轻的朋友，戚伯门日后承认在早期他多次与他骄傲的老个性相争。但在他晚年的听众，却奇妙地发现骄傲似乎已经远离他的性格了，基督所赐的得胜是何等的完全！

他学习谦卑功课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他空闲时间访问穷苦的人，他们住在格莱旅舍巷及提阿波路附近黑暗可怜的地区。现在他晚上的时间与以前消磨在西郊的情形成为强烈的对比。他是很艰难地使自己走进这些肮脏、饱受疾病侵蚀的小屋，但一晚又一晚，他继续的访问，将基督的福音带给贫穷和被遗弃的人们。

过了三年，戚伯门属世的前程大有进展，他承受了一笔私人遗产，并且开始他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他的办事处在舍劳格摩登街柯普特楼三号。他在业务上和其它所追求的事上都非常成功。他那和蔼有礼的态度受到顾客的欢迎，并且他尽他所知和所能的来工作。然而他仍旧利用空余时间在贫民区作工，若是他只慷慨捐助贫民而让别人实际去做，对他而言是地上最轻而易举之事；但他若不亲自去做就没法满足。这似火焚烧着的愿望——关心穷苦人属灵和物质的需要在他的余生中从不离开过他。他时常认为这是基督真实工作的一个标记，就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那段时期中，约翰街的会众习惯地见到这位高个子带着微笑的律师温和地搀扶着一位贫苦衰老盲眼的妇人来聚会，她本来是无人带她来的，当他们一同在走道上行过时，成为对一些只熟晓道理而在实际生活上自私和没有爱心之人，是活的指责。

讲道方面，戚伯门并不显出才华。他明显地掉在那威胁许多青年传道人的陷阱里面——他试想模仿他的牧师，这条路是很少成功的。当约翰凯曼 (J.Kelman)与怀特 (Whyte)博士同工时曾想效法这位年长者；但当他讲完道，怀特博士放手在他肩膀上说：「约翰，传你自己的信息。」同样地戚伯门挣扎着在伊文思的样式内发表他自己，他订了题目，拟好分段，然后用有修养的英语将全篇都写出来。伊文思可以如此做，且仍旧很流利地在讲台上讲，但戚伯门想要效法他却不成功。

在柯普特楼做了四年律师后，他搬到康山 72 号。他当时 27 岁了，在各方面都很有成就。他家族中很少人留意他，只有一位堂姊嫁给律师名叫柏斯莱的对他很友善。柏斯莱夫妇并不是信徒，但他们并不极力反对福音。一天柏斯莱先生来与戚伯门同住，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年轻人如此全神贯注于服事穷人，令他不解的是以戚伯门的地位情况竟然去关心住在贫民区人民的光景。

然而，柏斯莱没有随意批评，他感到戚伯门的行动是由内在的力量推动着，对此他一无所知，他定意要寻找出他所缺少的，他坦诚地将他的情形告诉戚伯门，于是两人一同祈祷并阅读圣经，结果当柏斯莱回到他在班斯泰埠的家中时，他已是一个改变了的人。

一个新的问题产生在戚伯门身上，他发现以一个基督徒来说，在他业务中有许多事是可厌恶的。

他有一个敏锐的良心，使他发现许多任务是使他感痛苦的。例如有一天，他在处理一个案件时，发现被告和原告都是信徒，他立刻请他的顾客和对方面同时来到他的办公室，围坐在他的写字台，他将林前六章一节指示他们：「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然后他带领他们来到主面前商讨彼此的不满，结果 方达到都能接受的和解，但并不是所有违背他良知的案件都能如此完满的解决；虽然他知道若是继续他的业务，前途是很光明的，他却感到该是时候必须放弃眼前的业务。1831 年夏天，威伯门来到班斯泰埠柏探访柏斯莱，他发现柏斯莱在该处穷人中工作，每个主日在市镇边缘的毕尔顿济贫院有聚会，威伯门被邀请在该处讲道。一位从伦敦来的年轻律师在毕尔顿济贫院讲道的消息传布出去，并且他被取个绰号为「眼睛细小的人」。

有一个主日傍晚，一群年轻女孩定意要去听他，并亲自来看看他这「细小的眼睛」。她们是要来戏耍，并且相信她们的出现，会与这 28 岁的青年人很不协调的。她们可能带着故意捣乱的心态很迟才来，而威伯门正在讲道。其中一个女孩名叫爱莉沙吉尔伯的，当她进入室内，神的灵立刻向她说话，威伯门正引用圣经，那些话抓住了她。她走开并严肃地说：「他伤了我，我一定要再来听他。」下一个星期她又回来，就悔改得救。

他在德文郡的假期完毕，威伯门回到伦敦。继续专心勤勉于他的业务，但他开始体会到一个神圣的呼召要他全时间事奉，然而他的朋友们对此非常怀疑，他们坦白地告诉他说他不会讲道，无疑地在当时他们是对的。他向着会众所念的讲辞超越过一般人的头脑。底下是一段摘录，显示当他试着表达一个简单的思想，说到一个孩子不爱父母 是违背天性时，他如何将自己和听众陷在高深智识的迷雾中。

「那孩子必定是失去了所有感官上的知觉，使他向着父母没有爱。起先是心思上的激动，当这能力扩张时我们会注意受到教育灌输的道德责任感与心中感情被激动是成比例的；并且显示在我们的经历中，关于人心的天然堕落，没有更强烈的证明过于那没有培育的心思离开了道德和宗教的责任，而沉溺于不受控制的欲望中，不受任何宗教或道德律例的约束，使之堕落到比野蛮的受造之物更低下的光景。」

谁能想象一位这样的讲道者，可能成为多年后的威伯门？但不论与他在一起的信徒对于他的讲道如何想法，他们都确信他有圣洁的生活以及热衷于个人布道。他无疑地是有牧师和传福音者的恩赐，除了讲道之外，或许是他受了高深教育的习性和偏见，在那段时期拦阻他成为更好的讲道者。

现在，他并不知道将来前途如何，却采取了一个关系重大的步骤。经过了几个月在神前的等候仰望，他已清楚认为他必须出卖他所有的产业，将他私人的财产分给别人，并且结束他的业务，献上全部时间为主工作。威伯门对于产业的处置态度可能也像乔治慕勒一样，受了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Jroves'另译顾福）榜样的影响，他在六年前也如此行了。据说多年后在莱敏斯特的特会中，有一天威伯门沉着躲在自己的房间大半天，当他出来时已经恢复他以往的喜乐了。过后知悉有一笔可观数目的钱财给了他，而他花了数小时将这些钱财分赠给许多人，当重担卸下后，他就轻松了！

神的计划现在开始显明。威伯门收到邀请担任班斯泰埠（Barnstaple）「以便以谢」严格浸信会堂的牧师，他相信这是出乎主的，所以就离开伦敦迁居班斯泰埠。在伦敦认识他的人中有很多批评，他们预测他将要遭遇失败，他们一再地说他讲道很差。他的回答是说：「有许多传讲基督的人，但没有多少人活出基督；我的主要目标是去活出基督。」

三、在班斯泰埠的早年

1832 年时，从伦敦去班斯泰埠需二十四小时旅程。当威伯门将临近他旅途终点时，他看见整个市镇在靠近陶河 (River Taw) 的弧形转弯处展开。它地处平坦，因为是建立在诸山间盆地的沼泽上，那教区礼拜堂的尖塔高耸在一堆弯曲的屋顶之上；那就是旧镇所在，借着船桅他能说出那里是大小码头等等。四月间的群山，绿而新鲜，但许多小街陋巷却是肮脏不卫生。

他到达市镇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居所，他走下满布坑洼的高街，寻找旁边的横街，那里有一些旅馆和宿舍，但不合他所要的那么简单，最后他走近高街的尽头，见到左边有一小巷，这叫做盖门巷，在此他寻得清洁而价廉，靠近老旧的济贫院的一间住所。

下一个主日他就在「以便以谢」讲道，这是一座新建筑物，位于教区牧师楼街的一块小坟地上。这块地现在盖有一间厂房，三间红砖屋，墓地已被迁移到隔壁的花园内。自从教堂建成后的九年内，有四位牧师曾经来过而又离开了，所以威伯门来此的工作并不容易。很明显地，那里有一些人当新牧师上任的新鲜感消失后，会使他感到很不舒适。

虽然威伯门在班斯泰埠事奉的初期并没有在讲台上引人注目的表现，但他那殷勤不倦地探访和个人关怀，确实在当地居民心中成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又一天，他在镇内窄小街道中上去下来的工作。只要有机会来到，他就会去济贫院主领聚会，或者向院内的人传讲关于神的事。在这镇内福音作工是何等需要，特别是他几艘堂所在的德比 (Derby) 地区。在教区牧师楼街另一端有一家花边工厂四周形成的网状的小街道，这雄花边工业是上一世纪末来到班斯泰埠的。有一位从德比来的波顿先生开办了这工厂，也因此这地区的别名叫德比，在这里制造的花边是很得人欣赏的，多年后也得了广大的销路，但也像当时许多其它美丽的产品，是由一些生活在极恶劣环境下之平民所做的。当威伯门在他们简陋的住处进出时，这些可怜、潦倒的无赖拖着疲乏的身子在德比阴暗的街道中，他的心为他们忧伤。

一天过一天，他目睹醉酒打架之事，因为饮酒是那地方的大恶。在这七千居民的小镇内竟然有八十间领有执照卖酒的场所。到处他见到「弹片游戏店」或啤酒店，这些是不需官府执照的。事实上在有些街道中几乎每隔一间就有一家出售啤酒。情形越过越坏，因为持有执照的酒家是准许通宵营业的，而整个市镇只有一位警察加上两位责任过多的镇长之助手辅助。这种情况激发起这位青年牧师信心的挑战，他继续不断的努力使他看见了转机。

一个主日，一位高大、结实、阔脸，年约 20 的青年人来聚会，他名叫威廉鲍顿 (Willian Bowden)。神的灵清楚地向他的心说话，他看见基督为他的罪受死，于是他接受了神圣的怜恤，威伯门为他惊奇地欢呼并见证在他身上有一真实的改变。

爱莉沙吉尔伯 (Eliza Gilbert) 是威伯门在访问毕尔顿济贫院时信主的女孩，她是「以便以谢」最忠实的听众之一。一天她来见威伯门要求受浸，她解释说：「但我母亲宣布当我离开去接受浸礼时，是我最后一次的离家。」虽有这威吓，还是安排了浸礼。

当那天来到，「以便以谢」的会众因这年轻女子的忠信而极其的欢乐。聚会完毕后，许多人注视她，看她如何回家，他们见她进入家门正希奇她将受到什么对待，不一会她就又走出来；她浸湿了的头发表

激怒了她的母亲；她母亲站在门槛上不准她进去，并且喊叫说：「滚开，不许再回来，我不让新教徒(译注：反对英国国教教义的人)在这房子里。」

教堂中的友人立即招待这位年轻女子到他们的家去，但她发现不能与她母亲的爱断绝。几个月后她病得很重，医生们以为她会去世，在这样的情形中，她母亲嘱咐将她送回老家，并给与最好的照料，但表示：「我不愿见她。」如此三年之久，这种奇特的境况维持着，爱莉沙在她卧室躺着而她母亲从不去看她。戚伯门先生被准许每星期一次，在星期五上午去探访她，这时候她母亲就出外避免遇见他，并留下别人在家照顾。大门是稍稍开启，表明可以进去，于是他就走进去。虽然他每星期只能去看望她一次，却准许他写信。这里是一封他写给爱莉沙信的大意：

我亲爱的姊妹：愿恩惠平安与您同在。神让你在身体上遭受病痛，但你的痛苦和软弱是蒙福的，因为基督是你的，你也是他的。这是何等伟大的祝福——按照神恩典的丰富，借着他的血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让我们注视这个，这永生完全的救赎，一切就都好了。然后使忍耐作她完全的工作，并且我们降服在神的手中，不是因我们不能拒绝，乃是因神就是爱，他也是我们的天父。……他现在能以他的能力、恩典与慈爱救援我们，他知道如何行，并无别人像他如此体贴我们，使我们思想这些时感到何等亲切。基督不仅缠裹我们的创伤，更使我们的创伤成为他自己的，因此我们岂能不说愿你显明你自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祭司！并且，主啊！照你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你亲爱的弟兄、在福音上服事的罗拔·戚伯门

爱莉沙终于得着明显的康复，她家中其它的人也因着戚伯门的工作而得救，只有她的母亲继续地恨恶他，她会喊着说：「我盼望这教堂会倒塌在他头上！」然而这是主的长久忍耐，直等到她过了 80 岁，因着她认为是仇敌的戚伯门所作之见证而悔改得救。

在戚伯门服事的初期，有相当数目的青年人加入教会，其中有一位青年人名叫乔治比尔，他和威廉鲍顿很快成为朋友，一同在该地区作基督徒的见证，有这两位忠诚热心的信徒，带给这位年轻的牧师极大的兴奋。他们热切地接受他对圣经的讲解，并且在恩典中成长得很快，戚伯门时常强调与世界分别和实践圣洁生活是基督徒生活中的要素。他将教义放在适当重要的地位，但一再注意必须有好行为配合信心。他经常勉励他的听众成为「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的人。

从开始戚伯门就鼓励信徒出去露天布道。他一直看重户外证道之重要性，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有一帧不可多得的照片，显示已是老年的戚伯门站在露天的聚集中，因为曾下过雨，所以一些考虑周到的弟兄(或姊妹)带来一块小地毯，让他站在上面，除非得到神清楚的指示才能使他不参与这样的聚集。在他来到班斯泰埠的早期，他发现人们不愿意来教堂听福音，所以他就将福音带出去给他们；他不同意那些向他建议他在主日已经在教堂讲了道，他的责任已经尽了的说法。

他非常的喜悦见到鲍顿和比尔全心地投入这露天的工作。不久就显明他们是有恩赐的讲员，可以得到听众的注意力，他们在德比地区布道，他们暴露于人们的讥笑，甚至侮辱中。他们时常走到附近的乡村，大胆地将神恩惠的福音传扬出去。有一两个村落已经有如同在「以便以谢」教堂内圣灵之工作。其它村落从没有真正福音的传布，但现在村落聚会开始产生；如此一来，以班斯泰埠为中心的周围乡村有相当数目的聚会兴起来，并且它们与戚伯门有密切的关连。

四、转变

虽然威伯门是严格浸信会的牧师，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位严格的浸信会员。这一事实是「以便以谢」的会众邀请他来担任牧师时已很了解的。他坚定地认为信徒受浸是惟一正确的形式，但他也认为不应该因在这点看法上不同而拦阻真正蒙恩得救者彼此的交通，所以当他来到「以便以谢」，他订下一个条例。多年后，他解释这条例是什么：

「当我被邀请离开伦敦来到属于严格浸信会团体的以便以谢教堂，在神的话语上服事时，我答应接受但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我应该自由地教导一切写在圣经中的话」

这一条件为着日后广泛的转变开启了门，他发现写在圣经中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这段经文，不用再加上别的，就完全否定了严格浸信会的立场，因为他们只接纳那些因信而受浸者，而拒绝任何不遵行这条件而来参与主的桌子和所有的交通，即使他们已有足够的证明基督已经接纳他们为他的子民了。

他所面对着最微妙的问题是浸礼，在其它的事上他的同道们与他一同查考圣经，在极大部分的见解上是与他一致的。他们研读关于事奉的事，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各人有各人的职事，都是神圣的恩赐，因此他们就在主前等候在他们中间兴起牧师、教师和传福音者。他们在简单的形式中擘饼，这种聚会合时的兴起正如现在弟兄们聚集中所行的那样，在分饼杯之前有一段亲近主的时间，其中一些弟兄们会带头感谢，或选一首诗，或简要地提到一些经文，在各人都参与后，威伯门先生就有一些确定的教导，或是另一些被公认的教师在场而被圣灵引导来喂养群羊。

然而这种样式的擘饼是慢慢形成的，威伯门从来没有宣称在圣经中有其订下的明确大纲，但它两个主要原则是合乎圣经的，就是所有弟兄们在圣灵带领之下都参与有份，以及承认在某些弟兄身上有特别的恩赐。当时这些原则是形成一些圣经学者的观点和实行的，特别是在普里茅斯(Plymouth)和贝斯托(Bristol)。

在贝斯托，乔治慕勒在百士大会所的工作中正感到以类似的路线向前去，他不十分确定是否该接纳没有受浸者在主桌前的交通，无论如何，他询问威伯门的建议。在威伯门来到班斯泰埠的四年后，他俩曾有过很长时间并严肃的谈话。威伯门对于这事的態度是：「未受浸的信徒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可能是属于那类行事不按规矩的人——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就当按照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 6 节的话远离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不按规矩而行。倘若一位弟兄不按规矩而行，我们不仅在主的桌子前远离他。无论何种场合当我们与他有交通时，或者与他来往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与他没有不按规矩而行截然不同的。现在很明显地 这事件不能应用在受过浸的信徒向着未受浸的同道信徒的态度上。圣灵不允许我们在祷告上，在阅读及查考圣经上，在公开和亲密的交往中，以及在主的工作中拒绝与他们有交通，像对那行事不按规矩的。」就因这次的谈话使慕勒有了定论，他事后写着说：「威伯门弟兄引用的这段经文（帖后三 6）使我看见主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就是我们该接纳所有基督已经接纳的（四十五 7），不论他们在恩典和认识的程度达到多少。」

然而在「以便以谢」，威伯门并没有强迫他的友人们接受这观点。这样迟慢地放下老旧的严格浸信会的规章，遭受到他在普里茅斯有些人的批评。诸如达秘等人正在该地享受根据新约圣经而有的交通，他们发现很难理解为何威伯门不能立刻在班斯泰埠设立如此的交通，他们争论说若是一件事是合乎圣

经的就应当立刻遵行。但戚伯门保留着认为即使这是对的，仍是需要教会来实行；并且若是一些人如此实行违反了其它人所信奉的教义，只有引起分裂。他在多年后回顾说：

「自从我来此六十年，我曾等候那些自称为浸信会（Baptists）教徒的在心和判断上合而为一；当他们中间大部份因着神话语的能力，愿意放下他们的墙，我们仍旧忍耐等候那完全合一的判断。为此我就被那些多蒙恩的人所怪责，他们当时正在德文郡的南部努力引进按照神完全真理的圣徒合一的见证，那时我们若不忍耐等候，现在我们就不能拥有并享受彼此的相爱和灵里的合一。」

他要每一位在「以便以谢」有交通的信徒看见这转变的需要，他说：

「在那些日子有一位弟兄来访问我，催促我将那只准已受浸的信徒参加擘饼的严格条例取消。我回答说我不能强迫我弟兄姊妹的良心；并且我继续我的职事，忍耐着从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我清楚知道当时我能实行这件事而得到大多数的同意，但我认定藉长时期的辛苦工作，使所有的人同心一致是更讨神喜悦的。」

这件事何等显出牧者忍耐的榜样！在基督的教会中多少磨擦得以避免，若大家都能如此节制。诚然这是一位有爱心之人的声音——真正是一位弟兄！另一面，也有一些人因戚伯门的讲道而感不快，在他来班斯泰埠两年后，他们就离开「以便以谢」，并试着去另组一教会——这一尝试很快就归于徒然。浸信会其中一份刊物（北德文郡的浸信教会）称这一步骤是「起因于戚伯门先生所领导的那间位居教区牧师楼巷之原初浸礼教会，接受了特别的观念，所以与一般同宗派的人，在灵和实行上脱了节。」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同一刊物在 1885 年记载这失败的分裂事件时，对戚伯门致敬意说：

「我们想应该正确地说，虽然戚伯门先生从浸信会分别出来，而成为所谓的一位普里茅斯弟兄，然而他仍继续在班斯泰埠做基督的工作许多年，并得到神大大的祝福。他为许多信主的人施浸，一大批跟随他的人在所谓『房间』内聚集。在圣洁的生活、高贵的品格，以及自我牺牲上少有人像他；现在他是上了年纪，但他仍然如孩童般的单纯和谦卑。」

有多少人经过多年的争论，不断地显出爱心和忍耐，以致在他们有生之日那些与他们强烈不同的人中仍有公正的人向他们致如此的敬意？

终于在「以便以谢」的全体信徒对于交通的条件有一心一意的看法，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当戚伯门取消老旧严格的规条而能欢迎所有真正重生者来到主的桌子前。

镇中最富有之一的约翰密勒（John Miller）先生，就是德比花边工厂的老板，是一位浸信教徒且是反对严格观点的。当戚伯门来到班斯泰埠，这位绅士热切地要在这镇内设立一个普通浸信会教堂，若是戚伯门感到得以使在「以便以谢」的转变成为普通浸信会的立场，他可以获得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跟随者。但他感到接纳一位未受浸的信徒经常地来到主的桌子，乃是与他有最完满的交通，因此他不能同意普通浸信会弟兄们的看法，将这样的弟兄看作「非会员」。

再者，他在事奉上的看法也与普通浸礼会有别。所以密勒先生就在「以便以谢」附近转角处，另建一座教堂，在戚伯门先生来到这镇不及十二个月时就开始聚会了，但建筑物不能成为一个教会，并且事情弄得很糟，在三年后这座建筑物就公开出售；天主教很盼望在这镇里开始工作，就来洽商购买。幸亏这宗交易没有成功，经过再次的努力，这普通浸信会也就比较有进展。

同时在「以便以谢」的工作于神的祝福之下，力上加力地往前进行，所有一同交通的都留意遵守

神话语的教导，他们中间有彼此相爱的真实联结。当姊妹们相遇或分离时，常常彼此亲嘴——因她们是戴着帽子的，这样的举动很不方便。那些在主日走过教堂外院的时常有趣地见到，甚至弟兄们「以圣洁的亲嘴来彼此问安。」(译驻：林前十六 20 直译)

五、一些习惯

威伯门在班斯泰埠住过一段日子后，就在新楼巷找到一所房子；这样就可以进入德比区的中心，与穷人朝夕相处，新厦离「以便以谢」不远，房子是非常简陋狭窄，常有异味迎着鼻腔冲来，因为离墙角不远有硝皮场，这和他住在伦敦的环境有何等迥异不同的强烈写照！说到这段时日，他说，当他悔改得救时，就知道骄傲会成为常缠绕他的罪，他曾在镇中坐在奔驰着有车夫侍从的马车(可能是指着去探访柏斯莱家)，现在却住在小巷中工人住的小屋，他常感到「不能心高气昂」；就在这么早期，好一个重拳击打，把这个致死的毒蛇遏止了！

威伯门住在第六号房子，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让神的子民来自由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他过着信心生活，没有任何薪俸，他觉得若有人住在这个家一个或两个星期，如果知道这家中最小的一项对象也是藉信心从神的手领受的，这样会帮助他们的一生，当他一住进这个房子，就祷告要客人来住，真的有人来住，不过时间不长，客人走后他又是孤零零一个人。这件事给他困惑不解，别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理由很简单：「到班斯泰埠来住的人，当然不会满意一个三十岁单身汉理家，而这所小白房子又位于市中最穷的地区。」但威伯门深信主带领他住进这所房子，又坚信常会有访客来临。因此他很难过，就跪下来，在神面前谦卑地省察自己的生活，他呼求：「主，你为何不差遣你的儿女来我这里？」从那天起，他不必再重复问主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屋檐下访客络绎不绝。

威伯门定规好，不问客人要住宿多久。当访客来临时，就把卧房指给他看，然后告诉他一些家中习惯，请求他把皮靴留在房门外让威伯门擦净。偶尔有人提出客人在任何时间到达，并且可随意居留，房间又是那么少，会不会不够住了。他就回答：「神会安排一切。」若有人怀疑，可随时来调查，事实证明神果然安排妥当。70年来，从没有一个客人因房间不够而需要离去。

有时候一天快完了，粮食也用光又没有钱去添补；威伯门不当这是紧急，他认为这不过是神在那天要作工，便说：「我们该为这事祷告。」透过祷告，第二天的早餐就有着落了。信心的生活是这样的自然，低调，住在六号房子的客人并不察觉到发生过什么事。威伯门不愿意把像孩子般倚赖神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宣扬出来，更不愿意有人注意到他，甚至认为这样做神的名至终会得到荣耀。随着岁月的递增，他在英伦海岛有些名气是事实，那纯粹是因为他的职事非常有能力。当威伯门过世后，皮尔逊博士(DR.A.T.Pierso)写道：「当时地上有些巨人。」威伯门就是一位属灵巨人，他的名声没有任何是靠属肉体方式表扬而得到的。

威伯门并不觉得任何工作是卑贱的，访客们对他擦客人皮靴、皮鞋的习惯印象特别深刻。实际上也在这一点他遇到最多抗拒，客人们都感到房子虽是简陋，但他非常有修养，当他传讲神的话时，带着恩典能力。客人们极端不愿意他们做这么低微的工作，但威伯门丝毫不让步。有一位客人，感到主人的高贵出身及属灵进深，拒绝让他把皮靴拿去。威伯门说：「我坚持要这样做，前人是替圣徒洗脚，现在既然没有这种习俗，那我就做最接近的工作——清洁鞋子。」

在新楼巷的居民很快就发现迁来的人是非凡的。每天凌晨四点钟，他就在街上大步行走迈向城外，这些清晨迈步有时使他走到依尔发康比（Ilfracombe）早餐——离开 12 里外在德文郡山上。至少有一次午餐前，走到 40 里路程的 爱士德（Exeter）。不过他经常会走几里路，然后回来清洁鞋子或叫醒客人。

从这里就看出他很少在三点半后起床，在他的床畔放着一个四方形巨大包铅的澡盆。每晚上准九时整，当他道过晚安后，洗个热水澡然后就寝。每天清晨，当整个城市 还在沉睡，他就洗个冷水澡，换上衣服。有一次他对一位青年客人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身体，也期待我们像好管工，将它照顾妥贴。我每晚把身上的毛孔都打开，早上又用冷水澡把毛孔关闭起来。」

一直到中午，不论是在户外或室内，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用在祷告、读经或默想。用个保守的估计，他大概在中午前花七个小时与神有很好的交通，无疑这是他属灵能力的秘诀。现代的信徒若小心跟着这个榜样，情况就很好了；在神前长久等候而得的平静及能力不像以前那样被珍惜。肉体的活动常常代替属灵的能力，有些工作是匆匆地进行，又或者一切计划好，然后才来求神的祝福。威伯门完成一些巨大工作，却没有引起搅动和繁忙的现象，他的生命正如浩荡大河的主流，气势蓬勃，不是涓涓细流。

每星期六，他把自己的心完全安息下来，才来面对主日所有的责任。他经常把这一天花在工作室内，散步和木工是他主要的消遣，星期六就是做木工。在他小房子的后面，他弄了个小房间做木工用。房间里有长板凳，一套好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是车床。这车床是他心爱的工具，有无数的辗面板从这里出来，他不是送给客人，就是出售做宣道基金。

星期六他不接见任何人，朋友们和邻居都知道要和他谈事情最好选别的日子。有一位他特别喜爱的青年弟兄试过到他工作室门外，听到这样的指示：「你可以进来，但只许谈车床。甚至这样的消遣也陪伴着属灵的操练，因为星期六他经常禁食。他工作时，常在交通中向他的主倾心吐意。威伯门性格的特点就是把属灵和实际生活调在一起。他一面 祷告一面走路或做家务。事实上，他拒绝承认用人工来辨别属灵或属世的责任，神圣的命令常活在他的心坎上：「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 23-24）

从某些角度看来，星期六对他来说，是最满足的一天， 因为其它的日子都被牧养的事情所霸占，星期六这一天让他的心灵重新得力。有人因紧急要事曾在星期六冲进他的工作室，发现他的脸面发光像天使。

六、鼓励和困难

柏斯莱(Pugsley)先生是威伯门的亲戚，威氏的榜样令他十分震撼；使他得救不久后，就把事业放下，搬到班斯泰埠郊外的乡下，因为他觉得那里有福音的呼声。柏斯莱本人，并不觉得需要像威伯门一样把自己的产业放弃，却将它献于主的工作，而自己生活十分简朴。他的工作与「以便以谢」以及威伯门有亲密的关系，他在一些灵性黑暗死荫之地开展事奉。过了不久就有三间教堂在这一带出现——东康比（Eastacombe），希斯克(Hiscott)及勒弗克(Lovacott)。当时这些教堂和浸信会有来往，现在已成为弟兄会的聚会。值得一提的是查理薛伯（Charles Shepherd）先生在柏斯莱离世后，曾在这些教堂负相当责任，后来离开这一带去约翰街接替詹姆士伊文思，也就是威伯门得救的教堂。

离柏斯莱家不远有个地方叫陶士德克，住着莱士（Ereys）一家人，他们是高贵的家族，祖先是准男爵，拥有非常美丽的庄园，古老的小教堂，半隐蔽在庭院中，院内满了莱士祖先保养整齐的纪念碑，有时候家族中也有人担任教区的牧长。因此当这家族中有一个成员——牧长的女儿——被威伯门施浸；就引起众多的评论，这件事发生在他到班斯泰埠甫不到一年的期间。他文质彬彬的修养影响到不同阶层的群众，他从不要求有钱有势人士的赞助，却殷切地把救恩的知识告诉他们。首先是莱士小姐看见自己原来是个罪人，于是她用简单的信心相信基督的救恩，也经历到新生命，最后她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引起满城风雨，令她父亲为难，她还是要求受浸。

她受浸那一天的情景是令人瞩目的一幕，她站在河畔，和同时要受浸的一位佃农的儿子一同站立。在那里她可看到莱士庄园的草原树林，意识到两岸好奇的眼光，有许多人来观看牧长女儿的受浸。当这个简单的仪式完毕，威伯门就回班斯泰埠，相信这一事件会推动柏斯莱先生附近神的工作。果然是这样，因为莱士小姐的受浸，令多人慎重思考，而这位农夫的儿子——乔治罗弗宁(George Lovering)——在北德文为基督工作了三十多年，在游泳桥，艾特林顿及小山区建立教堂。

另一位受到威伯门影响的是亨利·希斯(Henry Heath)。他很可能被莱士小姐的榜样所感染，因为他是陶士德克学校的年轻老师。这所学校是陶士德克镇非常悦目的特征，粉刷白墙，茅草屋顶，位于树林坡下的溪水旁，在村庄与教区牧长住所的中间。当亨利·希斯开始和威伯门接触时是1839年，那时他才二十四岁，而他的天资好像比乡村教师优秀得多。这学校与陶士德克教堂有联系，而他正在念神职课程。威伯门邀请他参加每周在新厦举行的读经聚会。他每周步行进城，满心思念上周才听过的真理，心中的眼睛很快地被圣经中的重要点所打开，以前他认为圣经是神学的工具，只能纯粹地用学者的方式来研读，现在却成了一本活的书——神自己的话。这两位青年人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友情。亨利·希斯和威伯门、柏斯莱同工了好几年。到1848年他搬到海格尼(Hackney)，在那里他为主大大工作，他实在是威伯门为基督所赢得最丰盛奖品之一，因他后来的生活表现出他是一位杰出有恩赐、有奉献生活的教师和牧者。

威伯门深交朋友中有一位搬到邻近的城市毕得福(Bideford)。威廉黑克(William Hake)是非常有教养的，他来自爱士德，也是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和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朋友。他们首次在班斯泰埠会面时，是威伯门来「以便以谢」的前一年，当威伯门在班斯泰埠安定下来，立即催促黑克搬来和他一同服事，黑克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两个人都很高兴，当黑克迁居毕得福，在那里办一所学校叫「丢斯克伦」。威伯门喜欢步行十里路到这位朋友家，因为二人都热爱圣经，也愿意遵照主的旨意去行。

威伯门又迫切地找一位有恩赐的同工一同在「以便以谢」服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急于脱离传统的单独服事。他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有两位有恩赐的人，别人就会清这种方向，可能主就藉此兴起其它人和他们一同服事。也是在这种灵里，慕勒和格莱克一同到贝斯托。但当时在班斯泰埠，这并不是主的旨意，所以威伯门艰苦地等待恩赐的显明并鼓励他们运用学习。这果然是困难的工作，单单口说，和用话语来建造是两回事。那些有恩赐的常常不太敢运用他们的恩赐，而那些没有恩赐的又不肯沉默。但是祷告、忍耐和爱心的处理就把教会带过许多这样的难处，而当地服事的样式也渐渐浮现。事实上每当有一位特别有恩赐的弟兄一出现，马上就被呼召到别处全时间服事。正如亨利·希斯、威廉·鲍顿

(W.Bowden) 和乔治 比尔 (G.Beer) 但神的灵并没有离开这个聚会，不过却有个黑影落在这「以便以谢」小团体上。

有些严格浸信会友对威伯门的职事不满意，他们曾尝试另外设立一个对立的工作却不成功，因此常引起麻烦。他们宣告说这个教堂是为严格浸信会而盖的，现在既然离开原来的原则，威伯门和其它人就没有继续在那里敬拜的法律权利。

威伯门可以很快的用他的法律训练把情形澄清。他得到契约，然后仔细的一条条读下去。契约上稀奇的很，并没有那些老的严谨规条，也没有禁止现在所谓弟兄会原则的聚集。他实在可以一生在「以便以谢」聚下去，而班斯泰埠的弟兄们也可以继续在那里聚会到今日。但是他决定不容许这样的困难持续下去，因为很容易就陷入错误的建造。他不容许人说他用巧妙的手段来占据这所教堂。现在的难处是找一个适合的地点来盖一所新教堂。

那时新楼巷旁边的硝皮场正要出售，并且是连着一块田地，实在是很理想的地点，这地点的一面是朝着城市的主要街道，另一面离开威伯门的房子只有数码的距离，在这块地皮上盖个教堂实在很方便，于是威伯门便与地皮的主人商讨，双方也签了合同，订金也付妥。但是英国圣公会也有一个计划，想把德比地区划成一个新教区，在市中心建座教堂。圣公会负责人也看中这个地点，对他们来说很合理想，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进行。当他们知悉威伯门已经在法律上得到那块地的保障，很后悔迟了一步。威伯门把整个情况放在主面前，他被带领读到腓立比书四章 5 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他相信神借着这节圣经向他说话，就放弃那块地皮的权利，而圣公会的负责人也能依计划去进行。圣抹大拉马利亚教堂就建在这地点，后来有很好的宣教工作从这里发展，其中有克宁汉 盖基 (Cunningham Geikie) 牧师也在此作过工，就是《基督的生活和话语》的作者。

脱离了「以便以谢」的一群人就失去一所固定的地点来聚集，有时仅能借用公共场所，但是关于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记载似乎失去了。事实上要在城中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盖一个会所并不简单，但威伯门和弟兄们并不为此烦恼。他们深信神与他们同在会带领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的信心终于得到证实。

七、格罗斯维纳街

当时好些楼宇在班斯泰埠的东边兴建，并且产生了一条新的街道名为格罗斯维纳街 (Grosvenor Street)。从这里到德比及镇内其它地区都很方便；在这条街有一块地正在出售，威伯门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有神的手在其中，于是就将它买下。

到 1848 年一座新教堂建成。并没有特别命名，一般称之为「这房间」——是弟兄会早期通用的名称。这是座普通的建筑物，但比「以便以谢」大得多，没有试图仿照任何宗教建筑物的形式，内部的布置以现今的眼光来看是很单调的，有宽大而不分隔的墙，高耸的窗户，墙壁的颜色本来是蓝色的，看来不太自然。

乔弗莱 但尼斯(Geoffrey Dennis)所著《玛丽 李》Mary Lee 这本新书内有相当篇幅描写这座在格罗斯维纳街的教堂，作者生动地描写玛丽首次来参加聚会的情景：

「当我们从街道走上台阶时，祖母握住我的手，我们就进入圣所。立时我感到进入一阵浅蓝色薄雾

笼罩的奇特感觉，虽然它比较明亮，却使我想起家中阴暗的深蓝色阁楼；这是由于墙上的砖和屋顶都是用浅蓝色粉刷的。这房间有八扇窗，每扇比我们的客厅还大，这是我一生所到过最大的地方；每扇窗 24 块方形玻璃，直的有六块，横的有四块。在房间的前后各有两扇窗，旁边也各有两扇，八扇窗都很高，几乎靠近屋顶，这样就产生奇特的结果：靠近地板的地方比较暗，而房间的上方却非常明亮。我想这是一个象征，因为地是黑暗，天是光明的，琪尔姑妈引领我们经过粗制地毯的走道而来到第一排椅，我们就单独地坐在那里。虽然没有俗世的教堂座位租金，这是我们家族一向的座位，因为走进来时是很匆促，我仅依稀地见到一排排坐着穿黑衣服的人们。主的桌子摆在我们眼前，用纯洁白色织锦缎盖着，上有两大瓶酒，两个大白铁杯，盘子上放着两个面包。在桌子的后面有一个讲台为着在晚间传福音之用。」

这些是提到 1853 年的事，但《玛丽 李》是一部小说，然而它对房屋的描写大致是准确的，在小说中所提供当时聚会的情景与本书所写是非常不同的。

没有任何记载新教堂开始时有什么公开的庆祝，也不见有奠基石，可能因不久前沿街道处曾改建过。即使有也可能被移去或遮盖了。开始启用的日期也无人知，但从威伯门自爱尔兰写的第一封信内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在 1848 年 2 月这新教堂已在使用了。班斯泰埠的嘉底纳（Gardiner, 1837—1897）曾说是 1848 年建造的，但他并不确定。从上述的信得知大部分的建筑应该在 1848 年初就已完成。在北德文古物保存馆内有一地图显示 1843 年已有一教堂位于该地点，这使正确年日显为更复杂。

这教堂内的座位又硬又冷，所以会众有人带着自己的坐垫来聚会。年轻一代的长老们为了会众坐得舒适，特别在座位加上温暖的罩套。

新教堂内并无浸池，虽然在「以便以谢」曾有一个，似乎威伯门从不使用浸池，他喜欢在河水里施浸，然而近年来在格罗斯维纳街也建立了一个浸池，因为河水已不适宜受浸了。

每当布道会，这里很快就坐满了人，各阶层的人都来：包括从德比区来的穷苦人，还有不少的生意人、专业人士、以及一些绅士。聚会开始前威伯门就从通向那简陋讲台的门进来，坐在为讲员预备的座位上，而这扇门一直开启着，因为在门外拥挤着带着小孩的母亲们，有一位老年妇女曾形容她在小孩时期常常以敬畏的眼光看到门内这位庄严的讲员，每次她见到他坐在那高椅上像是岌岌可危似的，她就发抖。那时候威伯门的讲道已非常进步，他已经学会用最简单的言语来表达深奥的真理。在布道时他习惯地从讲述恩典开始，灵力充沛，传讲一小时或以上，并且中间用一些感人的词句使他的讲道生动，例如：

「圣经对于那些熟读它的人常常成为一本新书。」

「押沙龙的虚荣使他的头发长得很长，而他的长发正好成为吊刑者的绳。」

「正当口中喊出『我犯了罪』时，撒拉弗就飞来了。」

会众学会了等候这些属灵智者的珍品出现，好像是在聆听一位真正的神人；并且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悔改得救时，他们发现神赐给他们一位有功效的传福音者。其它的弟兄们对他并没有嫉妒，也没有认为威伯门一周又一周地在讲台上传讲福音是错误。的确没有人发出不尊敬神的辩论，说一位满有圣灵的传福音者过了几个星期后，所讲的内容一定会变为陈旧和重复，因为他们从圣经得知同样的一个人能成为神所指定的使者，多年来天天在同一个城中而不会成为厌烦，或越过神的旨意来得着权能

(徒十九 8-10)。

当时班斯泰埠所有的安排，事实上在弟兄们中是很普遍的。每一地的教会仰望主从他们中间预备福音的职事，偶而有恩赐的弟兄在附近地区或从邻近的聚会走来帮助他们。若有一位弟兄的恩赐显明是超过其它的弟兄们，他有时候负责全部或大部分传讲福音的工作。后来在礼拜天引进了旅行布道，使这种情况起了改变；并且每一季的主日有不同的讲员从别的地区来，是现在很多教会所实行的，到底是以这种方式向未信主的人作工好呢？还是借着他们所认识并尊敬的人来作工，这是值得考虑的。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一周过一周，很多未信主的人继续来听威伯门讲道。神使用他的人格作特质成为流通的管子，将真理输送到他们的心思里去，这在传福音上是很重要的，许多人来是因为他们见到这人周日在镇内工作，不顾自己地服事别人，并且活出基督来。圣灵藉此使信息带着伟大实际的能力，因此一周又一周许多男女重生得救。

在擘饼聚会中威伯门经常坐在讲台右方的一个座位与全体敬拜的会众成直角形的，从该处他能站起用话语交通使所有在会的人都可听到和见到。在普里茅斯，达秘和其他弟兄们走到桌子前向会众讲话的习惯并没有应用在班斯泰埠，不过教师们通常总是坐在最方便的地方，若是受到引导就可站起来讲话交通。

在聚会中没有大声装腔作调或肤浅的激动情绪，因为并非人人都像威伯门那样温和有修养，但是他的榜样和深远的影响克服了那些时常发生在所谓「公开」聚会中的特殊难处。若是弟兄没有领受到神的话语而仍然在会中讲论属灵的信息，他就会暗中献上许多祷告。若是他还是继续存在，就会向他说出非常温柔和爱心的话，威伯门从不公开地指责弟兄即使那弟兄装作为主说话。

所唱的诗很多是新的，至少里面的词句是如此，因为在早期弟兄们发现很少诗歌是以主的桌子为中心，而又表达所有弟兄们都是祭司的光景。那里并没有诗班，然而有音乐造诣的弟兄们被鼓励在周中聚在一起练诗，并且开始唱一些威伯门作的诗歌。

许多在国教或传统的非国教中长大的，从主的晚餐中得到新的灵感，正如在格罗斯维纳街所进行的，使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直接亲近神的感受。即使那些相信所有信徒都是祭司这道理的人，现在才第一次发现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全体会众在圣灵带领之下献上属灵的敬拜。在开始的45分钟内一位弟兄接着一位起来赞美或简略的提到关于基督的经节，然后威伯门就擘饼。当大家都领受了，就有一位或两位教师传讲主的话，威伯门常在这时候发言，大约讲解二十分钟，以下面这类的词句教导人的心思，引发人的良知和意志：

「若我们阅读神的话主要是为着得到安慰，我们所得到的就极其稀少，并且模糊不清。让我们放下这自私观念，而以神的话如同圣灵的宝剑来对付在我们里面的肉体。」 「但愿神的圣徒以这句话来考验他们自己：『有多少是我相信的？』来代替『有多少是我知道的？』」

这样忠实的话语时常使许多男女离开主的桌子时，带着伤痛的心，然而确实地知道从何处得到医治。如果有人喜欢过一种随便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容易在威伯门的职事下继续前来擘饼。他对圣经的简单讲论冲击人的事业和社会生活，并且强调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弟兄们中，有一些是被公认为对某一项真理有深入认识，就如会幕，或第二次再来。那些聆听威伯门讲道的，事先不可能知道在某些特别场合他将强调某一真理，但他们确信他不久就会引到实际的应用。当他将主题讲出后不

久圣灵的箭就开始飞行，正如他说：「神的灵从不医治，除非他先刺伤。」

虽然姊妹们在格罗斯维纳街的聚会中并不讲道（遵照林前十四 34-35），在最杰出的来敬拜者中有一位贝丝 蓓杰(Bessie Pajet)小姐。她先前在爱克雪特（Exeter）与她妹妹同住时，曾对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s Groves）的一生有相当的影响。班斯泰埠教会借着她的榜样而学习到一位姊妹如何能有果效的服事，而不违背圣经的原则。无疑的贝丝 蓓杰有一特殊的性格，在她与基督仆人们的交往中，她给他们最高的鼓励，她如同一根马刺激动了许多人的爱心和服事，威伯门自己也受了她不少的影响。她来到班斯泰埠后，在新楼巷购得一间屋，她得以在该处帮助招待所有客人。虽然她的房屋与威伯门的并不彼此紧接相连，但事实上是被认为在一起的；每星期四晚上威伯门就过去到「九号」参加每周的读经聚会。

除了鼓励和协助弟兄们的工作之外，蓓杰小姐在她自己的份内也有所成就，或者更妥善地说这是主为她所选择的。其中之一就是主日学，是她在联合街开办的，位居德比区的中心，与新厦很接近。在此她发展了她主动性和她管理的才干。德比的孩童们是破衣缺食的，他们是没有教养的；但在蓓杰小姐身上，他们遇到一位管教严格而满有爱心的施恩者，无疑地有些人对于一位妇女几乎单独地应付这种生硬不易成就的事物觉得可笑，然而蓓杰小姐的主日学兴旺了，正像她所做的其它事一样。

威伯门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并不惧怕社会工作，因为他们在福音书里见到主关心人们身体的记载，并且也知道神如何祝福慕勒先生在贝斯托为孤儿们的劳苦。德比有很多机会使人爱自己的邻舍，在格罗斯维纳街聚会的群众并不迟延抓住机会，他们不仅顾念信主的人，且因他们看见圣经的命令是说：「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并不限于此）。」（加六 10）因此就有许多行动帮助穷苦人们，蓓杰小姐在其中负很多责任，曾有一段时期在新厦开设了施粥所，藉此行了非常好的事。对于缺乏者，有极慷慨的捐助，威伯门时常将他们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先。有一次一位朋友见到他的大衣太过陈旧，就送他一件新的，但几个星期过去从未见他穿这新大衣，赠送者询问后才发现威伯门已将它送给一位没有大衣穿的人。然而使威伯门困惑的乃是信徒们以这种行为是非常特殊的，因为甚至施洗约翰也这样教导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路三 11）

许多人感到新楼巷是不适宜威伯门这类型的人居住的，事实上那些日子大部份在格罗斯维纳街聚会的人发现居此不易，因为在附近小巷随处可见醉酒、污秽及破烂贫穷的光景。有一天一位富有的绅士来见他，提出非常吸引的建议。在班斯泰埠的郊外有一座很好的独立洋房可成为他所有的，若他愿意住在那里。但这建议遇到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不，」威伯门说：「我必须住在一个地方是最穷苦的圣徒都能来看望我。」某天，威伯门先生的一位亲戚突然来访问他，明显地是要知道他如何生活。这位亲戚到达火车站，雇了马车来到威伯门的家。当车停在新楼巷前面时，他惊奇地对车夫说：「我告诉你们去威伯门住的房子。」「是的，先生」车夫回答说，「我已经照着做了，他就住在这里。」当这位访客按门铃等待时，脸上满了惊讶，不久门就开启，威伯门前来欢迎。

访客喊着说：「罗拔，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在主所差遣之地服事他。」

这位访客走进屋子，但有许多问题。

「你在此如何生活？你有否一个银行户口？」

「我仅仅信靠主，将我所有需要的告诉他，他从不使我失望，因此我的信心加增，工作就继续下去。」访客的心中充满好奇，他打开食物贮藏室的门，发现只有些少食物。他征得戚伯门的同意去买一些杂货，但指定必须去某一店铺购买。当他找到那家店铺，戚伯门的亲戚购货的数量使店东感到惊惧。购货的加增使他非常感激和有礼貌，当成交完毕，账单付清后，这杂货店主很乐意帮助地说：「只要你给我地址，我要亲自送货上门。」这位顾客就说：「请你送到戚伯门先生处。」「但——但那一定有些错误！」店主喊着说。「哦，没有。」他肯定地说：「戚伯门先生特别指定我来到你这里。」这人因此完全被折服下来，因为多年来戚伯门一直是他侮辱及邪恶批评的对象。不一会他来到新厦，戚伯门的亲戚惊讶地看见他俯伏在这位神人的跟前，流着泪认真悔改，请求赦免，并且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神的工作在格罗斯维纳街也受到刚才所提这位杂货店主以外的人反对。国教教友们的家人若有要求受浸，他们就很不喜欢。约翰·伯立基门(J.Bridgeman)住在班斯泰埠的北门，也是北德文医院的秘书，是虔诚人，经常参加教区的聚会。他的四位有音乐天资的孩子们在班斯泰埠组成一个四重合唱团，在宗教界内非常受欢迎。一个儿子是有天才的大提琴手和司风琴者；两个女儿中较小的一位名苏珊·伯立基门(Susan Bridgeman)，虽然年幼，却随着母亲来参加在格罗斯维纳街的聚会，就在那里接受耶稣基督作她的救主。当她后来决定要顺服她的主，接受浸礼时，她父亲就非常生气并不准许，他恐吓着表示若她去受浸就要将她关在门外，这对她是一个大的考验。但日期到了，她告诉父亲她必须顺从神的话，他尽他所能的驱使她放弃她的决定，然而一切都归于无效。他就特意地说：「记得我已经说过的。」这样这位少女就在陶河接受戚伯门先生为她施浸。但当她穿着滴水的湿衣经过班斯泰埠的街道回来时，神为她开路，家门是开着，于是她带着因顺从而有喜乐及感到主同在的经历回到家中。后来她成为司温·鲍恩夫人，有多次机会接待戚伯门先生到她在伯明咸爱其伯司顿的家，每次有数星期之久。戚伯门先生形容「爱尔福特屋」(Elford House)为「我在伯明咸的家」(My Birmingham Home)她的儿子凯·司温·鲍恩(K.Swaine Bourne)写着说：「戚伯门先生对待我，如同在主里一位基督徒的父亲，因着与他长久的往来，并且借着他的职事，在属灵方面，他成为影响我一生的人。他也很仁慈地几次邀我去班斯泰埠的新楼巷与他同住，每次大约两个星期。戚伯门先生坐在主人的位上与被邀请的客人同座（有时候多至 20 位宣教士在那里）。我深深地受到基督徒相交往来之气氛的影响，住在那里主的子民，有些是在试炼和困惑的阴云之下，却因圣灵借着神仆人的职事从捆绑中得着释放并得以在灵里高升。」就在此时戚伯门先生卧室与工作室的相片得以摄取。

八、争战的时期

虽然在格罗斯维纳街的工作通常表现得很同心及和平，但没有人认为在那里的教会，完全不受弟兄们从 1845 年开始悲惨分裂的影响。只有爱和忍耐保守了聚会不成为派别纷争的战场。

难处开始在六十里以外的普里茅斯，那里是很大的教会，有许多人等待着有学识和恩赐等人的职事，如达秘(J.N.Dary)屈吉尔斯博士(Dr.Tregelles)、苏陶(H.W.Soltau)及牛顿(B.W.Newton)在交通中满了甘甜和能力，每主日数以百计的人从别的会堂，亲自来尝试那从单纯遵照新约圣经的敬拜和职事而有的喜乐，仍然在英国国教中任职的神职人员也常莅临听道。但正如有一位曾有份于这样交通的在日后写着说：「这是一个太好的景象，使撒但来盘算，他必须用一些方法使它的美丽受到毁坏，它的可爱

变成荒凉。」

牛顿就开始讲错谬的道，达秘就指责他。情形成为严重，单以这事来说不至形成日后接着来的普遍分裂。因为靠着神的恩典，牛顿自己被引领及时看见他教训中的错误，今天没有弟兄们再持守牛顿对基督人性属异端看法。然而这就是魔鬼的狡猾，所有在弟兄们中间的争执开始于这件事。

甚至在发现牛顿异端之前，达秘已经在普里茅斯另立教会。当错谬被揭露后，他开始坚持每一个在世上的教会，都必须与那原来普里茅斯的教会「隔绝」，并且拒绝接纳任何从其中出来的人有交通，不论他个人有否受到错误的影响。这样使他与在贝斯托的乔治·慕勒起了争执，因慕勒认为每一教会有权决定谁应否被接纳。就在这问题上弟兄们分裂为「公开」(Open)和「闭关」(Exclusive)的不同聚会。

威伯门前往巴斯(Bath)，参加带领的弟兄们之特别聚会商讨所发生的难处，在讨论中他向达秘个人表达意见。

「你应该在分开之前等候更长久些。」他郑重地说。

「我已等候六个月。」达秘回答。

「但若这事发生在班斯泰埠，我们会等候六年。」威伯门说。

在这第一次分裂后的年日中，威伯门常被邀请去访问有难处发生的教会。他那结实可靠有圣经根据的忠告，被人虔敬地聆听着。事实上他成为十九世纪个别的弟兄会中最受尊敬的顾问之一，他特殊的恩赐就在此显出，并且得着非常的成就。神赐给他一种坚定、慈爱，满有灵感的处理方式，使他能以应付微妙的局面和困难的人而让神得着荣耀，全教会得到祝福。有时候在班斯泰埠，他也需要这个。在那些年间，一个「闭关」的聚会在勒格斐楼(Rackfield House)后面的一个厅开始，就引起许多悲痛的故事，但他经过这一切时，仍以爱心和忍耐来应付谩骂他的人。

1869年有人指控有虚假的道理在格罗斯维纳街出现，这完全是不真是的。负责的弟兄们关注这事，经过查问发现这位被指控的弟兄并没持有被批评的异端，可是这样的故事被广泛地传说，使威伯门非常伤痛。然而他不容让血气的报复向着那些诽谤教会者。「我们能说」他在那时写道：「我们为着那些拒绝与我们有交通的弟兄们，爱和代播的灵是不断地增长，不论他们属于那一个派别(啊，我们必须用这一名词!)，他们是基督的骨肉。」

这是他的话：「哦！但愿借着他的话审判自己的灵得以完全流通在基督的身体中。我们便会欢然看到到处都是自审，也得以避免那将临到审判之神的手。」

当年日过去，弟兄会中的分裂越来越增多，在1893年威伯门写道：「诚然现今在神儿女中，目前的光景最主要的事，是要为着分裂和歧异而有的自审，正如但以理在他书中第九章所表现的样式，在哥林多基督的教会从未分离过像今日神的众圣徒那样；他们仍聚集在一处……任何地方，任何外面的分离失去了腓立比二章及类似经文所述的谦卑，就只会加深那破坏神教会合一的见证之邪恶，而使撒但在罗马教中之假冒感到光彩……」

就在上面摘录的信内，威伯门提到他曾等待那严格的条例在「以便以谢」被废掉时所遵行的爱心和忍耐之道「我们今日在此所享受的彼此相爱和圣灵的合一，绝不会成为我们的分，若是我们曾采用其它的方式，」他肯定地说：「我们乃是尽我们的力量和殷勤，来成全神在他怜悯的慈爱中，已经做在我们中间的。」事实上，虽然已有聚会分裂出去，并且发出不实流言，但在格罗斯维纳街的工作力上加

力地向前进行，聚会场所人多到几乎容纳不下会众。

有时候虚假的道理的确在格罗斯维纳街的聚会冒了出来，但正当这事发生，他们就即刻对付。有一位弟兄在恶人受刑罚的问题上错失了，他肯定地说这不是永远的。他曾经是一位威伯门宝贵的助手，威伯门非常爱他，但他从交通中被革除，在这事上威伯门于 1871 年写信给慕勒说：「既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借着他的血得到救赎，因神儿子的十字架，我们逃脱第二次的死和它永远的刑罚，而且借着他的死，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不能不带着忧伤和圣洁的愤怒，对着现今广传的道理，它限制了恶人受刑罚的期限。我们有基督的心肠向着错失的人，但我们以铁的手腕来对付那些错误……让我们用诸般的温柔、忍耐及恒忍，以神圣的经文来显明那因智慧而有的骄傲而产生了何等的愚妄和罪愆，它想要捆绑神公义的手，并且限制恶人受刑罚的期限……但若是借着各样的温柔和那从上头来的智慧都归于无效后，因向着神的忠心和向着犯错失者的仁慈，我们必须在交通上「避免他们」以及「拒绝他们」，因他们传说异端。可是，我们确信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已经重生的，所以我们必须仍然向神恳求，而且留意机会向他们恳劝，使他们得以脱离仇敌的网罗。」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这位有关的弟兄事后被引领看见他所接受之教训的虚晃。

在对付错误的事上，无论是在道理上或实行上，一位长者须要小心免得在肉体里说话或行事，爱心和忍耐是圣灵向着每一种这样情况的答案。今天神儿女中的分裂，多数是因缺少这些而带来的，当一个难处因着将有关的弟兄革除而得以解决时，威伯门并不感到满意。他知道有时候这样的方法是必须的，但这从不使他喜悦，并且他也不会忘记那位弟兄，继续多年地为他祷告，若他仍未悔改。有一位这样的弟兄曾宣告说，不再与威伯门有任何的往来，他说不会在任何情形中与他说话。但有一天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他们两人迎面走在同一人行道上，怎么办呢？当他们相遇时，威伯门虽然知道对方曾如何地批评攻击他，仍然用手臂拥抱着他说：「亲爱的弟兄，神爱你，基督爱你，我也爱你。」这简单而慈爱的举动打碎了那人的仇恨，而引他悔改。不久后，他又回到格罗斯维纳街一同擘饼。

这样爱心的行为是威伯门的力量，并且标出他是一位真实的弟兄。但许多人，甚至在主的子民中，还是受谣言影响，远超过那爱心和威伯门在温和的教导，所以威伯门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公正地说，在那些年间另两位领袖，达秘和慕勒，都是圣洁的人，也并非没有爱。似乎在这杰出的三人中，每一位表现出一种恩赐，超越过其它两位。在慕勒身上是信心；在达秘身上是盼望；而在威伯门是爱心。慕勒的信心在孤儿的工作上是明显的；达秘的盼望从他对主第二次再来的讲解上可以看见；而威伯门的爱心表现在他使人和好的安静职事中。

有些奉基督的名来处理一些问题但却是很轻松随便的，这使威伯门很感伤痛，对于那些故意聆听他话的人，他总是劝导要有节制。他经常惧怕人们为着持守真理就在肉体里行事违背了圣经。他写给一位须要处理错谬的弟兄：「你所写的那事可以成为在神的教会中最严重事之一，当小心不要有不信的意念；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为着一致的判断而在神前忍耐等候的，将在一切忧伤中带来安慰，并使那些与错失之人谈话时，带着柔软温和的断定和智慧。我们要在祷告中帮助你们，盼望再从你得到消息，至于你，亲爱的，要确知这应许是你的：『处事有智慧的，必得好处。』」（箴十六 20 另译）

曾经有人认为假若在 1849 年 7 月达秘下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与威伯门敞开地讨论整个情形，而不去贝斯托（Bristol）见慕勒，「公开」与「闭关」弟兄会之间的分裂就不会发生。无论如何没有人

能确定这事，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若是所有在那些不愉快的分裂中，有关者实行威伯门时常劝导的爱心、忍耐和节制，整个弟兄会一定会因彰显基督的心思而有的属灵的合一。

九、足遍翡翠岛

威伯门很热切地想兴旺主在爱尔兰的工作，早在 1848 年他曾离开班斯泰埠来这一带传道，这次旅程历时两三个月，几乎走遍大部份爱尔兰海岸，光是在爱尔兰，至少涉及六百里以上。假若不为着赶时间，他大部份都选择步行，他最开心和刚邂逅的朋友一同走路，边走边谈关于神的事；实际上，他发现这是最有效果的传福音方式，因为在路途上大家敞开心来交谈，乡民就对牧师失去畏惧的心。

在 2 月初天气很好，起程渡过海峡，在南岸的柯克 (Cork) 登岸，有皇后街的聚会欢迎他，在这里他找到美好的交通，在主日擘完饼灵里也很舒畅，许多不愉快的分裂，对爱尔兰的一些聚会不能说不无影响，这聚会中有一位弟兄与威伯门交谈数次，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却没有刺耳的话语。威伯门这样写：「我们尽量享受合一，假若彼此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就该自卑，绝不是相争或分裂的理由。神的儿女若能像基路伯，把他们的脸面常朝着施恩宝座看，那么很快能合一。」这几句话是威伯门对不同看法的典型态度。在一些实例上，他把「弟兄」的字眼放大，尽量实行「弟兄」的真正意义。无论他在英伦或爱尔兰，他实行爱心和忍耐，一位配称真正弟兄的表号在他身上表露无遗。

柯克的聚会正像漆黑海洋中小岛上的光，天主教对这城中群众的心思和良心有绝大的影响。甚至在公众的地方都很难和一个普通市民接触，听一个更正教徒读经或祷告被视为犯罪，还须向神甫忏悔。但是因为马铃薯收成的失败，城中有贫穷和饥饿。他就在柯克城贫民区帮助，藉此也找到一条路摸到他们的内心。表面上的反对，底下也有真正的担忧。他写信给格罗斯维纳街的聚会：「这一群良心被困扰及丧气的人，寻找安息却不知道如何得到。神特别恩待我，给我有机会向他们说话。」

班斯泰埠的弟兄们有一年，多次供应柯克邻近因为饥荒而失去了父母的孤儿。这慈善工作中心点在唐奴摩 (Dononghmore)，主持人是圣公会的牧长和他的师母。威伯门和他们有很亲切的交通，亦住在他们处，他很欣赏在孤儿中有这样良好的属灵工作，所以很快地决定鼓励英伦的弟兄们继续捐输供给，虽然这工作没有直接与弟兄会有关系。

离开柯克后，他就长途徒步往西，第一站是马罗 (Mallow)。这里有一小群信徒欢迎他，他们正很关心达秘弟兄病重的消息，于是与他们同心为这属神的人的康复同心祷告。他和班斯泰埠的信徒们，并不十分同意达秘的行为；他这么写：「求主恢复他的健康，在爱尔兰神的儿女十分宝贝他。」

在马罗这段时间，威伯门得到准许，向当地兵营的士兵讲道，他也探访监牢向囚犯谈话。星期天早上擘完饼后，他就站在天主教堂的附近（市场），向那些刚做完弥撒涌出教堂的群众讲道。有许多人留心听，其中有大部份当晚就来福音聚会，因为知道他是讲员。几个星期后，马罗济贫院里有一个青年人生命垂危，有人问他要否请神甫来，他答道：「不必了，前几个星期天，在市场有一位陌生人传讲基督，那位救主就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路线接着下去就是肯特克 (Kanturk)，新市集 (Newmarket) 和米尔街 (Millstreet)，这几处没有弟兄会的聚会，却找到一些属主的子民，便鼓励他们为主多做见证。在肯特克，他很高兴看到一位年轻的牧师讲解纯正的福音，就很郑重的访问他，和他交通祷告。

下个周末，他到了堡岛，在那里找不到一个重生的人。这样暗淡无光的主日，他却喜乐的写着：「我并不孤单，但忙着为圣徒，为世界代求，因为没有弟兄们的聚集。」纵然没有扶持，他仍站在露天的地方传讲福音。当他转脸朝着寄居的住处望上看，心中被这黑暗的城市所压抑，却看到一道彩虹拱在这些贫街穷屋上。他说：「假若我把头朝另一面看，就看不到这个景象，藉此神的声音说进我的心坎。」

接着下来的两个城市，他有许多机会传讲基督，农夫、警察、乞丐，各阶层的人士热忱地听他的见证，他借着路旁的谈话，只有在永世里，才能揭晓有多少灵魂接收神的礼物——永远的生命。他很诧异这些人属灵的无知，根深蒂固的迷信，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福音，因此难于很快就明白他所讲的。在整个旅程中，他没有太多的听众，只有几次在露天场所，他的真正目标是把福音「说」给愿意的人听，用的方法也很简单，效果也不显著。不过在这六百多里旅程中，他已把一些福音的信息留下余，也在不同的地点，有些悔改的信徒就成为基督徒影响的中心。他的热心激励了一些聚会，受益于他的教导和劝勉。

格罗斯维纳街的信徒很关注他的旅程，甚至令他担心他们花太多时间来读他的信。他劝告说：「当亲爱的希斯弟兄念读我的旅途日记，应该留意控制时间，不至疏忽重要的事情，像敬拜神及话语的职事，有一部份可以在星期五晚上念，或是星期一晚上，其余的应私下或空闲时候念。」

他从爱尔兰寄来的信，有一封说出他那逾格的谦逊：他走过一些刚在大斋期第一日（Ash Wednesday）参加完弥撒的人群，「想起就使我谦卑，因为没有向他们说话，也没有问神到底该说话或安静。我的力量，就是我属灵的力量需要重新得力……如果注视神，或许可以从他获得特别的力量。我没有求问他，只顾往前直行，希望会遇到别人，却碰不到一人。我写这件事，是要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对我不要太信任，也为我代求，但愿圣灵在所有的事上，所有的时候都指引带领我。」

天气有时也恶劣。有一天他要步行四十里，出发时烈风迎面吹来。他求主转移风的方向，凛风却陪他走完整个旅程，偶而还加上苦雨、冰雪侵袭，状甚凄苦。他说：「那天，主对我祷告的回答是：『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能够在他里面有喜乐，在路上也向少数人传扬他的话。」

在有些城市里，也遇到强烈的反对。有一次当他在广场传道时，有人把足球向他的太阳穴及耳朵掷来，却有一位天主教妇女向前来，递过她的手帕让他把泥巴擦净。他并不把这些琐事放在心上，使他难过的，是那些「好心」的基督徒，为着支持他而有所举动。有一次他在露天布道，有个男孩子上来送他一分钱，当然那些观众都笑了。威伯门也当这是男孩子一时顽皮，但是有一位弟兄却上前来对付那孩子，弄到群众很不痛快。他后来说：「我在露天讲道的主要难处，是遇到一些信徒，他们不明白，也不记得，为基督受苦是我的荣耀。所以当他们对付辱骂我的人群时，没有照着基督的心思也不合原则。」

到了北爱尔兰，威伯门视察到不同的情形。北部的天主教徒及更正教徒比南部容易领受真理，然而那些神甫的信徒寥寥无几，却仍然在可能范围内运用权柄，禁止他们读圣经，那些更正教徒，不过守住一些外面的信念及宗教仪式。他写说：「在他们中间劳苦工作时，我仰望神的帮助，像其它的地方一样，使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在他的旅程中，威伯门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有些美好的交通。无论何时他听到某弟兄常为主布道，

他就去找他并鼓励他。有些韦斯利会教友的热心也叫他很喜乐，在北部他也和一些长老会的会友做了朋友。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位长老会的会友来见威伯门寄寓的家主，问可否在经济上资助这位传道人，当他得知威伯门确实一无所需，他还坚持的说，在旅途中可以找到一些需要的人，把所得的分送出去。所以威伯门欣然接受他的馈赠；从一位在某些事上有不同看法的弟兄，接受这爱心的表示令他得慰不浅。

这样的一次旅程当然花费颇多，但主预备一切，信心是经济上的惟一原则。爱尔兰的旅途大部份是步行，但威伯门一生却多数乘火车旅行，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主的可靠。有一次雅各满斯菲(L.Mansfield, 约翰·伯列其门的女婿)来到火车站，看见威伯门坐在车上。威伯门来到火车站时，身上却无分文，深信主一定会替他预备火车票。可是当他到了售票处，却没有神迹出现，于是他若无其事地在车上坐下来，看看主要怎么做。满斯菲和他谈了一会儿，心中有个催促要求看看威伯门的钱包，他笑笑地交出来。火车开走前，他不但有张车票还有丰裕的余额。

爱尔兰旅途的终点是都柏林(Dublin)，20年前弟兄会运动在这里开始。这次的旅途令人筋疲力竭，不但路程遥远，且大部份是单独步行，显露出他的活力和属灵资源丰盛。经历告诉他爱尔兰有广大布道的范畴，后来的年日，他和爱尔兰的信徒保持亲密的联络。威廉·吉尔模(W.Gilmore)在他的书《七十年来》说到1893年7月12日威伯门访问贝尔弗斯(Belfast)的聚会。威伯门问这个地区最大的聚会在那里，答案是在亚何烈(Ahorey)。「聚会有多少人？」「啊，大概七百。」「最小的聚会在哪里？」「在新唐纳斯(Newtownards)。」「有多少人在新唐纳斯聚会？」「一百五十至二百。」「这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喜欢帮助小的。」今天在爱尔兰有不少数目的聚集，或大或小，因为威伯门曾付上他的一份。

十、忠心的牧者

回到班斯泰埠后，威伯门继续恢复他的牧养职责。事实上，他首要的工作是牧养，警惕的照管神的羊群。他很有爱心地，忍耐地「寻找失丧的；把退去的带回来；缠裹那伤心的；坚固有病的……」他小心翼翼地进入所服事的人的喜乐或忧愁中，常常记得这道命令「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牧者的工作总是很平凡：一位真正的牧者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复一年地劳苦，应付神的子民各种不同的难处，带领他们在神的恩典中向前。「用温柔教导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旁观者可能觉得他的工作千篇一律，累月积年，但是外面的样式好像变化不大，详细的内容却是经常变动。因为一位细心的牧者会觉察到：没有两位属主的人有一模一式的难处，而且，这些详情多半是须保守秘密的，所以一位牧者的全部工作是外人无法得知的。

威伯门在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布道工作，还有他在英国所参与的特会，都显出他是神所信托的仆人。但他整个服事的中心却是格罗斯维纳街，和那里的牧养工作。在他死时所留存的，亲热的交通，对圣经的尊重以及按照圣经而有的模式，可以成为七十年来劳苦的碑志，也说明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把他的恩赐运用在一个区域，那么他的工作也是巩固的。

但是他并不是单独控制这个服事，他不过是格罗斯维纳街几位长老中的一位。他不接受达秘认为「不可能遵照圣经的命令来设立长老」的主张，他不相信提摩太前书三章及提多书一章仅具历史的意

义。他来到班斯泰埠的首要责任，就是决心教导他们他自己读经的亮光，也发现在启示的话中有长老的存在。他没有强调执事的设立，虽然在贝斯托的「伯赛大」(Bethesda)有这样做法，因他们感到在新约里启示的样式该不会错。班斯泰埠的长老们，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或经济上的地位，乃是那些有恩赐，在弟兄中显出有领导和教导的能力。无可厚非地威伯门在弟兄中独树一帜，因为他有些特别恩赐。他是个牧者、教师和传福音的人——是建立神工作的理想器皿。有些人却用这一点来批评他，说他从来不肯罢休不做他们的「牧师」。但是在格罗斯维纳街同他一起当长老的知道他如何迫切地愿意所有的人都运用他们的恩赐。在威伯门身上神已经如此明显地呼召他来作他的工，所以长老们绝不愿意他在虚假的谦卑中保留神所托付他的，以致使圣灵担忧。

探访工作，主也大使用他。下午的时候，他认真地在神的子民中走动并关心他们的生活。当他穿过大街小巷时，路人均尊敬地与他打招呼，甚至那些住在德比(穷人区)的人，一向对与他们不同阶层的人，投以不屑的秽语，也感到威伯门心中关心他们。站在门口的妇女们，常看到他慈祥的微笑，偶而加上一些温柔的劝告，叫她们心中很舒畅。

当他步进一户人家，心中常有一段圣经的话，也等待合适的机会把经文带进谈话中。但是却不用常人的方式。好比有一天，当人家问他如何时，他答说是满了重担。问的人就很关切的说：「威伯门先生满了重担！」他就回答说：「是的，他天天将好处加在我们的身上。」【诗六十八 19 另译】

有一次，他很严肃地表示牙医(译注：牙医在英文中的两个简称与性命几乎归于尘土相似。)太少了。一位弟兄就很惊讶地说「才不是呢！」他回答说：「是的，我们需要更多人像诗篇一一九篇 25 节：『性命几乎归于尘土。』那样就有更多人『照着你的话』蒙救活。」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引人对熟悉的经文有新的兴趣。所以无论何时，当他说些令人惊讶的话，他的朋友也就期待一些教导的言语。

当他要把一段经文说进人的深处，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经文的上一半背出来，等候对方把它完成。他会在街上碰到主内的朋友时，很自负地说：「我凡事都能做，」期待对方接着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他这种自然、愉快的方式，别人可能感到特别，却也接受并宝贝这些做法。

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位灵性低沉的基督徒女士。她谈到前途的暗淡；当她思忖前面的难处，心中十分受压，不肯接受任何的慰藉。威伯门提议：「让我们一起读经吧。」她就拿出她的圣经，他也拿出他的。他说要念诗篇廿三篇，找到了就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缺乏。」她就抗议说：「你读错了。」他重读一次，还是把「不」漏掉。她就喊说：「但是我的圣经不是这样写！」他答道：「那么就念你的吧！」现在她清楚威伯门所要的重点，就读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她的惧怕就消除，喜乐也回来了。

威伯门十分担心信徒阅读的材料。那些年代不像今天有可靠的布道出版社，登载一串有造就基督人的读品。为着恐防信徒读了不合适的书，影响他们受鬼魔欺骗的危险；又惟恐有些人因为阅读有关圣经的书籍而代替神圣的话，他劝告听众专心读圣经。他常常背诵一段韵文，深印在格罗斯维纳街会众的脑海里，韵文大致如下：

世人的书不过是充满糟糠的积蓄，
神的无有仍是金谷丰赐，
因此撇弃糠糟，力上加力，

收集所有神的宝贝谷物。

皮尔士 (E.S.Pearce) 先生和威伯门同住了多年，说到后者如何逃避出版社。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成为非常杰出的作者。他知道如何运用合适的词汇，他的作品中大部份写得十分优美。

在他早年的日子，他不怕出版，他来到班斯泰埠五年后，就有第一本诗歌集出版，其中有一节美丽的诗词如下：

我魂居暴风雨世界中，
尤如颤振的鸽子，
盼能插上速飞的翅膀，
直飞到他——我心爱处。

其它的圣诗如《有主在我们中间》、《荣耀的主是谁？》他最少写了一百六十五首圣诗和一些诗体文，及十四行诗。最动人的一首十四行诗是《在死寂的深夜我见一轮明月》。

他的《默想集》(Meditations)也很可爱，这些都是早年的出品。后些日子他经常拒绝出版他的作品，我们一面敬重他这样做的谦逊，一面感到教会也因此贫穷些。

他最帮助人的书是《格言》(Choice Sayings),当初出版时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有两位姊妹密谋在他说话时写笔记，然后摘录成册。过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他被说服承认这是他的书，也做了些删改。司布真十分敬佩威伯门，对《格言》的评价甚高，他说：「那地产出的金子很贵重。」威伯门死后，再有一些精选的段落出版，题目是「好的信息」；另有一小册子叫《牧者》印出，内容是他一些讲道的较详细笔记。

威伯门时常关心青年人的光景。他尽所能去鼓励年轻的基督徒在恩典中长大。他懂得带领年轻人的艺术，并不强迫他们。他用真诚的关注来聆听他们的希望与抱负，也相信可以从最年幼的信徒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当他迈向老年也不忘自己年轻时已全面服事。服事的因素基于个人的恩赐，并不在乎年龄。班斯泰埠的年轻人一有机会就开始作工，成绩斐然迄今仍可一瞥。尤其是当他们要开始一项新的关系，好像婚姻，一定征求威伯门的意见。有一位年轻弟兄要移民到加拿大，在他离开的当天，威伯门请他来用早餐，当他们二人单独相坐时，威伯门表示他希望这青年人在异乡会成功。他说：「我送你诗篇第一篇和约书亚一章，如果你随从这些经文，成功是肯定的。」这位年轻人把这些经文紧记在心坎上，他的新生活蒙主丰厚的祝福，多年后回来还在格罗斯维纳街成为一位被尊敬的长老。神的话诚然可靠：「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书一 7)而当一个人的生活讨主喜悦时：「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一 3)

威伯门肯在孩童身上花工夫。不良的牧者对小羊不感兴趣，班纳特 (W.H.Bennet)回想到有一次，威伯门和他同住在卡迪夫，有一群主日学的老师们来和他一起茗茶。谈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威伯门说：「务要记得，在你们班里的这些小孩是下一代的父母亲，每一个是逐渐扩大圈子的影响中心，福音也可藉此得以广传，许多灵魂得到祝福。」然后他提起最近在伦敦碰到一位女士对他说，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在朋友家里遇见他，当时他送给她两段圣经，使她能够在早年归入基督。就在这个时候，一同茗茶的一位女士说她悔改的经过也很相似。当她小时候在街上漫步时，威伯门先生遇见她并且问她一个怪问题：「你能否告诉我，亲爱的耶稣为何像羊被牵到牢杀之地？」她不知所措，而威伯门也很

识相不穷问下去。她思考到这个特别的问题，就去问母亲。母亲叫她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于是找到了答案，晓得耶稣受害是为她的罪孽。这些话马上说到她的心里，她也就得救了。

有一天威伯门和弟兄们到一位会友的家中用茶点，这家人有几个小孩子，所以没有法子共坐一席。女主人只好为贵宾摆设一席，小孩子的一桌食物就没有那么奢华。当威伯门进来就坐在被指定的好桌子上，众人都满意他这样做，然后他告诉其它的弟兄们坐到另一桌，就把孩子们都叫来和他共享佳肴。

那是颇有趣味的一幕：做母亲的感到尴尬，孩子们则兴高采烈。那些严肃的长老们要一本正经地坐在孩子们的椅子上，用那些简陋的杯盘餐具，而年轻人尽情享受奢华的一流餐具，同时聆听最受欢迎客人的谈话。

他的好朋友亨利·稣陶 (Henry.W.Soltan)的孩子们，喜欢和威伯门谈话。孩子们告诉他，他们已相信主耶稣得到救恩。他把孩子们召集到他身畔,对他们说：「孩子们，有一天——可能是几年后——撒但那恶者一定会尝试叫你们怀疑基督的爱，但要记得：「没有人能从他手里把你们夺去。」

威伯门常被请去替人和解家庭的纠纷。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妻分开了，要他去帮助他们。但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并不被欣赏。然而有一天，这位妻子去参加一个聚会，会中威伯门谈到舌头的罪，会后她对他说：「这样把我暴露在众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可是当他准备讲章时，并没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这纯粹是圣灵对她说话，责备那引起夫妻分离的罪。威伯门就藉此机会向她指出，应该承认自己严重的缺点，也清楚说出假若她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在丈夫身上，那么复和就没有可能。这位丈夫现在住在另一个市镇，威伯门亲自去访问他，和他一同散步。这位丈夫一直在等待威伯门的责备，但威伯门却只字不提，可是与这么一位圣洁者为伍，就是一种责备。这位丈夫自觉惭愧，渴望再见妻子向她认错。很快的他们会面，泪流满面，彼此要求对方的原谅。经过这次甜美的复和，2人就能快活地，有目的地生活在一起。威伯门讨厌传流言蜚语的人。假若有人告诉他某人的缺点，他就说：「我们马上去看他，告诉他这件事。」这么一来那控告人的就安静下来，因为他没有准备好照圣经的教导当面去做。有一天，一位姊妹来访问他就说：「某某姊妹的行为令我很为难。」威伯门耐心听她，当她讲完了就回应：「就是这么多？」她说：「还有另外一件事。」「那你就通通说吧！」当故事讲完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威伯门就走出去一会儿，再进来时身上已穿上大衣，手上拿着圣经，说：「我们现在就去。」「但是威伯门先生，我是来请教你的！」他答道：「我们一起去那位姊妹，你知道我从不凭外貌判断，要两面都听了才能给你个答案。」这位姊妹先是婉言拒绝和威伯门同往，经过神的仆人的劝告指导才顺服下来。当他们到了另一位姊妹家，三个人在一起时气氛就截然不同了。先前那位诉苦的姊妹忧伤痛悔，神的灵在她身上作工，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不像基督了。她得到饶恕，大家也充满喜乐，因为神在她心中的工作，且能在基督里恢复彼此的交通。

假若有人对讲员有任何批评，威伯门就采取同样的原则。他会说：「我倒没有这样想，你觉得是这样吗？让我们马上去告诉他吧！」那批判的人就害怕了，威伯门就藉此机会向他指明，若是不把意见告诉讲员，任何的批评都是无益的。

当难处兴起时，威伯门会细心地寻找主的意思来克服。格罗斯维纳街聚会曾经历这样的难处：有一位弟兄常大声唱歌走调，弟兄们就劝他，但是弟兄们越申责他，他就越发大声高歌。最后在极无奈而恼怒的情形下，他们只好求助威伯门先生说：「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这件事就交给你办吧！」

威伯门回答道：「我们都为这件事祷告吧！」第二个主日，众人都惊讶地见到威伯门不坐在他惯坐的位子上，他走过来坐在那弟兄的旁边。这位弟兄比任何人都诧异，那一天也没有大声走调的歌声，当聚会完毕时，这位「歌手」转向威伯门，谢谢他的慈祥爱心，在整个聚会中，就有恢复交通的美好见证。这就显出神的灵怎样工作，在一位完全奉献者的生活上。这是神解决难处的方法，威伯门等待在他面前直至他知道神的方法，其它的方法只能引起肉体的反抗。

威伯门也有一种罕有的才干来处理责斥。有一天他去看望聚会中的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对他很不满意，她非但不欢迎他进去，就站在门口大发议论毫无留情，他听了一会儿后，就向着站在对面过马路的一位弟兄说：「亲爱的弟兄，听听这位亲爱的姊妹，她正向我倾心吐意。」这就断了滔滔不绝的河水。

在一个公开读经聚会，大家都想从他得到供应，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占了许多时间，叫人甚不耐烦。他终于闭口，空气凝结了片刻，威伯门就安静地读出箴言十章 21 节：「义人的口教养（或作：喂养）多人。」这位弟兄事后承认，在那一刹那间，他发现自己的口舌不是义人的口，因为他没有喂养任何人。这些责备能以有效的秘诀，乃是从不在肉体冲动下来处理，乃是藉圣灵的工作，所经过的工具是大家公认的，一位真正的弟兄。

当实行管教的时候，威伯门常显出牧者关怀的深度，他顾念到犯规者的属灵益处。他不愿意看到任何人与圣徒的交通断绝关系。有时候，经过多次的尝试来挽回一位犯错的弟兄，结果他不肯悔改，一定要被革除，威伯门常常想念他，一面祷告，一面做挽回的工作。在格罗斯维纳街一位弟兄的被革除，不是一种自义的满足，这种极端的行动乃是满了「心里难过痛苦」（林后二 4）。

当有人问一位很叫人为难的弟兄搬到班斯泰埠住时，人家就问起他来，教会在试炼中的长久忍耐就显出来了；威伯门的回答是：他是一位很宝贝的弟兄，我们非常非常宝贝的弟兄，然后加上：「我们不知道人需要忍耐，直到他来到我们中间」。

当他服事「神的羊群」，他心中常顾到别人的益处。但他却不肯在基督之外来讨好每一个人。他曾这样对一位朋友说：「我主要的心愿是讨他喜悦，假若我让弟兄们欢喜，那我很高兴。假若失败了，我也不失望。」

十一、西班牙的几个月

威伯门对宣教的工作从得救起就很热忱。他最早拯救的威廉 鲍顿和乔治 比尔为着主到印度去工作。1835 年当葛若弗斯从印度回来，威伯门邀请他在「以便以谢」讲道，形容到那地的需要，机会的丰裕，把这两位年轻的忠诚支持者听得全神贯注。当他们发现葛若弗斯在召集一班工人和他同回印度工厂，他们感到定是神的呼召。

威伯门自己却对西班牙有特别的负担。早在 1838 年他访问过这国家，主要是步行旅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基督的信息传给农民。那时他年轻仅有 35 岁，他和一位同伴跪在埃卡斯地罗(El Crstillo)的山顶，靠近大西洋海岸的一个市镇，他全心迫切哀求祷告，为使福音的光能渗透黑暗的西班牙。他凭着信就爬起来写信给班斯泰埠的家乡：「我们要在这里设立布道工作。」许多年后，他回顾那次信心的祷告说：「神实在能够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开始时却是遭遇到许多波折难处。

接着威伯门第一次访问西班牙之后的几年，那地的少数信徒受苦不浅。天主教的神甫定义废除基督教的教导；不管是在城市或乡村。所有分派圣经的途径也遭到强硬的反对。英国和海外圣经公会的雅各·汤臣（G.Thompson）博士和鲁尔（Rule）博士奠定了一些的工作，但是当西班牙本国人尝试宣扬福音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抑制。曼尼尔·马他摩罗斯（Mannel Matamoros）的被囚禁是事件的高峰，在英国为这青年勇敢的信徒，引起众多同情，他的犯法不过是带领人归向基督，在国会中这件事也被提出商讨。因为不能够应诺英国政府在西班牙的代表能达到任何协议，旁摩士顿（Palmorston）对罗马教的政策做了这么一个精明的评语：「在一些国家，当罗马教是一小撮时，他们就不住地要求不仅容忍，且要平等；在有些国家，当罗马教占大多数时，就没有平等或宽容存在了。」

1863年，马他摩罗斯被判九年苦工刑，后来获得减刑，他就搬到巴安尼（Bayonne）住，就在法国的边境，就是同一年，古德（Goulol）和罗伦斯（Lawrence）想到西班牙当传教士，威伯门和他们一同旅行，也找到马他摩罗斯。他是长老会友，但威伯门与他有很宝贵的交通，特别被他要在西班牙广传福音的热心所打动，虽然他的身体很软弱。三年后，马他摩罗斯离世领受赏赐，深信主会把福音的光照耀在西班牙。古德和罗伦斯在艰难的情况下劳苦了两年，就被迫离开那国家，当他们二人定居下来时，威伯门没有办法留下来，但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并经常祷告扶持，深望有一天自己能自由地在西班牙服事。在1871年，机会来了，因为政权转换的结果，那国家的情形就宽松了许多。

那些日子在西班牙旅行并不太舒适，且威伯门已年届68岁，不过他身健体壮，他准备把这一年的大部份时间花在西班牙，心存喜乐期待神的祝福。

他经过法国到西班牙，很快就来到撒拉高沙（Saraqossa）这个天主教堂到处耸立的城市。在街上行走可以看到这城人口众多，多处都有拜圣母的表号，这个城市是西班牙拜偶像的最重要中心之一。

在短时间内，他找到这城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更正教教会。他找到牧师的地址，是一位西班牙人名叫荷西·爱斯曼奴（Jose Eximeno）就登门探访他。很快地他们就成为朋友。爱斯曼奴是一位真正重生的人，不被本地更正教徒的拥护而宠坏；他谦卑，愿意多学习。威伯门发现他对属灵的事情懂得很少，这也难怪他住在当地的光景下，但他对圣经很渴慕。所以威伯门细心地带领他进入属神的事。

当时撒拉高沙（Saragossa）多人被解雇，威伯门为人实际，就请他的房东安排分派汤肴给需要的人喝，自己则每天少吃一餐。这么一来就显出他对人的爱心是真挚的。他住在撒拉高沙的这一两个星期内，凡遇见他的，或是大街小巷所访探的，都感到他的爱心。他诵请或讲解圣经时，大家都聚精会神。所以当他准备在末了一晚在寄寓处有个小聚会，许多人表示要参加，结果聚会改到荷西·爱斯曼奴服事的聚会厅。虽然在一个钟头内临时通知地点的更改，赴会的人踊跃得很。对威伯门来说，这是个奇妙的经验，能在多少世纪以来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自由传道。

他住在西班牙时，大部份时间是以巴萨隆纳（Barcelona）为总部，当他到达这城市时，弟兄会的传教士非常喜乐地欢迎他。弟兄会在这西班牙的东北部成就了很好的工作。当巴萨隆纳的航海地区发生流行发热症，传教士们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去照护需要的患病者，因此引起当地政府态度的改变。当威伯门到达时，地方治安官很赞同宣教的工作。罗伦斯夫妇租到一座房租低廉的大屋，用以经营为福音的中心。当威伯门进出这座房子，看到年轻的、贫穷的灵魂体都得到辅助，心中溢满了喜乐。

他在巴萨隆纳的第一个主日参加了擘饼聚会，是在一个课室内举行。在那布满神甫的地方，听见

弟兄们像祭司（神甫）般简单的献上敬拜，实在叫人深受激动。有一位盲眼的站起来用属灵的悟性祷告。威伯门后来说：「他心里的眼睛蒙神的灵开启。」

宣教士们在这个地区开办三间学校，这样的工作结出救恩的果子。威伯门探访这些学校，高兴所看到的。当他在巴萨隆纳附近停留的五个月间，他一直和学校里的孩童有亲密的往来，也到家中探访家长。有一天在上课时间，他去一家叩门，有一个女学童的母亲请他进去。她说：「这是我小女儿的新约圣经。」威伯门拿来翻翻看，那些纸张近乎破旧，证明这本圣经是被读了又读的，有些夹着的纸条几乎掉下来，上面是一些特别感动这小女孩的经节，她用笔抄写下来。她妈妈说：「这本圣经是六个星期前有人送她的。」威伯门目睹这本在短时间里被多读的圣经，他的心满了歌颂。当他步出这简陋的西班牙人家，他想起救主的话：「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些在仇敌堡垒中心所做成的工作，是何等奇妙！但是他把荣耀都归给神，谦卑地说：「主啊，你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你要我们作的工。」

在维拉沙（Vilaser）城镇的山上，似乎有设立新学校的机会，威伯门很赞助开办。开学后不久，他踏上疲乏的旅程到维拉沙，当天晚上替青年人上一课。上课的第一阶段是教导世上的科目，当课本授完后，他就把福音扼要的说明，这些学生很留意聆听。在座的共有 25 位青年人，有些人可能不感到这是个好机会，但威伯门对西班牙的过去洞察秋毫，觉得这是蒙福的表号。

当他在巴萨隆纳替五位西班牙信徒施浸时满了喜乐。在这个可怀念的会中，他传说了些神的话，会中多人流涕受感。他写给一位友人：「神与我们同在，我深信这块土地有神丰满的祝福。」

每星期三晚上在巴萨隆纳有聚会，正像威伯门形容的「像星期四在新厦的聚会」——这是很高的评语，因为他非常宝贝星期四在班斯泰埠的读经聚会。在城市里，工厂女工们有一个聚会使他大受感动。这些事情叫他不禁喊叫：「哦！谁想到神的话能在这块漆黑地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自由地传讲！有三百年之久圣经被排除，神的儿女在这范围内经常被处于死地，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在威伯门停留的期间，有一天，西班牙的国王省视巴萨隆纳，当然街上会满了人。为了不错过良机，罗伦斯和几位弟兄租了一部马车到市中心载运大量的圣经小册要分发给群众。当马车停在路旁准备分派时，警察马上出现命令他们撤离。就在那时候，国王车队正要经过，如果马车立即开动就会混杂在其中，但是警察的态度很坚决。因此几分钟后，他们的车子就跟在国王并官方的马车后，也可以从车上分发圣经册子给路旁的人们，甚至有的士兵也离开行伍来索取。

6 月间，威伯门到马德里（Madrid）一行。10 月间，因为要回英国所余时间不长，于是重临马德里，他希望看看神在那里的的工作，然后来回横跨西班牙，搜集数据有否可能在别的地区开始神的工作。

古德（Gould）已经在马德里开始了一个聚会，不久就蒙主召回天家，他的夫人继续在那城里办学校。这里也有其它可鼓励的事情。有位叫格灵（Green）的英国弟兄，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带着职业，却把空余的时间热心投入福音工作；还有一位西班牙弟兄也显得颇有前途。但在这广大的土地上，做工的人是稀少得可悲。

罗伦斯陪伴威伯门横跨西班牙--旅程长达八百里以上，大部份是乘火车，车上也不太舒适。他们在 11 月开始旅程，清晨五时离开马德里，火车踽踽蠕行，每一个车站停留颇长，到了晚上才到达离开马德里一百五十里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安排倒很配合威伯门的目的，可以让他与来自西班牙不同地方的

乘客接触，在所经过不同城市的车站上向人做见证。他和弟兄们拦带大量的新约福音小册也尽量把握机会分发。旅客们都留意听福音，也很高兴拿到书籍。不过在一个车站，事情有点别扭。有位火车稽查员表示这条路线是私人拥有的，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分发福音小册。当时他们就去请警察队长来，看样子威伯门会被押到市长面前。威伯门当时拿出些钱来说：「我有否有权利在车站抛钱给乞求的穷人？这里也有面包--我有否权利送掉？」站长等人哑口无言，只能让他继续旅程。

在休达里亚（Cinddad Leal），威伯门等租到一个住处后，才发现房东在这个小区是有名的坏蛋，有人警告说：「不要向他传讲宗教。」

翌晨，威伯门就近房东，然后平静地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最需要的。」他就问：「那是什么？」威伯门简短地回答：「与神和好，我的朋友，你有那平安吗？靠着主耶稣基督，我有这个平安很多年了。」

房东似乎很诧异，他没有发怒或褻渎，仅说道：「你还有昨天分发的书吗？」不用说当然很快地他就得到圣经，而威伯门等人也带着感恩和祷告的心往火车站去。

那一天当他们缓慢地向西驶行，接触到更多的灵魂。当他们向一位年轻人传福音时他说：「啊！这书正是我所需要的，多年来我在找这些书。」到处都有人表示兴趣和愿意听讲。没有人拒绝福音或是轻视他们的见证，更是没有人问他们是否更正教徒。

他们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到葡萄牙，有一个葡萄牙工人上了火车。威伯门送给他一本葡文新约圣经，然后和他谈到他的灵魂。他很快地领受这个信息，也全心相信。威伯门这样写：「当主耶稣镶配他的珍宝时，我盼望在荣耀里再见他。」

在里斯本，他们受到少数几位信徒的热切欢迎。有一位英国姊妹叫路顿，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多年，令许多神甫担心，后来因病就把学校关了。她强调如果学校重开，向学生做见证很有盼望。威伯门深感与神的子民在这个墨黑的地方交通的可贵。在他逗留的每个主日，他述说神的话，也庆贺有这样敞开的门。

12月份他们回到马德里，在各地搜集了宝贝的数据，知道他们属灵的需要和作工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宣教的回声」杂志首期，就登载了两封信说到这次的旅程。一封是威伯门写的，另一封是罗伦斯写的。这份杂志现改名为「服事的回声」。杂志内介绍这两封信说：「威伯门先生再次来西班牙逗留了数月……下面的信谈到他的旅程由罗伦斯陪伴，从马德里到里斯本，然后再回来英国。」

威伯门与弟兄们在巴萨隆纳道别后，就离开西班牙回英国。他取道法国、瑞士和德国，沿途服事信徒们。在德国时，他用西班牙文写了一封信给马德里的基督徒：

「致在马德里的弟兄们：基督耶稣所亲爱的，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元首——主耶稣活着——是的，照着他所说的，我们也要活着；因为所有神的子民，藉圣灵重生的，都是基督的肢体；他是死里首先复活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和众仇敌，就坐在神的右手边，他仍然得胜，用他的话和他的圣经坚固我们，而我们的软弱，因着信能靠在主的手臂和胸膛上，使我们足以胜过黑暗掌权者的军兵。再过不久基督就要在荣耀里降临，复活的生命要终止所有信心的试炼、所有的试探和惧怕；我们所等待的收获要来到。在祷告中我多次纪念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们，我也相信你们也是这样纪念我。」

他在祷告中常常纪念到西班牙，今天神在那地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因着我们弟兄的劳苦和代求的

功效！

十二、爱的大学

新楼巷，本是在德比贫民区的一条狭窄且一端不通的小街道，却成为数以千计朝圣者尊崇之处。一封从外国邮寄来的信，地址简单地写：「英国，爱的大学，威伯门收」，邮局就会递送到。

威伯门时常立刻否认任何以为他正在设立一个新的宗教学说。曾有一次，有人向他暗示他已经恢复了某些教会失去的真理。他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任何真理的恢复，我没有什么是别人在我之前所没有的。」虽然他并没有建立一类的学说，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开办了爱的学校。他的教导是以行动远胜于嘴唇，一次又一次地，他的行动教导了人们什么是在主里弟兄的真正意义。

威伯门从不放弃他愿威廉·黑克成为他同工的盼望。黑克在贝德福当然很好，但他期望有日他们能在班斯泰埠一同工作。像黑克这样的人是少有的，虽然他在各方面的恩赐不及威伯门，但他有使人难忘表达他自己的方法。在他信主得救后不久，他的母亲对他说：「威廉，你疯狂了！」「是的，母亲，这破裂使光进来！」是他独特的回答。（译注：疯狂和破裂是同一个英文字 Crack 的两种字义）

黑克在贝德福劳苦工作了多年，直至今日还能在这城中追溯到黑克家庭所给予的影响。起先在主日开始有家庭聚会，他的一个儿子提到这聚会时写说：「我记得当我幼年时，父亲与母亲在主日『守餐』，有两三位朋友，还有几个仆役他们是在主里的，一同参与。当父亲纪念着神儿子的死时，很明显地他的心充满了严肃、敬拜、平安和赞美。」后来在北街有一所房子，原是一位绅士的住宅，以后用为工作坊，被租下来改为聚会的地方。经过了许多年，看来黑克要在贝德福终老了。事实上到 1860 年，似乎很靠近终点了。他的脑部因使用过度继而发生严重的疾病，他那时是六十五岁，一位医生认为他只能再活三个月。但因迫切的祈祷，他得到复原，不久之后，主赐给威伯门心中所愿望的。

非常奇特的乃是在威伯门最好的朋友，最接近的助手之一失去时，这 30 年的盼望得着成全。贝丝·蓓杰小姐在 1863 年蒙召归主，她将新楼巷九号的房子让给威廉·黑克。黑克认为这是神的带领，就将学校的责任交付于他的儿子一乔治；并搬家到新楼巷来居住。

威伯门自己当然已经在班斯泰埠成为非常熟悉的人物。不久镇中居民又习惯地见到两位老年人挽臂而行穿街越巷。在镇内一条简陋的街上，有一寄宿处是属于一位著名酒徒的，邻居都很害怕这人。有一天他特别粗暴·半裸着身子在街上奔走要与任何人斗打。大家都躲避他，正好威伯门与黑克在这地区，并不知晓这事，走进这人所住的街道。当他们走过他家门时，这醉酒怒汉听见就认为是想与他斗力，于是向他们衝过来，挥起拳头定意要击倒他们。他来到他们跟前挥动拳头准备击打时，他两只手倒向两旁如同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击倒。这两位神人没受伤害继续向前行。

他们时常有系统地访问市镇。从一端就是邻近的新港开始，一直工作到另一端的毕尔顿。在每一家留下一份福音单张，若是可能就说几句话。如此行就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远超过在格罗斯维纳街的会众。然而这并不是在没得救人身上所给的最深印象；乃是他们圣洁的生活使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光不能被隐藏，而且人们见到他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他们在天上的父。

幽默并不被排斥在新楼巷之外，朋友们也彼此懂得如何去欣赏，有时候也发生奇特的事。一天，有些喜好音乐的人从教堂来，在黑克家练习新的音调，其中一两位先开始咳嗽，就传布开使大家不能

歌唱了，年轻的弟兄们更是关心到黑克先生，因他本是有歌唱天才的，也只能发出一些断续的声音。弟兄与弟兄以泪眼对看，是什么原因而有这奇怪的痛苦呢？最后有人想到去厨房询问。在面里发现有一青年弟兄开佣人的玩笑，将辣椒粉撒在火热的炉头上。事后没有记载黑克先生有否恢复他的声音，可是却能及时说出一些根据经文的诙谐警语。

离班斯泰埠数里以外有一片荒野，名为歌顿山，这一片美丽而荒芜之山地高出附近海岸八百尺，那些克服爬山之艰难而登山顶的得到美丽的远景作为他们努力的报偿，一次黑克先生带同一班人来到山顶，他提议一同唱《三一颂》，就在创造的伟大之中歌声非常和谐地唱出，直至到某一个音，有一位弟兄的声音突然停止，但就在那一刻，一只在山边吃草的羊鸣叫起来，它的音调正合所需来完成这合唱，黑克就说：「神差了这只羊来使我们的喜乐完全。」

因黑克与威伯门都是伟大的圣经学者，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及圣经使对方难倒，但有一次威伯门只用两个字的评论使他的弟兄非常困惑，这事发生在他们俩都在爱克雪特时，他们被邀请在「创造中学」向青年女子讲话，那里有很厚的冰雪，但他们照常步行，按着路途恶劣，路面盖上了冰的情形，距离是相当遥远的。过了不久，那使他们旅途生动轻松的谈话，似乎告一段落。

黑克就马上提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次滑跌实在是异常出众的，只是威伯门的响应说：「记得基甸。」

黑克因着这句评语非常困惑，他不能看见这有何含意，但他定意不说什么，一路思考威伯门的用意何在，到底基甸的经历与他们现在的处境有何关系？

在他的心思里追想着基甸的过程，他想起主的使者如何首先向他显现并告诉他将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他想起羊毛的故事，和梦见大麦饼的事，他记得军队如何减到 300 位舔水的人，以及当吹角和打破瓶子时胜利如何临到以色列，但他仍不能在其中看见与他们目前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于是再继续基甸的故事，他记起以色列人如何请基甸作王，他拒绝说：「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在此基甸又做得很对。

但当他想到基甸一生未了的时候，他看见这评语的用意：「记得基甸。」因为虽然基甸拒绝了王位，他要求得到从以实玛利人夺来的金耳环，他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得，「后来以色列人拜以弗得行了邪淫，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八 27）就在他一生未了的时候，基甸滑跌倒下，何等的例子证实了这话：「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十 12）

黑克有一套快乐地教导本领，有一些他用的词句是满了精华的，这里是一些例子：

「不要相信你眼所见的，若是它们与你耳所听到的神的话语不相合。」

「在至圣所里没有柳树可以挂你的琴，而那里是我们正当的居所。」

「我带着我的图书馆——六十六卷——在我口袋里。」

「让我们一再饮于神话语的奶，纯净的奶，没有一点印刷者的油墨。」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在神里面遇到我们，我们将要在所有的环境中遇到神。」

「当你想到你的错失而因此沮丧时，不要与你自己谈话---不要与不好的人做朋友。当与主倾谈。」

每周的读经聚会是在黑克先生家举行的，有一次他正谈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不久来到第 7 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在这点上他停顿一下，转向一位参与这聚会的问道：「某弟兄，你是否愿意时常照着你的意思？」

接着就有一种尴尬的安静，某弟兄不想回答，但在座位上不舒适地移动着，或许良心上的不安搅扰着他。

「可是我愿意！」黑克先生坦白地喊着说：「并且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得着它---『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各阶层的人来新楼巷停留居住，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士和她的丈夫到班斯泰埠渡假住在镇内最好的旅馆，这位女士听闻到威伯门先生是这一带地方最有趣人物之一，因此就去访问他，谈话间她提到在旅馆的房间非常嘈杂以致晚上不能入睡。威伯门就喊着说：「这样就住在我这里！」于是她和她丈夫以及所有行李都搬到他安静的小屋去。

有一位来访者是麦卡特尼牧师（Rev.H.B.Macartney），在他的书《英国，家与美丽》内描写他的访问。当他听到许多关于威伯门先生的事，而盼望亲自见到并听他：「我晓得他是卓越地圣洁；极早起身，长时间的祷告，并且时常与神同行。我听说他在星期六常单独生活，这一天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除了在室内车床工作外不做其它操练；曾有一位访问者不得已闯进他静修之处，看见他的脸如同天使的脸。」

麦卡特尼在他第一次会见威伯门和黑克时有深刻的印象。「最后，」他说：「威伯门先生进来了，体型强壮大约 70 岁光景，灰发，满脸是胡须，正像摩西的样子；接着黑克先生进来，身材较高，背有些弯，年老而瘦，看来体弱，他使我想起亚伦，主的圣人。他们俩仁慈地欢迎，然后我就静听要知道一位闻名的圣洁者如何谈话---他与别人有何不同。正好一个婴孩在年轻的母亲手臂中开始大声啼哭，我感到很受搅扰。威伯门与黑克先生两位都用极关怀和温柔的态度向那位母亲说话，不久她的婴孩就睡着。这是我在那里所学在爱的艺术中的第一个课程。」

以后的几天中麦卡特尼学了许多课程是这间「爱的大学」所着重教导的，他看见爱和忍耐弥漫在整个气氛中。他看见「弟兄」这个字如何真实地表现在威伯门向着其它信徒的态度上。他留意着威伯门「像爱人那样等待」着黑克，并且「迦南的言语如同银幕罩盖着他们整个谈话。」

麦卡特尼描述他如何第一次听到威伯门讲道：「茶后我们收拾好就出去赴一个家庭聚会，我第一次听到罗拔威伯门讲解圣经。我没有用笔记，所以在我心思中的印象就是我能记忆的；但当他合起圣经时我感到在对神的认识上与这样的一位巨人相比我只像一个婴孩，当我们一起走回家时我又感到困惑，因为不是我，乃是他取了婴孩的地位，他想要从我得到我对神的认识，因此我相信在他看来他的客人都比他有更多的认识和爱心。」

从麦卡特尼的日记中我们摘录一些有趣的事，使我们从访问者所见到的，得知在新楼巷的生活一般：

「12月10日星期二，昨晚我们大约九点钟去休息，因为在新楼巷入睡时间是很早的——七时早餐，十二时午餐。威伯门先生经常在九时休息，四时起床，从四时直至十二时他主要的是与神在一起，自从他的爱好专顾那更美之事之后，他的心就接受代祷成为他的特别使命；为此他第一和最好的时间是放在祷告上。然而灵修祈祷并不妨碍生活上活动，每星期日他向八百个人讲道，他做牧养的工作；他关心服事川流不息的来访者身体和属灵上最微小的需要，有些人停留一小时就离开，有些停留一月之久。他是在英国和西班牙的一个伟大布道及圣经工作的主要支持者；他与许多人如慕勒等，以及世

世界各地的寻求者和工人通信往还，即使在每天开始的八小时内他也不是将自己关闭起来。举例来说直到最近他总是到每个房间将他客人的皮靴拿走亲自用手清洁它。他照着我个人的请求在五点钟来叫醒我，我已醒了，等候他的来临。就在五点正他从门口伸进他尊贵的头来将我的蜡烛点亮并给我早晨的经文：『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不久之后，他来到引领我到一间小客厅，那里有一张椅子和温暖的地毯放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有读书的灯，这一切正好在可爱的小炉之前.....。」

「12月11日星期三，有一段经文给了我，今晨我的蜡烛和火点着得更早了一些。晨祷和早餐后，我探访了戚伯门先生的工作室；带走了一只面包碟是他用车床制作的；又与良善的黑克老先生和一些其它客人告别；正好有很多人陪伴汉伯莉小姐去搭火车，我们就在一条静蔽的路上一同走向车站。这是我所经历最得益处的时间，我问他许多有关基督徒生活的问题，而得到最广泛，最详尽的答复，我告诉他我的一位亲爱的朋友，是完全主义者，他说他已经回到亚当的状态——在他里面没有罪，只有在不警觉时才有可能犯罪，「亚当的状态！」他强烈地说：「回返到亚当的状态！即使给我十万个世界，我都不愿换取亚当未堕落前的地位。」讲到祈祷，他说：「当我跪向神时，神也弯身就我。」讲到全心服事，他说：「正如父亲和孩子都尽所能的讨对方欢喜，所以我也尽所能的使神喜悦，而神也尽他所能的使我欢喜。」关于如何胜过缠累我们的罪，他是非常积极的。他说：「你要对付灵的沾污过于肉体的污秽——骄傲、自私、自我追求等等——这些是能起带领作用的，针对着它们。无论大小都不可与它们争战，只与以色列王争战。当你忙着胜过细小的罪时，那些大的罪将要胜过你，当大的罪被胜过时，那时小罪也一同失败了。这样我们就走到车站——外面下着雪，冷得刺骨，但我们的内心，却非常饱足。」戚伯门与黑克间之愉快合作继续到1890年，那时黑克享年九十五岁在主里睡了。戚伯门也已八十七岁，他对那事有以下的记载：

「11月4日星期二早晨，我亲爱的同工黑克弟兄与我们在早上7时同用早餐，下午他以爱心服事陪伴我和其它的人一同送一位客人到车站。我们一同回来，然后亲爱的黑克弟兄参与周二下午我们经常有的祷告聚会。6点钟当我们在桌子上与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喝茶时，黑克弟兄喜乐地谈论到经上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之后大家唱下面的诗开始聚会：

我们与蒙救赎者一同前去，
尝那不衰残卓越的喜乐。

「所有同唱者，与一些在室外听到的都感到歌声满了属灵味道；亲爱的年长者之深沉男低音使和音非常完美，完毕，同读诗篇第一篇，黑克弟兄藉第一节的行(译注：中文译为『从』)、站、坐举出不同的例子『以诺与神同行，以利亚站(译注：中文译为『事奉』)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当他如此交通约有一小时成为聚会中的光芒，他的声音衰落下来，就有人扶持他走到卧室。一位亲爱的年轻弟兄爱丹顿(Idenden)在忠诚的爱心里坐着陪他，我在早晨四点钟与他们在一起，黑克弟兄握住我的手，直到他不能再握住，在七时时分向主呼出他的灵。」

黑克离去之后，戚伯门收集一些他的信件，并摘录一些他对圣经的注解，编成一本以《七十年历程》之名出版。从此显出他对黑克弟兄职事的重视，因为自从他青年时代起，他并未出版过任何一本书。

十三、永不止息的平安

当威伯门达八十七岁高龄时，他仍旧每清晨出去步行。正如在早期住在新楼巷的居民曾见到一位青年人在日出之前大步走向乡村，所以现在住在那里的人若是能尽早起床，还能看见一老年人戴着一顶便帽，拿着一盏灯出发。

年日逐渐过去时，他越发将大部分的时间贯注于祈祷以及与神的子民通信，他在九十四岁时写给亨利达 苏陶（Henrietta Soltau）说：「我不能不为你欢喜因你决定去见在中国的同工们，当我来到施恩座前时，他们与亲爱的戴德生弟兄都一直挂在我的心头，去吧！愿主与你同在。」

虽然威伯门的观点与亨利达（Henrietta）或戴德生并不相同，这封信是另一个例证表明他如何以真诚的爱和忍耐与其它的人来往，在那些与他同住并一同工作的人看来，他代表了弟兄们运动中的真正的灵。他们感到 1830 年间的意向借着这一生实际的行动实现出来了。

那些因着血气的斗争破坏了好些教会见证而引起反感离去的人，因着威伯门爱心的言语和榜样被吸引到新约圣经的原则下，历史显明假冒的「弟兄主义」（Brethrenism）是「主义」中最坏的，因它以最崇高的真理作为结党纷争的工具。但弟兄会（译注：Brethren,或作 弟兄们）真正的原则，正如威伯门生平所行的，使所有属灵的人不得不钦佩，并且还有许多未信主的人也如此。

威伯门绝对的憎恶虚谎的教义，他在信仰的真理之伟大根基上绝不妥协。他对于青年弟兄们特别温柔，从无一次向他们说话是使他们泄气或者使他们在恩赐的发展上受阻碍的。

在不重大的事上他认为任何使交通断绝的事是一件罪，他对先知讲道的看法与大部份他同辈的「弟兄们」（Brethren）有相当的不同——正如在他少为人知的书《提示的问题》（Suggestive Question）中所透露——并且他在某些解经的方式上与黑克也不完全相同。但这些从未成为痛苦争论的题目。

有时候有这样的问題：「在目前的日子要维持一个新约的交通和职事以及应用新约的原则之可能将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在事实上信徒们——包括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分裂成如此众多的派别，要实行它谈何容易，但是威伯门的职事显出，当爱的实行与众信徒都是祭司的真意联手并行时，我们就能知道它们所能达到的程度。

十九世纪将近结束时，威伯门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几乎成为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教会中的元老，他曾与达秘、孔宁（Cronin,另译克伦宁）、葛若弗斯等人有亲密的交通，而这些人早已离世进入荣耀中了，在班斯泰埠开始他的职事时比司布真诞生还早两年，而司布真在十九世纪结束前八年去世，他在基督的教会中所认识的人与经历的事是别人无法相比的，他的经历是无法测度的深刻与丰富，人们以敬畏的心说到他伟大的圣洁，一些奇异的故事讲论到他无畏的信心；有些时候他为着神愿意失去一切；曾有一天他站在火车站台上，相信一列快车会停下来将他带到目的地，而快车果然停下来，使火车站长及售票员都非常惊奇，因为他们本以为他是疯了，类似这样十分真实的故事使多人将荣耀归于神，也引领一些人在信心的生活上起步行走。

乔治 慕勒离世时，在新楼巷住的一位基督徒女士得到这消息，她知道威伯门深爱慕勒，不敢将消息传给他，但使她惊讶的是威伯门已经预料这事，威伯门问道：「慕勒先生已经回家了？」当答复是肯定的，这位长者就低下他的头思念这事，过了五分钟后他安静地说：「任何人都不能论断他的主人，但我比乔治 慕勒早得救五年，我认为我应该先去。」几天后他拿起笔来写给一位朋友：「我与我们的亲爱的离去的乔治 慕勒弟兄之友谊已超过六十六年并且不断地增长，也将慢慢地达到完全的地步，何等宝

贵！我们将要有属天（亚当）的形像，正如我们曾有第一个亚当的形像，我为自己悲伤直等到这属地的房屋进入坟墓，然后我要与他一同欢乐并且他要证明如何与主同在比较留在下面是好得无比的。」

威伯门继续讲道直到九十八岁，虽然其它弟兄也轮流担任福音的工作，在他九十八岁生日前数星期的一个主日，格罗斯维纳街的会所挤满了人来听他讲道，他讲了 1.25 小时之后，并没有显出一点疲乏的样子。那一次见到他在讲台上的人，惊讶他以充沛的活力宣讲救恩的好信息，在他每句话的背后都有新鲜的思路和属灵的能力。「法利赛人的罪愆并不少于醉酒之人的罪愆，」他喊着说：「是以基督十字架牺牲之伟大来衡量它的。当你思考罗马书三章，你会发现在第 19 节，神的灵使每一个人都住口，所有世人在神面前都成为有罪的，我读到这里就想起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有两个人来到圣殿，一个祷告说：『神阿，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他夸自己的义，但另一个捶着胸说：『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可怜的人接受了这真理，在神的眼中他是有罪的，所以在他自己的良心中他是有罪的，是被定罪而丧失的，然而他离去时被称义了，如何称义的？因以神作他的避难所，因他以这位被钉十字架荣耀的主成为他良心安息之所。让我说——自从我早年信了基督后，已经不计其数地说了——当在这块地上，啊呀！有许多醉酒的人在大道的污秽的一边走向地狱；然而，还有别人就像这法利赛人，到他们所谓的『教室』和宗教的集会去，但他们不认识这里所教导的——『在神面前有罪！』啊，不！这真理何等宝贵，若是你阅读罗马书三章 23 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何能这样？『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基督的血是什么意思？应当读出他肋旁的血没有涌出，直等到这位荣耀的主能够说：『成了。』兵丁打断了与主同钉之人的腿，见到基督已经死了，他就做了什么？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的话得以应验了。那兵丁枪刺救主死了的身体，就有血流出来——表明一个完全的赎罪祭，因此，当你读或讲到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时，你必须留意记得『成了。』就是说赎罪的祭已经完成了，在热情和爱里我警告所有还未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心的，不要容让撒但的教训使你们的良心睡眠，千万的人在这种情形中，特别是在这所谓的宗教地土上，也在邻近的地土上特别在北爱尔兰，小心不要在大道清洁的一边走向地狱。让我说到那位可怜的罪人，就是那位自责、自憎的罪人，基督热切地在欢迎他远超过他的欢迎基督。」

到他 99 岁的生日时，威伯门收到世界各地向他的祝贺，报章也提到这事，因为有一记者写道：「他已经在同一个城市经常地进行宗教的工作超过七十年之久——这个记录是在英国没有其它传道人能达到的。」

同样这位记者写道：「威伯门先生是一位有学术造诣的，也是一位闻名的圣经学者，除了他的记忆力不如从前外，他的功能没有衰弱，他能流利地说六种方言，他仍能不用眼镜来阅审。去年 11 月威伯门先生曾患重病，但他在极其健康的状态中进入他的第一百年，威伯门先生习惯地在八至九时入睡，但在三时三十分就起床，接着就洗一个冷水澡，他吃一点简便的早餐，就阅读、默想、祈祷直至六时三十分，然后出外行走到七时坐下与同住的（在新楼巷）一同吃早餐，每天他有许多书信往来，并且在车床操练和消遣，在他的生日前他制作了几个木盆，预备赠送给他的友人们，他在几个月前就停止讲道，但仍然有人告诉这位可尊敬的带领者，他们如何受他讲道的影响，他仍继续带领每周的读经聚会，对于那些参与的人来说是一种宝贵的权利。与会的人是从英国各处和许多遥远的国家而来。一位最近居留在新楼巷『安息之家』的男士写道：『威伯门先生是按照使徒的命令而『献身于款待』，他招

待不同宗派的基督徒，特别是宣教师和其它基督的工人们，没有人能比他更热情地说：『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并且据说与他已去世的朋友乔治 慕勒一样，他的生活并没有固定的收入，只是简单地『信靠主』。与他同桌谈话时的主题总是：主自己，他的对付和他的话，他在家中欢乐着讲论到主正如他在教堂中一样，无人能估计威伯门圣洁的生活，美丽的信心和荣耀的榜样给予人们有多大的影响。而班斯泰埠得以如此成名，都是因着这位学者、圣人、作家和传道人的独特的生活和工作。』

在他九十九岁生日所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从他的亲戚（Captain W.D.Chapman）写来，他也是年长并且是信主的，他的回复是：

我亲爱的亲戚——你为我的生日寄来的亲爱的信内提到我向着神，我们的天父，非常负责，因为身上全无软弱并有神的平安在内心掌权。你我都必须向这位看不见的主耶稣基督绝对负责，成为他话的见证人。

在基督耶稣里你所亲爱的——罗拔 威伯门

维多利亚女王在 1901 年逝世时，威伯门能说自从她登基后，他一直迫切地为她祷告，他在祷告中也常纪念犹太人，加上许多与他通信的人，宣教师以及其它人士，这代祷的职事一直继续到末了。

自从他走在高街寻找简单的住宿之处以来，班斯泰埠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市镇已经扩大，也比较有名声；福音也比较传布，无可置疑的他七十年的职事，使那地属灵的光景有了进展，甚至在西班牙和爱尔兰，有许多他工作和祈祷所结的果子；在那些地方的工人们和人民存感激的心思念着他，因他曾向他们显示自己是他们的弟兄，同时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教会和无法计数的个人，其中有些从未见过他的面，他们因着他智慧而有爱心的劝告，引领他们经过许多艰难的时期而将颂赞归于神。

最后在 1902 年终点临到，该年 6 月初他病了，但经过一些初步治疗他的情况好转，到 6 月 12 日他似乎正在恢复中，然而就在该日，情况突然转变，晚上九时前他与主同在了。

在这几天的病中他满了平安，某一个早晨有人问他情形如何，他回答说：「神是非常温柔，非常慈爱地对待我。」另一次他说：「我现在能因信安静地躺卧。」他最经常说的话是：「我们还未知道将来如何，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他最后的话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的，平安标出了他一生基督徒的经历。平静，没有埋怨的平安！从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而找到平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生活在神圣平安的享受中。

许多人来参加在班斯泰埠举行的丧礼，国内到处都有基督徒前来。浸信会友、循道会友、公理会友和圣公会友与弟兄们混杂着，在那位曾以言语及榜样教导他们说所有重生者，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姊妹的墓地，虽然在敬拜和教会的治理上，他的信仰和实行从没有分寸的转向，他们知道他曾热爱着他们，并且真诚地为着在神的子民中缺少合一观点而忧伤，他们感到他们丧失了一位真正是弟兄的。

那些在安息聚会中讲话的有一位是亨利 苏陶博士 (Dr.Henry Soltau)因为那有名望的苏陶家族曾多年受他的服事。值得注意的是威伯门所葬的坟地就是他的同工，蓓杰小姐 (Paget) 四十年前埋葬之处，墓碑白石上简单地写着：

神就是爱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纪念以利沙伯·蓓杰

她离世与基督同在

一八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享年八十岁

罗拔·威伯门

一八零三年一月四日生

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二日离世

若是在那日有数以百计的人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在那边必定有千万属灵的儿女欢迎着他！爱尔兰的孤儿们，西班牙的农夫们，「德比」贫民区蒙救赎的罪人们，以及从社会中各阶层来的人，正如底下诗句恰当地写着：

啊，何等的欢迎从多年的友人们而来，
亲爱的，年长的父老——弟兄，你已经在
珍珠门之内！黄金的街道
要一再地响应并响应他们的歌声——
「一万个欢迎，平老的旅客，回家了！」
将近百年之久你的双臂和心怀
敞开着欢迎每一位圣徒
就是那些爱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那些你曾拥抱过的人，现在来拥抱你，
并且还有.....

神的平安

曾保守你也平静，并显露在你脸面
在许多风暴之中；直至你最后一口呼吸
平安，出人意外的，神自己的平安，
说出这住在里面镇定的平安！

现代的基督徒在相隔许多年后，观看威伯门的一生认真思考神是否赐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榜样作为新约基督教真正性质的见证人，有一事实是很清楚的：

「如令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威伯门格言精选

爱

「神就是爱。」【约壹四 16】他的儿女像他时，才能讨他的喜悦，也要「行走在爱中」（弗五 2）。

真正属天的爱是从基督的十字架得到生命和根基，爱具有单纯的眼目，爱的报酬就是爱，忍受忘恩负义，能在漠不关心和轻视下继续生存，对错误感觉敏锐，随时随地准备赦免，能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所谈的爱是温柔谦卑，举止有智慧，也能造就人，能忍受他人的愚昧和自负，却逃避他们愚蠢的行径，这种圣洁的爱是神的灵持久的工作，在冬风凛冽的日子显出信实；随时随地「与喜乐的人同乐」，使他们在阳光普照的日子加上喜乐。

假若我们要爱所有的圣徒以讨神的喜悦，请紧记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天上，且铭刻在基督的心坎上，否则我们仅会爱那些可爱的，讨厌一些有瑕疵的。

我们只能从他人的言语及行为察觉到他们的心思和意念。假若有弟兄伤了我们，我们应先听他，且要仔细地听，然后才断定他的错处，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比弟兄好。

「最妙的道」就是爱，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不计算人的恶，不过爱若看到过失，爱会忠实地谴责所看到的过失，我说看到是因为爱能分辨，爱也是忠诚的，我不能不这样忠诚地对待我所有的弟兄，也恳求他们照样地对待我，如此行，就是以贵重的油膏我的头(诗一四一 5)。

假若我们喜爱神的荣耀，我们就喜爱尊重神所尊重的，这样自己就不招损失。

基督徒的交通

我们彼此需要，也要彼此倚赖——不像喷泉，乃像祝福的运河。

当我们的互相代求代替了互相控告，那么弟兄们就会胜过分争与难处（伯四二 8-10）。

我们的弟兄的软弱是我们学习忍耐和长久忍受的很好机会：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有足够的恩典。

真正信徒的心渴望一种长久的交通——在灵里彼此的交通，因为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也有共同的交通。

谦虚是交通的秘诀，而骄傲是分裂的秘诀。

假若基督不是友情与相交的联结；假若他的宝血不是爱的生命，因着为自己打算，及无法实现的骄傲之冲激，天然人性就变动无常；温暖的爱心很快地会转成漠不心，亲密的朋友很容易地变成顽梗对敌。

在约翰十七章和以弗所一章，我们看到神的眼目在基督里怎么来看教会——该有怎样的表现，应该是怎样，我们有否叫圣灵担忧，就是那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可惜教会失去了属天的呼召；她忘记她的尊严，她失去她的能力；头发斑白，她也不觉得（何七 9）。

信徒的交通应当像父与子之间的交通：若有基督里的两位肢体为着神的真理有不同的看法，这该叫我们谦卑，而不是争吵和分裂。假若神的儿女能经常把脸面注视施恩座，照着哥林多前书一章和以弗所书四章 5 节寻求合一，很快地神能使他们有一样的心思。

与我们的弟兄——神的儿女交谈到耶稣是何等甜美：但是与主耶稣他自己交谈是更甜美的事！

倘若我们和任何弟兄或姊妹有不合一的阴影，让我们不放松直至彼此间恢复和好，让我们细心找出自己身上引起破口的原因，竭力追求与我们的弟兄相交如同父与他亲爱的儿子。我们更该谨慎留意不让自己有任何事会伤害或令我们的弟兄忧伤，这样就能有智慧避免交通上的破裂；谨守林前十三章，

用爱来装备自己，如此行为就能适当，也永不失败。假若我们不小心预防破裂，也就不需要弥补的技巧了。

持久交通的秘诀是以基督为交通的生命。他会维持，管理和洁净彼此间的柔爱和信任，这一切会增长得更属天，如果我们更像基督，更多住在他里面，当他在荣耀里降临，这将是何等的喜乐，当我们回想旧日之友情，看到耶稣他自己，是这一切的泉源和稳固的原因。

假设一个市镇的圣徒同在一处聚集，没有分裂的外表迹象，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与神和基督同心，圣灵仍然会为他们心中和看法的分歧而担忧。

基督肢体间的交通是靠着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能与父和他儿子相交。父与话与圣灵合一的心，是这一个新心的源头和样式，也是基督的肢体里里外外所该有的。

除非我们对神圣的合一有属灵的悟性，我们就不能对神子民中的分门别类有恰当的忧伤，看到这面镜子，才发现教会中分裂和不合的性质与罪过。

如何处理他人的错失

假若我们要智慧地责备我们弟兄的肉体，首先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纪念及推荐恩典在他们里面。

那些认识基督十字架和他们自己的心的人，会缓慢地指责别人：既使他们指责，也把这件事当一件严肃的事，知道愚昧地处理错误会产生何等多的不幸与邪恶。

让我们首先省察自己，是否能从责备使他人得到益处。

多判断自己使人慢于判断他人，这样的温和使责备显得敏锐有力。

责备他人的罪时，我们该记得神的圣灵如何对待我们，他以爱的灵来到，当他斥责时，他以基督的怜恤和赦免夺取了我们的心。

赦免人而不责备，甚至连态度和眼光也没有责备的气味是恩典的最高操练——是效法基督。

假若别人伤害了我，让我提醒自己——成为受害者胜似那做错事的人！

肉体是用处罚的方法使我们不再做错事，但恩典乃是教导我们不用武器来保护自己，谁能「七十个七次」饶恕伤害者，谁最知道怎样来保护自己。

假若有人向我做错了事，让我有基督的心肠去寻找他，求神感动他能悔改。

我们有份于基督肢体的罪过，直至我们为他的过犯认罪好像自己的罪(但九)为这些悲伤，恳求赦免，在爱的灵里寻求主恢复犯错的人。

倘若我们的舌头对一位不在场的弟兄泄露蔑视或甚至忽视，让我们快快说：「啊！我们又让基督受了伤。」

假若在爱里我对某弟兄讲到他的错误，那是因我恨恶这罪。假若我的口舌背后中伤他人，那举动的原因是使自己欢喜。

假若在律法之下，仅是肉体上的关系，以色列人免得因弟兄担罪(利十九 17)，那么在福音之下，因借着福音把圣徒在灵里永远连结在一起，我们更因指出弟兄的错而得免担罪。

你弟兄眼中的小刺表明任何人要责备他时，需要何等的温柔和技巧；谁愿意把肢体中那么珍贵的眼睛信托给粗鲁，缺少技术的手？

主喜爱显出特别的温柔对那些处卑微的人，即使有时是因愚昧造成的，「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

得。」(可十六7)

恶言恶语

我们不能逃避他人的口舌，除非自己先逃避自爱 and 自夸。

没有任何剑比舌头更利。

只有控制你的心才能有效地控制你的舌头。

背后中伤人的就是恶意说他人的坏处；信口胡言就是缺少爱心的思考。

教会的管教

当神的教会执行管教时，该反映出一幅天上父亲的性格。

清醒的心思、温和的心、谨守的灵该是那些要对付有罪之人的标记。

所有神的改正和审判是要把人带到悔改的地步，照样，当圣徒聚会中宣告任何遣责时，一面是显明公义，另一面该是恢复的医药，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五5)。

当保罗指责哥林多人的恶行，他不是这样说：「唯恐我的神叫你们惭愧。」乃是「惟恐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不是「惟恐我会发怒并弃绝多人」乃是「惟恐我会忧愁因为多人犯罪」(林后十二21)。

当我们弟兄玷污他自己时，就是我自己的手碰到沥青，在这种心思里我们就像基督，他能够感到我们的软弱，也能拯救我们脱离试探。

啊！在许多事上，当施行尖锐或严厉的责备时，属灵的智慧却会慈心柔肠的劝告和轻责。

歌罗西书四章10节是马可离弃了保罗和巴拿巴后，得到恢复及建立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到他不是和巴拿巴在一起，乃是和保罗，就是那位曾经严厉断定他错误的，「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箴九8)

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他以怜悯对待那些从他道路上离开的人，他一面是不赞成他们的罪行，但却一面帮助他们认罪，从神得到赦免。血气的严厉会使心刚硬，但属天的温柔和怜悯能得着人心。

圣徒聚集的交通带来许多喜乐和许多安慰，当然这并不是花香常漫；因为就是在交通的过程中，信徒的软弱和错误特别会显出来，教会在最佳状况下常要制服肉体，撒但就加以反抗。因此，「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西三13)

对罪行的判断该是鼓励他们与自己有相同的良心，所有判断有一天均要向神交账。

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用敏锐的眼光去分辨，无论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什么是主所不喜悅的，这个爱，也只有这个爱驱使我们维持神家的次序和规律，好使神的儿子称许，他是这个家的主。

我们责备弟兄时，应该一面遵守基督的律法，一面警惕免得入了网罗；但是更高的一层是逃避虚伪的爱，就是当神要我们责打时，我们却省了责棍。「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诗一四一5)「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箴廿七6)

基督和教会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诗一三九 17）这是元首基督的信息，说到他的肢体与他是一。以弗所书信就是从这块金子打出来的。

要寻找与神和好，千万不要用迂回的道路一直接到基督那里；但当你察看神的儿女，首先注目基督，然后再看在他里面的圣徒。

基督称他自己是教会的丈夫，因为人间最亲切和温柔的连结，就是婚姻的结合，为要显示他纯洁的爱，他又同时称教会是他的姊妹。他的柔爱使他不厌弃他配偶时而软弱的情况。她倚靠着他，不光是得到扶持，保护和引领，主要是要交通，倚靠中调和着挚爱，对他是最大的喜乐。

这位新郎曾用自己的身体挂在树上，担当了他配偶的罪。还有什么重担他不能担当？甚至我们的愚昧所引起的麻烦也是他爱彰显的机会，假若我们把重担卸给他；又假若我们不省察自己，他知道怎样来管教，把我们带进自省，这样，他才能用他那不能测度的恩典和慈爱来安慰那哀哭的人。

那孤单的、哀恸的、没有朋友的、被试探的、沮丧的、被轻视的、被弃绝的、流浪的，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基督会照顾每一位，正像每一位是他仅有的照顾。他认真个别看顾身体上每一个肢体的情形，基督显出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可爱，何等的荣耀！

假若基督在现今的荣耀里，而在神的右手边，没有他的教会：他身体上的肢体，他就不得满足；那我们怎能没有他而安心于这个死荫的幽谷，这现今邪恶的世代？

圣殿中的灯台是教会的预表。大祭司要供应油，修剪灯盏，要谨守照料，这灯光必须持久明亮地燃烧着。

在神的眼光中，一个国度的灭亡是件小事，不能比拟一群蒙基督宝血救赎罪人们的分裂。

当一个人的身体十分健全时，所有的肢体配合得很和协，就没有声音；五旬节的教会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也该是这样。

要改革神的教会就首先该自我改革。如果我们先改正他人，教会分裂和分歧会增加。智慧仅与卑微的人同在。

腓立比书二章责备及禁止讨自己的喜悦；但是可惜今天神的教会更像那属肉体，自高，分裂的哥林多教会，不像腓立比圣徒的谦卑，在灵里的交通使保罗的心喜乐。

新造是神所喜悦的，而基督是新造的元首；和教会是合一的，基督侍立在神面前。

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从现在低落的光景提升，除非每一个肢体有感觉来尽身体上的各种功用。

当我为神教会中的分裂难过时，我觉得神是公义的，也称颂他的智慧和管教的公平：他叫我们收割我们所撒的。

圣经上提到教会不同的名称同时也说出天上的合一，好像「身体」、「葡萄树」、「神的殿」、「圣洁的国度」、「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这些词汇标榜出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是他的见证，但是人所发明的名称是宗派的名称，也表明我们的羞耻。

神的教会是一块需要重复耕犁的田地。

基督一直是享受与他父亲完全的交通，他同样渴望与他的肢体---我们有交通（启三 20）；因为我们自私的行为将他置之度外，他就转向父亲，在父的交通里找到喜乐和安息。那些为神的教会低沉光景哀伤的人，当他们的心在弟兄中找不到所渴望的，照样也要把自己带到父与子那里，借着灵与祂

们交通。

在约但河，神的约柜走在百姓前面——在他们中间——跟随在后，基督是领袖，是新的赏赐，教会中的荣耀；他们的生命，和交通的联结。

基督怎样是父荣耀的光辉，照样，教会是基督荣耀的光辉。祂像那公义的太阳，祂的光线借着教会照耀辉煌。

若不是借着基督，父的完全就不能表明出来，照样地，基督的荣耀也不会表明直至教会祂的身体，就是祂的丰满才表明出来。但是教会不是把天生的优越照亮出来，她是由那些天性卑鄙及雇工的人组成的，却借着神的灵成新造的。教会的生命，美丽和荣耀都是从祂的主基督得到的，因为基督的本性原是父荣耀的光辉。

教会的呼召

基督不单叫教会活过来，也是和祂一起活……假若神的儿女能用悟性和爱心接受这个真理，每天这样活出来，他们的衣裳一定会有没药和乳香的芬芳，并商人各样的香粉；而他们的言谈会说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属天呼召。

要超越第一个亚当，那我们该活在末了的亚当里，我们才能在灵里应用诗篇第八篇的话，使万物服在我们脚下。

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因此这是永远的生命；因为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神的计划不仅是要救我们脱离地狱，无论那救恩是多伟大，祂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祂的儿女，使我们能与祂和主耶稣，就是那从死里首生的，永永远远地居住在父亲的家中。

真正爱的源头是基督自己，所以应当在祂的真理上勇敢护卫；而不随从肉体人意当祂的尊贵需要维持并保守。

我们有三种主要的性格要持守——神的孩子、一个战士、基督的配偶。我们要享受筵席，要争战，也要歌唱，基督已经争战得胜，我们可以收集掳物；因此我们一定争战，胜利和祂的成果是属我们的。

有主耶稣藉神的灵向我们启示就够了，它能够满足我们在各样艰难与敌对中，在各样试炼中，无论大或小。

神的百姓是祂的见证人，他们是这个黑暗世界的光，因此他们该被圣灵充满到成为基督的书信，被所有的人认识并诵读。

教会在基督里有属灵，属天，永远的生命，就是祂复活的主，那末后的亚当。祂被刺的肋旁是祂的配偶——我们，生命的泉源。

我们是在神的爱和恩典的律法之下，与祂有新的关系，成为祂的儿女；我们对基督，在许多弟兄中是首生的，也有责任；我们是祂的肢体，要顺服祂为我们的元首。

我们也常把「基督的肢体」这句话挂在口头上，但愿这句话常带着敬畏和挚爱。

歌罗西书二章 14 节，神的赦免正像赐赦免的神——永远，包括一切，不能测量……没有定罪的可能。那敌对我的绑索已经被钉死了，正如在审判的法庭对债务人的保障一样……我的全人都欠了祂。让基督住在我心坎里，来引导眼目的每一瞥，心里的每个意念。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王子衣衫褴褛，和一些平民共坐在啤酒凳子上，这种情景是否古怪反常？那么更大的不协调是当永生神的孩子，在神看来是君王和祭司，降低自己与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交通。

按时间次序，我们先在第一个亚当里，先在这属土的人里；但是在旨意和程度上却不是这样，在这层次里我们是在末了亚当里，就是那第二个人，从天而降的主，然后我们跌进第一个人里。

羊群中的每一只都带着它主人的印记；所以基督的群羊也有它们的印记，就是灵里贫穷；每一个都是可怜贫穷的罪人，按照神的正义自审和自己定罪过的。

以神的一个孩子来说，谈论到他属天的呼召，但却没有按此而行，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当我从神而生的那一刻，我与世界是在一个新的关系中；我是一个被钉死的人：我向着四围所有环境都当证明这事实。

神要我们以所有的向他负责，不是以我们所没有的，若我有十分钟可读神的话，我有否负责使用这 10 分钟呢？

许多信徒虽然活在新约的时代，却是在旧约的灵里行事为人。

祷告

提摩太前书二章 1-2 节将圣徒的祷告放在很高的地位，若是基督徒知道他们为君王和执政的祷告如何在天上蒙垂听，他们就不会干预这世界的政治。

圣灵吹进信徒心中的每一意愿都是进入神耳中的声音。

神的孩子为着他自己播告固然很好，但更美的是为别人祷告，神尊重代祷的灵。

我们常是太快替神定一个时间和方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并且当祷告得到答应时，我们常感到惊讶和几乎不能相信。若我们希望与神和基督有更多的交通，我们就不须惊奇圣灵临到我们如同尖锐的北风，将我们的败坏和邪恶向我们显示；当这些临到时愿我们不说，我们怎能忍受？反倒要感激神对祷告以智慧的答复。

若是我们没有恳求和感谢的灵，让我们以认罪的灵开始祷告。

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确信神正在听我们，若我们向一位同伴要求帮助、仁慈、好处，那仁慈留意倾听的态度会鼓励我们，让我们以信心仰望那位看不见的救主和祭司，并在我们的心中认定我们的祷告已经达到祂那里，答应将在最好的时候来到，若是我们不能照着神正直的要求与在上面的基督一同歌唱夸胜，祂会垂听祂不信和发怨言的孩子们，祂俯就祂的耳朵来听他们的哭喊。

当神的话进入良心时，人就真实地向主倾吐他们的心。

我们需要祷告的次数如同一天的时刻一样，当我们在属灵的心思上长大时，越过越感到不断的需要。

为着使我们在祷告中从神得到能力，就必须有专一的心；若是我们愿意大胆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就必须带着顺服的心而来。

但以理将祷告和默想圣经成为他生活中主要的事务；然而，若我们思考他所处的环境，就会看见在寻求神的道路中很少人比他更有阻碍。

神如同智慧的父亲将宝贵的好处赐给恳求祂的孩子们。

当我们要求与神有更多交通时，我们是否愿意让神去掉所有的阻碍？让我们小心，当来到施恩座前时，我们行事为人与话语是相称的。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和劳苦是如同麦子落在地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若是我们先是期待死亡和埋葬，我们将能以忍耐着向前，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将确实地得到丰盛的收获。

我们应当来到神前将我们的事看作完全是祂的事。

我们从神所得的好处与能力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是作神的君王和祭司——借着收纳和恩典成为祂的儿女，让我们小心不使圣灵担忧，祂在我们身上作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样神就不会拒绝我们任何事（约十五七）。

司提反最后所作的见证是最好的：不是当他讲道或行神迹的时候，乃是当他为逼迫他的人求情的时候，因为这样，在忍耐、宽恕和爱心上他最像主耶稣。

当一些特殊的压力临到你身上，就当像以斯帖王后那样，她第一个请求是要王的来到，在每一个试炼中，「先求他的国，和祂的义」这样其它的东西都要加给了：你的第一个请求是要试炼被拿去的话，就显明你是需要这试炼继续存在。

我们不要以为仅仅嘴唇发出来的才是祷告：从相信的心出来的愿望是被神算为祷告的；这是馨香的烟默默地升到神面前。

若是一条路长满了青苔和荆棘是很难跟踪的，但若是常有人走过就清楚可见。我们来到耶稣宝血之泉源的道路应当借着我们的认罪而时常走过的。

不信使我们不尊重自己的祷告和别人的祷告。

我们若没有在信心中祷告并亲近神，就不够有恩典来盼望所得答复。向着神有盼望是祷告中一个宝贵的果子。

有亏的良心使祷告停止，但一颗被洗净的良心使祷告畅通。

我们可能时常有祷告的灵，却没有因祷告而来的安慰。

信心

假若因为我们的路上没有艰难阻碍，我们才采取行动，这不是信心，信心基于神的话，无论有多少困难仍采取行动；用信心行走使得到最高的荣耀，但这也是将肉体治死。

在信心上要坚固有两件事要注意——贬低轻视自己，而且高抬尊重基督。

信心的重要优点是把我们带进与神的交通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个提起的人是亚伯，他是被称许的，以人看来他并非作了什么伟大的事迹，只因他敬拜神蒙了悦纳，无论怎样，如果我们信靠神，信心的能力是无限量的，无论要做的是什么事！

狂风暴雨时神会遮蔽那信心软弱的，那信心坚强的也要接受考验（创廿二）。

当一个人建造房子或船只，他会小心处理不让梁木过份绷紧，故此神也不会过份要求我们的信心，祂知道我们的本体，祂会给我们安慰，不叫我们过份受苦以致忧上加忧，这是根据腓立比书二章 27 节。

我们若疏忽神，忘记祂的话语和应许，我们的心对最普通的事物也会盲目。就如以撒用自己的意志，容让天然的偏心迷盲自己，把神的旨意有关雅各的事搁在一边。

当我们信心十分坚固时，我们特别需要做醒对付不信的恶心（比较撒上廿六 5、廿七 1），因为肉

体如何借着罪得了好机会，照样借着恩典也可以如此。许多人熟读了这卷有益的书却没有认识他自己的心，这是必须认识的。

就在亚伯拉罕大大信靠神不久后，他又因不信否认他的妻子。摩西是最温柔的人，他的舌头说不该说的话，大卫是那么谦卑，宽恕的人，却被拿八的话激动而有骄傲的怒气。

信心是照着基督的心思来行动，绝不屈身于无价值的计划，从试练中获拯救，而是全心把结果交托于神。

一点点信心的增长，会使我们心中的判断起了极大的改变，带出隐藏着的神的智慧和丰富的恩典：它能搅动祂的能力为我们施行奇妙的事，当波涛汹涌时把海水分开。

希伯来书十一章 24 节，摩西信心的第一大步乃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然而他算错了拯救以色列人的时间，差了四十年，他过于匆忙了；目标是对的，时间却不对。他不满足于仅仅遵行神的旨意，他要直截了当完成一些大事。当他离开法老的家，他应当求神进一步的带领，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蒙带领，「我（主说）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何十一 3）

信心向命令直视而顺从，然后抓紧应许来作支持，信心不顾危险勇往直前。摩西必须「往前走」，虽然下一步是把百姓带到海里。不管外表如何，神对我们说话，只有靠着顺从的窄路向前，始能证明应许的真实；并且证明赐予应许之神的信实、智慧及能力。

我们不该受表面情况的欺骗，乃是要靠应许来坚定。当雅各看到带来给他约瑟的外衣，他应该这样说：「我看到外衣染满了血，我听到约瑟死亡的报告，但是主啊！我相信你的话——你许多的应许关于我儿子的伟大及荣耀，你如何说了，你也必成全。」

当我们竭力讨神喜悦，超越我们的顺从而提升到神自己那里时，这就是信心的能力和稳固的一个极大证明。

恩典使你不觉得在牺牲，因为一直注视着耶稣。

不信的恶心产生各种的邪恶，信心能避免并医治他们。

但愿神的圣民用这样的问题来测验自己：「我相信多少？」而不是「我知道多少？」

我们以信靠神来讨祂喜悦；信靠祂的恩典，祂的爱，祂的智慧；无止境地信靠祂；这样才会一点一点地感到自己的智慧是愚昧的，而神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无限量智慧；因此我们就能毫无保留地向祂投降。

信心辛劳耕耘，紧紧抓住，不管外面环境如何，即使在许多困难之中。

我们宁愿借着信心注视在神右手边的基督，而忽视眼前万山的困难。

祷告最好的答应之一是驱使我们继续祷告（参太十五 21-28）。

信心不间断地向神呼吁，求祂增加信心。

神应许范围里的一切东西也都在信心的范围内。

让信心将心中的罪恶倾卸于基督，这样就不会有瘟疫的斑点显于皮肤上。

信心仰望神，但信心也等待神。雅各（创三十二 9-12）因着他哥哥以扫仰望神，但他没有等待神。假若他这样做，他就不必须向他哥哥俯伏在地七次（三十三 3），以扫反而要向他跪拜（廿七 29）。

神喜悦让信心做成肉体宣告不可能做到的事。在任何的环境下，当坚决的信心与神同行与黑暗的

权势摔跤，拒绝向哈曼的邪恶习俗或罪恶的原则屈身！哦！这是何等珍贵的一颗宝石。

信靠神的人不会成为失败者，因为信心会尊重神。神会得到更多的敬重，当信心洞察到祂的大爱和真实，在祂道路和安排的密云之后，那些被这样试验的人有福了！主这样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一 2）让我们除去不信的恶心和有亏的良心，这样就可以藏身在主的盘石和亭子里，在那永远爱的翅膀底下被遮蔽直至所有的灾难都过去。

信心能忍受死亡和埋葬的试炼，能在任何的环境下向神歌咏赞美。

以坚固的决心来信靠神，在不信的眼光看来，祂似乎是破坏了应许，这样说，表示在信心上增长，「祂虽然杀我，我仍要相信祂。」（伯十三 15 另译）

神常常鼓励那些信心软弱的，迅速地答应他们的祷告，但那信心坚强的会被神的迟延所试炼。

出于己意的禱告有时也得到应允，正像以色列人一般：「祂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诗一〇六 15）

信心是好的绳缆，会伸展并绷紧，在暴风雨中不会折断。

试炼使魂谦卑，俾使承受成熟的祝福，用坚定的手来接受满溢的福杯。信心是不灰心，在忍耐中持守，期待在合适的时候得到应许的祝福。

信心的食粮和营养是什么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六 55）

信心的重要任务就是以神的话为是。

信心永不会失去坚持的赏赐；主喜爱有不屈不挠的信心。

在信心的试炼中，让我们小心使我们的灵毫无保留地信靠神，全人安息在祂里面是祂所喜悦的，祂必尊重这样的人。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華坐着为王，信心也与祂同坐！

信徒的罪

人的心是一个不平静的深渊，不断地涌出淤泥和污秽来（赛五十七 20）；但在神儿女的犯罪中有特别显出的过错。

约拿不能犯罪而使他自己与神的爱隔绝；因此，他就犯罪使他自己与神的交通隔绝，他有了更大的罪责。

我看自己比那受绞刑而死的谋杀者更可憎，因为神儿子赎罪的血使我认识我自己……那向我显明我已得赦免的也显明我的污秽。

在神儿女的罪过中绝大部分是无知的罪，因此何等需要呼求：「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诗十九 12）——隐藏的过错是我自己的眼看不到。我自己的良心感不到的！若没有赎罪的血它们将使神的咒诅临到错失者的头上。哦，让我们不轻忽那些隐而未现的过错！

我们未重生状态中的罪一再会显在我们面前；但为着向前而去，我们既然尝到神是恩慈的，不像天然的人们，我们犯罪乃是伤了基督的心，得罪了神的爱和祂的灵，这灵成为我们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天然的人是向着造他的主背叛；但我们蒙拯救的人犯罪乃是得罪一位父亲。我们忘记了十字架，就偏离正道，挽回之道在于真实和迅速的认罪；因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父那里（约壹二 1）。

我们必须时常与那暗中运行的罪争战。若是我们容让一点的话，神会忍受让祂的孩子越过越让步，

直等到那七条发绺在大利拉的膝头上被剃除。

怀疑基督的爱，小看祂的恩典，是使我们成为不配并使祂忧伤。约瑟的兄弟们最后一次的罪，并不是轻微的（创 五十 15-21）。

我们性格中没有一个短处是神的恩典不能医治的。这就使我们不给迦南人有任何地位（士二）。

在我们得救后神对付我们与得救前不同：祂像一位智慧的父亲用杖改正祂的孩子们，并且当祂可以由他们去时因着使他们认识祂的爱就责打他们。

不理睬警告后，特殊的试探就产生特殊的败坏。

主耶稣以爱心的痛苦使彼得认识他自己，并且不得已借着祂三次否认祂的主而使祂谦卑，但没有让他暴露在仇敌的眼前。被一突然来的试探胜过，他很快就得着赦免和恢复（路廿二 55-62）。然而，大卫有意地违法，曾经长期在退后的心态中，就被暴露在人民的眼前而且在他自己眼中被厌恶（撒下十二 16）。当基督使一跌倒者恢复时，他常使那门徒比跌倒前更刚强。「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廿二 32）因此在那些以往曾经绝对跟从主的人，像大卫和彼得，也是如此。

神的子民在搜寻无知之罪时常常是懈怠和懒惰的：但若是我们恒久地寻找并求神向我们显明，祂会赐给我们非常谦卑的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秘密的错失；随之而来的乃是有福的安慰和交通，否则我们就无法享受。

深刻和安静的工作

那在神的眼中看为最宝贵的，时常不为人所注意。

当圣灵的工作做得最有能力时，一般人的眼目却看不太出来，犹大行神迹和扫罗王受感说话并不能证实圣灵能力，如同在彼得否认主后的流泪。

我们若是刚强就当以讨神喜悦为己任：然后有什么仇敌能伤害我们？

我们的知识在成为别人许多帮助之先，必须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秘密交通的管道。

何等需要留意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仅须向神讨教，还须向那些忠心有见识的人请教！撒但注意我们的停顿，并且一点一点地缠住我们；先是一些有问题的事物，然后就以明显邪恶的事物，小小的过错会产生很大的罪恶。

经常性的并自愿地向别人认错很少在神前是深刻的。

他们因着与神同行就无可指责是最不容易受网罗和试探的：我们很少见到在里面有缠住的网罗。

大卫、以利亚及其它的人在孤单中胜过他们自己，并从神得着能力：然后当他们出来时，他们是何等平静地进行那些伟大的事，也何等容易地成就这些事！

约拿单得以胜过他自己这是何等大的胜利，当他欢乐地看见大卫被高举过于他！他看出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并且学习在神里面喜乐；他并没有见到大卫是一位使他失色的人，乃是见到一位忠心的人被兴起，为着神和以色列，在约押身上就不是这样，他在地狱般的嫉妒中杀死他的亲戚亚玛撒（撒下廿三 17；撒下廿 9-10）。

成为没有和无有，这就是富足，平静和安息。

主的仆人

不论何种属肉体的荣耀头衔给与自称为传道人，未重生人的良心将不会认他们为神的圣人除非他们真是如此。

那些在教会中要执行任何职务的，就如传福音的牧师，所需要并且是最需要恩典和无可指责的谈吐。他们在有关属肉体的法则上如同鸽子与人无损，然而在有关属灵的智慧 and 见识上应当像蛇，「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林后十一 12）

对保罗而言被哥林多圣徒论断是件小事。无论他们怎样论断，他是一心为着他们的益处，并且持定他的道路来荣耀神，他劳苦工作使他们恢复到一个正直的心和意念。「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林后十二 9-10）

主耶稣的仆人，既知道他是主向着每一个人的使者，无论得时不得时，必须实时知道该如何行：一再从主有所学习；因为看见他是继续不断地服侍别人，他必须借着各种管道从赐各样恩典的神领受新鲜的供应。默想神的话和祷告应当占有他主要的时间，在他公开的职事和私下的谈话中，他应当针对着人的心和良心，尽量设法使基督显大，使受造之物降卑。简而言之，他应当常将主摆在他的面前，并且行走在祂的足迹中，为要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代表祂。

若是保罗在腓立比他属灵的孩子中得着许多喜乐，他在哥林多虽然很少喜乐，却得了许多益处，因着他们的种种邪恶给了他极大的机会来显明基督的心。

那些与神同行的人听见祂的声音，祂也使用他们。

一位好的工人借着他的错误学习到技能。

主耶稣时常为乐意的心和愿作的手找到服事的机会：让我们只盼望祂为我们安排恰当的服事。

若是神的每一个孩子，基督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他自己的责任感，我们就会见到在神的教会中有更好的光景，我们若在事奉主的事上随便，祂必然向我们追索。

愿基督的仆人将劳苦，艰难与酬劳放在旁边，而注意他们内心的光景，一天过一天留意讨神的喜悦：这样他们就会时常喜乐，虽然也时常忧愁。

只有在将我们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神以及殷勤事奉基督的道路中才发现信心的喜乐与奏凯。

所有为基督劳苦的人将因轻微的辛劳而得到极大的工价。

我们若认为得神喜悦是极大的酬报，这就是我们的智慧，若是我们完全让祂的旨意来定规如何，及何时得着我们劳力工作的果子，我们将丰盛地得着我们所没有寻求的，虽然它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

马大是要按她自己的方式讨主喜悦；马利亚是按照她主的方式。有许多人要讨主的喜悦；但却在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因为缺少按照圣经来作他们的工：在许多的劳力中 他们仍是不属灵和不结果子。

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提前四 12-16)，我们收集了 神仆人真实和该有的品格。

主仆人的工作要求完全的舍己。「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罗十五 3)他必须为耶稣的缘故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样他才能在他的主之下作祂子民的领袖和带领者：最先受苦的；在各样事奉中最劳苦的；一再地关怀别人，一再地忘记他自己。

基督

基督有两次比天使超脱，在祂的降卑中祂远比他们低下；在祂的被高举时祂远超越他们。

若是基督是我们有阳光照耀之日的生命和美丽，祂也是那为我们的患难而生的弟兄；并且祂的爱将闪耀发光穿越最黑暗的乌云。祂曾受患难，祂交通于祂受苦的肢体，并教导我们将所受的试炼放在平衡的地位；称我们的苦难是至暂至轻的(林后四 17-18)。

完全安息于基督！完全从肉体的工作中停下来，是住在祂里面的秘诀。

与基督更亲密的关系使祂在我们的魂里越过越显为宝贵，若是基督不是测不透的，祂就不能满足我们，不能充满这心，也不能将平安赐给良心。

爱的能力显于大事；爱的温柔显于小事。基督显出祂爱的能力于十字架。为我们死并且担当我们的咒诅。祂显出爱心的温柔当祂说：「看你的母亲。」「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妇人，你为什么哭？」

基督在十字架上时祂的情形有不可测度的不同，当祂在审判的可怖中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与当祂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二 5)祂不可能降得比祂的十字架更低：我们不能测度祂降卑的深度过于我们所领会祂神格中的荣耀，祂的高升是祂十字架的答复，祂不能高升过于神的右边，也不能从艰难与劳苦中出来后，找到更甜美的安息之处过于祂父的怀抱。我们既与祂同为后嗣也必有分于祂的安息和高升；同时祂也不会满足直至祂的肢体与祂一同坐在祂的宝座上。但愿这个心意在我们里面管治并带领，正如它曾引导基督耶稣(参腓二 5-15；然而这谦卑的心意何等不易达到，它必须行走在从神而来的尊荣之前；为此让我们感激神所有的管教，不论如何痛苦，若不藉此骄傲不会屈降，自负的人也不会认识他自己。

愿基督的丰满一天过一天地再充满我们被扩大的心。因着与祂相交，魂的度量就越发广大，然而因着与祂的亲密使我们越过越感到自己的微小。

让我们每天惯常地在隐密处，从基督得到粮食的供应，这样我们就能在聚会中，主的晚餐时吃喝并分辨主的身体。

我们若愿意向着基督满了情爱——就让我们思念基督在十字架的死里向着我们的爱。

年份表

- 1718 年 大卫宾纳 (David Brainerd) 出生
- 1727 年 德国莫拉维亚合一弟兄们的复兴
- 1730 年 乔治怀特腓和约翰韦斯利开始露天传道
- 1750 年 英国开始工业革命
- 1776 年 美国独立宣言
- 1780 年 主日学运动开始
- 1783 年 以利沙伯蓓杰 (Elizabeth Paget) 出生
- 1785 年 詹姆士伊文思 (J.H.Evans) 出生
- 1789 年 法国革命开始

1793年 英法战争开始

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往印度

1795年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另译顾福)出生

柏勒(J.G.Bellet)出生

1792年 芬尼(C.G.Finney)出生

1796年 威廉黑克(William Hake)出生

1800年 约翰达秘(J.N.Darby)出生

1803年 威伯门(R.C.Chapman)出生

1804年 英国和国外圣经公会产生

1805年 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出生

亨利凯克(Henry Craik)出生

1818年 约翰街教堂(John Street Chapel)建立

1821年 芬尼的事奉与复兴

1823年 威伯门悔改

1825-1830年 弟兄会运动(Brethren Movement)于英国西南部及爱尔兰开始

1832年 威伯门搬到班斯泰埠在以便以谢教堂开始工作

乔治慕勒和亨利凯克在贝斯托(Bristol)开始工作

戴德生(J.Hudson Taylor)出生

1834年 威伯门首次造访西班牙

司布真(Carles Spurgeon)出生

1837年 慕迪(D.L.Moody)出生

1838年 威伯门第二次造访西班牙放弃以便以谢给严格浸信会

1839年 鸦片战争

1841年 李文斯敦往非州

1842年 建造格罗斯维纳街(Grosvenor St.)会所

1845年 普里茅斯(Plymouth)聚会发生难处,达秘另立聚会

1848年 威伯门足遍爱尔兰

共产党宣言

1849年 弟兄会分裂成「公开」和「闭关」不同的聚会

1850年 詹姆士伊文思离世

1853年 葛若弗斯离世

1854年 戴德生首次到中国

1856年 比尔街(Bear Street)会所日校开始

1859年 达尔文的进化论

1863年 以利沙伯蓓杰离世

黑克搬到班斯泰埠
威伯门第三次造访西班牙
1865年 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宣教会
1866年 亨利凯克离世
1871年 威伯门第四次造访西班牙
1875年 芬尼离世
1882年 达秘离世
1890年 威廉黑克离世
1892年 司布真离世
1898年 乔治慕勒离世
1899年 慕迪离世
1903年 英国韦尔斯的复兴
1909年 威伯门离世

第二部分

威伯门属灵生命

对今日信徒的启发

译备：张淑娴

「耶和華啊，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詩十二：1）

前言

踏入二十世紀，我們極需要更多基督徒領袖的榜樣。羅伯特·克理弗·威伯門（Robert Cleaver Chapman, 1803---1902）為我們作了一個極出色的這樣的領導示范——亞迦皮領導。今天，人們雖然對他所知不多，但在上一世紀的英國，他卻是一個備受尊敬的基督徒領袖，最為人熟悉的，就是那滿有神愛的非凡命。

威伯門是一位牧者、一位教師，也是一位傳道者。他一生勞苦努力的果效，充分彰顯了他作為一位堅強的領袖和布道家的特質。他的領導風格並沒有違背神那充滿慈愛及恩典的領導原則。神的工作如何作成在心灵中，而非只是事件的成果，對他而言極其重要。

數年前，我們請羅伯特·彼得森博士（Dr. Robert L. Peterson）撰寫一份全新、詳盡的威伯門傳。彼得森先生是一位研究醫生，一位熱誠奉獻的長老，一位有著優秀基督徒特質的人。彼得森先生差不多完成此書的時候，我們意識到，由於當今甚少人認識威伯門先生，這一本偉大詳盡的傳記可能永不能獲得其應有的注意！因此，我們決定先出版一本小書，讓普羅大眾對這位屬靈偉人先有初步認識。

我們有幸得到彼得森先生的許可，邀請《按照聖經作長老》（Biblical Eldership）的作者斯特勞（Alexander Strauch）從彼得森先生所著、即將出版的威伯門傳記中抽取部份內容，按主題整輯成這本小

书。因此，严格来说，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而是威伯门以行动活现牧者领导风范的人生中之点滴。又以同一方式，撰写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著名的孤儿之父，也是威伯门亲密的朋友)已兴起了以千计基督徒的祈祷及对神更大的信心。我们极愿威伯门的生命也能驱使现今的基督徒活出超越物质、满有神所赐之爱的生命。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触动你心，使你思想神的工是如何被建立及其作工的原则，同时盼望能激励你，使你变得更像我们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

出版者

亚迦皮领导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十三 2)

英京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写道：「基督信仰或许真的是一样好东西，若有任何人真的能经历它的话。」他这含着嘲讽的见解，彰显了我们最难对付的老问题——活不出与我们宣称的信仰相符的样式。这问题在我们对待主耶稣对合一、谦卑如奴仆的心、爱的教导之态度上，最为显著：我们没有认真遵从主的榜样和吩咐。加拿大温哥华维真(Regent College)学院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n)教授，尖锐地指出这点：「当我们细想教会的历史，我们岂能不承认，教会的确是违背了她的创立者之榜样？太多的时候，她穿上的是统治者的制服，而不是奴仆的围裙。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很难看到有教会的『品牌形象』是一个为着耶稣在爱里合一的群体，热心地放下自己服侍他人。」

当英国国教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罗伯特·朗西(Robert Runcie)于1990年3月宣布他将卸任时，一份英国报纸《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批判性地写道：「我们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人，能将这件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做得更好；部份原因是，在一个充满官僚作风、充斥着自高自大及缺乏怜悯心的人之机构当中，他却是个真诚正直的人，充满智慧、机智而不浮夸。」

南方浸信会牧师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说：「假如这里有满一房间的南方浸信会牧师，当中储起来的『自我』之数量已足够将整个首都华盛顿从地图上除去。」他的说话是针对他自己那满是问题的宗派而发，然而也能适用于大部份的宗派。

跨越不同的宗派界限，宗教领袖都同意今天教会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完整性的危机。基督教宗教领袖的财务及性丑闻几乎已是家常便饭；权力斗争和分党的事已是稀松平常而不是个别例子。是什么导致这种悲剧持续发生？这并不难去阐明。一如既往，这一切都是因人心那摧毁性的骄傲和病态的自私而起。控制了许多所谓「神的工作」的，是骄傲和自私，而不是主耶稣那谦卑和舍己之爱的道理。有太多的时候，神的工作变成了个人的事情、一个竞赛游戏，或是通往宗教这门大生意的成功之梯。

我们是多么容易忘记神的命令：「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二 3-4)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像十八世纪的传道者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所发的祈播：「噢，这种自私的情爱、自私的愿望！主耶稣啊，愿你那祝福的灵将这一切从我们的心灵中涤除！」

为我们这些切慕作神子民的领袖及导师的人，耶稣基督一再重复强调我们必须存着谦卑的心，不

求自己的显赫地位或名誉。祂呼召我们牺牲自己去互相服侍、原谅伤害我们的人，并要在神家里看待对方如同兄弟和姊妹。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去表达这一切——爱。

我们在这里所提的，是神的爱。主在十架上舍命，完全地显明了这爱。为表达这种奇妙的爱，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选择了「亚迦皮」这个名词，以诠释他们对爱的新概念：神那充满主动和深思、倾倒自己之爱，这无条件之爱，不因人有价值和好处才付出。这种亚迦皮爱应是所有基督的跟随者与世人分别出来的标记。在我们的主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祂给了门徒一条新命令。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 34—35）

神的亚迦皮爱对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3 节，保罗说，就果效而言，就算我们拥有所有圣经的知识，是世上最棒的领袖或最成功的布道家，却没有爱，我们就不算得什么。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因此，所有没有实践亚迦皮爱的基督徒领袖，是在浪费生命，而且损失着将来永恒的赏赐。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领袖是在拦阻基督身体属灵的成长。

所有地方教会都是一扇显示基督那超凡之爱的窗门。这种爱要从每一个基督身体的成员里面涌流出来，让其它每一个成员、让世界，及让天使观看。因此，如保罗·比尔海默(Paul E. Billheimer)所写：

「因此，地方教会可被视为一个发展亚迦皮爱的属灵工厂。故此，一个属灵团契的压力及限制，能提供最理想的（对爱的）测试及成长环境……地方聚会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实验室，让其中的每一个信徒能发现他们真正的属灵缺欠，并开始亚迦皮爱里成长。」

然而，若教会领袖不实践亚迦皮爱，教会就不能发展成合神心意且充满爱、成熟的教会。地方教会不是要成为一门生意、社交俱乐部，或政治体系，而是要成为被圣灵充满之神的家。爱是每一个成功家庭的基本元素，因此爱也是链接地方教会的元素。

亚迦皮领导——也就是效法基督的领导——的最佳示范，可以在新约圣经中的保罗书信里找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15 节，他写道：「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这就是以行动实践亚迦皮领导了！

真正的基督徒领导，是要喜乐且自愿地为他人灵魂的好处而付出；威伯门就是这种领导的典范。因着他那充满恩典的生命、他的耐性、他的仁慈、他公正的判断、他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的能力、他对圣经的忠诚，及他那牧者之心肠，对群羊爱心的看顾，使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传奇。

我们都常谈到爱，但当其它人伤害到我们，或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却常会立刻回到世人互相攻击的方式：愤怒的辩论、暗地里中伤，和权力倾轧。然而威伯门却能在置身于伤害及意见分歧当中时，行出亚迦皮爱。他的生命，更是为舍己的基督徒生活作了完全的示范。他不断地付出自己和所有去满足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他选择住在他们中间的穷人。

当代著名且备受尊重的传道家哈林顿·伊文思(Harrington Evans)，在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形容威伯门：

「威伯门刚刚离开我们走了。他昨晚在约翰街(John Street)向我传福音后，在这儿过夜。噢，这是个怎样的属神之人啊！他显出的恩典有多大呢！勇气、亲切、忘我、温柔、毅力、对人灵魂的热爱，全都是从基督及神的爱涌流出来的，就好像无瑕地融合成为一种美丽的和谐。」难怪在威伯门时

代，人们称他为「爱的使徒」。威伯门是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人。或许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他所作或所信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不应让这些差异使我们错过他那超凡的生命特质——他那持久、有着效法基督样式的态度和精神。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十五 12）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十三 13）

「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林前十六 14）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前四 8）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壹三 16）

「当想到神在基督里的爱，我们就好像一个人面对大海：只能一瞥表面，却永远尝不尽其中的深度。」

「『神是爱』（约壹四 16），祂的儿女只要喜欢祂、和「凭爱心行事」（弗五 2），便能取得祂的喜悦。」

对神话语的爱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约八 31）

威伯门在 1803 年出生，他的父母是富有的英国人。十五岁时，他被送往伦敦学习法律。完成了五年的学徒生涯后，他成为了一位民事法院和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King’s Bench）律师。三年后，他二十三岁时，他继承了少量遗产，在伦敦的银行中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得到不少有经验的律师之赞赏及鼓励。在法律界的辉煌发展就在前面；然而，神有祂的计划。

威伯门在年轻时，已建立了一份属灵的渴慕，这份渴慕似乎未能在他的家庭环境中被满足。他的远亲中有些是虔诚的贵格会信徒；他的直系亲属虽然没有清楚的宗教取向，却似乎属于圣公会。威伯门抵达伦敦后不久，便开始读圣经，由头至尾看了三四遍。他也读了不少有关圣经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也无法满足他。

威伯门二十岁时，在他的专业开始迈向成功之际，亦在他的信仰追寻中获得满足。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律师约翰·惠特穆尔（John Whitmore）。他们相熟后，常常一起讨论属灵的事。惠特穆尔很快就发现，威伯门虽然在言谈中常常对基督信仰的问题下判断，其实是在寻找答案。因此，他邀请威伯门参与约翰街教会（John Street Chapel）的聚会，那是一间有大规模、不属任何宗派的教会，哈林顿·伊文思（Harington Evans）就是在那儿传道。

威伯门生平第一遭听到了一篇触动他心灵的讲道。他突然省察到自己的不义和耶稣基督伟大赎罪的爱，有着那样强烈的对比。就在那儿，在约翰街教会，他遇见了救主。

哈林顿·埃文斯开始牧养威伯门，带他到贫民区传道，在那里派发食物及衣服给有需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威伯门已很投入约翰街教会的事奉。埃文斯给了威伯门不少传福音的功课，但威伯门的朋友却告诉他，他没有很好的传福音恩赐，因为他说话太像一个律师了！

然而，威伯门并未因一开始在传道方面的挫折而退缩。他定志向道：「有很多人在传基督的道，却不是很多人能活出基督。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活出基督。」威伯门定下了人生最好的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事，比我们效法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更能讨父神的喜悦。

一个像威伯门这样杰出的人，在回转归向基督之后，会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发挥他的才华。他在法律的专业方面有着很好的起头。若能好好使用他在语言方面的独特恩赐，他可能成为出色的作家。然而，他却选择了将从神而来之救恩的信息带给贫穷的人。

因此，在1832年4月，威伯门离开了法律的专业行列，成为以便以谢浸信会（Eenezer Chapel）的牧师，那一家位于英格兰德文郡(Devon)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小型教会充斥许多问题。他搬过去时，城里有约七千名居民，那年他二十九岁，跟随主约有十年。

以便以谢浸信会与伦敦约翰街教会全然不同。威伯门在后者里接受基督，并成为一基督徒，那是一间兴旺且和平的教会。以便以谢浸信会的信众很分散：在过去十八个月，竟曾有三个不同的牧师在那儿事奉！虽然威伯门在约翰街教会时，从哈林顿，埃文斯受到极佳的牧者训练，然而要牧养班斯泰埠的会众仍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首先，威伯门得克服因自己及会众对教义上的不同看法而随时会爆发的冲突。

令人惊讶的是以便以谢浸信会竟会邀请威伯门作他们的牧师，但威伯门从未作过浸信会会友，且对该教会的一些严谨观点没有太多的认同。事实上，他个人对浸礼的看法与浸信会会友并不一致！威伯门与以便以谢浸信会之间的教义上的差异，似乎使威伯门的工作注定要失败。威伯门看来将会是在两年以内离开的第四位牧师。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如此。

威伯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就是，他是一个对祷告和传神的道之人！他知道以便以谢浸信会的争战是真正的属灵争战。他知道，若没有神的道和圣灵的能力，便没有胜利。他知道，只有神的道能使教会得饱足及增长；只有神的道能保护教会脱离仇敌——也就是假先知——撒但的手；只有神的道能带领教会到更高及更美之地。

威伯门坚信除非他能自由传讲神的道，否则他就不能牧养以便以谢浸信会。因此，他在接受牧师委任之前，充满智慧地开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威伯门自己是将这条件演绎得最好的人：当我被邀请到伦敦，在由严谨的浸信会教徒组成的以便以谢浸信会传讲神的道时，我应允了，但只列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我必须自由去教导在圣经上所写明的东西。

基于信任，以便以谢浸信会的会友同意了这条件，于是威伯门开始了他在班斯泰埠一生之久的事奉。渐渐地，教会被威伯门那直接的圣经教导、关爱、耐性和牧养技巧改变了。随着年月过去，以便以谢教会成为了贝尔街教会（Bear Street Chapel）一间有着许多充满影响力信众的教会。

一个人必须先要明白圣经，才能教导圣经。毫无疑问，威伯门明白圣经！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每天早晨他都读圣经和默想他所读的。他会一直默想，直到那些话成为他心灵的一部份。在他的著作《默想》里总结道：「默想的其中一部份是读圣经，从中选取适合我的（惭愧地说）；另一部份是在其中寻找，或能使我在基督里更认识神。」

威伯门绝不会轻易接受某一信仰立场，除非他清楚它是符合圣经的。他谨慎地在他从整本圣经的学习中建立信仰，而非只是草率地以某章节下定义。考德威尔（J.R.Caldwell）回忆道：威伯门先生主要强调对整本圣经的阅读和默想。他曾说过：「每一个误差都是由圣经某一部份分离出来的章节造成；然而没有误差能通过整本圣经的试验。」

对认识威伯门的人来说，他这种和神的话语的亲密关系是极其明显的。有人曾说：「只听威伯门

读一篇诗篇，已像听了一篇讲道那样好。」在乔治慕勒晚年时，管理阿什利·唐斯（Ashley Downs）孤儿院的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认同此语并加上以下见解：「毫无疑问，他那灵活且有技巧的声线，再加上他对圣经的深层意义那种非同寻常的重视，对此都有帮助。然而……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对从神而出的话语那深深的尊敬和爱。」

威伯门自己的说话将他对圣经的关注最好地表达出来：「圣经是神为寻求祂的儿女而备的吗哪仓库……忽视圣经的最大原因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心灵，有些偶像占据了基督的位置。撒但极其狡猾地诱使神的子民离开圣经。神的儿女若忽视了圣经，便不能以取悦荣耀神为职事；不能使神显为公义的神、心灵的主、我们的喜乐、生命的一部份、灵魂的财宝……。如果一个人能正确地使用圣经，它必定会成为他在世上最喜爱的一本书。」

威伯门知道，圣经是神确定的话，且不会将人们引入歧途。因此，他相信圣经在一个人的阅读中应占有不可取代的位置。若不知道圣经的内容是什么，便不可能活出基督。

这功课对我们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我们都容易忽视圣经，尤其是在这充斥不同书本和杂志的年代。只阅读宗教文献或有关圣经的文章是不足够的。我们一定要直接和持续地阅读、学习和默想这第一资源——圣经自己。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和威伯门的朋友，写道：「仔细品味圣经的灵魂是蒙福的，直到最后……你流着圣经话的血，且圣经的要素由你里面涌流出来。」毋庸置疑，威伯门的血，是流露着圣经话语。

威伯门对圣经个人的爱直接影响了他教导的事工，他发现圣经是解决所有生命的问题的独一无二之丰富资源。因此，他在以便以谢教会的主要目标，就是直接教导信众圣经的话——在他的时代中，很少人会这么做。他感到大部份教会的带领受到太多宗派传统的教导，对圣经的话所知的却是太少。因此，他相信，在地上有一种饥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華的话。」（摩八11）同样地，在何西阿的日子，祭师未能教导百姓神的律法，因此先知呼喊道：「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威伯门却做到教导人们主的话。

在威伯门其中一篇最后的讲道中，他忠告家长们不单要为孩子的回转信主而祷告，更要为他们能成为明白神话语、成为讨神喜悦之神的儿女而祷告。「有太多人只要清楚得救便满足了。」他说：「叫他们不要因此满足。我要他们学习神的话，且在神的知识里长进。告诉他们，我要他们和主耶稣基督变得亲密」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一一九 97）

「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赛六十六 2）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嘱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廿八 19-20）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 16-17）

「圣经的每一页，都有着恩典和爱的秘密：能发现圣经，越发长进及变得更宝贵的，那就是欣欣向荣的心灵。」

「撒旦有一万样工具，要将我们引动离开圣经。」

属灵的品格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前二 7-8）

戚伯门是一位满有知识的圣经教师。然而，单是知识，并不足以改变以便以谢教会的处境。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阻碍。然而，戚伯门亦彰显出神的圣灵之奇妙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五 22-23）

这种可喜悦的圣灵果子和对神话语坚定的教导之美丽结合，造就了戚伯门的成功。他是新约圣经中两位人物——亚伯罗和巴拿巴的结合。亚伯罗「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徒十八 24）；巴拿巴意为「劝慰子」（徒四 36），圣经也记载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徒十一 24）。多年以后，戚伯门写道：对每一个要在教会中负起职责的人《不论是作传道 还是牧师》来说，他们不单需要知识和说话的表达能力，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要有神的恩典和无可指摘的生活方式。

对基督里的喜乐的重要，他写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是以一种每颗心灵都能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也是对神的一种约定，这一切都是那微小的知识和言语表达永不能做到的。以自己的圣经知识为傲的传道者常常都是固执、着重教条、摆出唬人姿态、一副超然的样子，或是对人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有些甚至利用神赐他们的沟通技巧和知识去控制群众和使群众为他们的一己私欲而做事，好像约翰三书中提到的丢特腓那样。

戚伯门不是这种人。虽然他承认在初信时也要和心中的骄傲争战，但当他抵达以便以谢教会的时候，他的教导事工却是以谦卑和温和的心灵见称。他永不是一位权威者，也不是难以接近的；他言语温和，富于同情心，且能明白别人的难处。从戚伯门所说的，可知一二：（马太福音七章中）眼中的刺（梁木）这比喻，说出了一个想要劝诫弟兄的人所需要的技巧和温柔。谁会相信一个如此宝贵的人是粗鲁且没有技巧的？

戚伯门待人从不粗鲁和刻薄。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如狮子般勇猛，又如育养孩子的母亲般温柔。」他待人接物的榜样就是神自己。「让我们作感恩的人，」他说：「为着神那仁慈、温柔、充满耐性的，锻炼我们成为更荣耀之人的方法。」

戚伯门曾对他的一位宣教士朋友说道：「我人生的目标是去爱别人，而不是去寻求其它会爱我的人。」戚伯门名言之一显示了他对他人的关爱：「宁可失去你的钱包，不可失去你的自制（以致发脾气）。」

戚伯门总是先想到别人的好处。例如，他总是准时开始和结束聚会，因为他知道许多出席的人是工人，他们必须于特定时间内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与许多和他同时期的人不同的是，他筹备教会周年座谈会是以参与者的需要，而非演讲者的方便为先。他总是准时终止座谈会，让参与者能赶上回家的火车。即使要戚伯门付出更多，他的仁慈也不会减少。随着年龄渐长，他的笔迹变得越来越难辨认。有一天，他的同工威廉·黑克（William Hake），需要戚伯门亲自辨认自己写给他的笔记，因为那些笔迹太难看了，连黑克也无法辨识。戚伯门从没有想过要将这难处带给他的收信人，于是决定改善自己的书法。他曾幽默地说：「我总是小心翼翼，避免令邮差说粗言秽语。」

林肯曾说过，所有四十岁以上的男人都得为自己的脸孔负责。戚伯门的脸孔，清楚地反映出他内

心的喜乐及仁慈。他的一个到西班牙宣教的朋友亨利·佩恩（Henry Payne）记下了这样的事：毫无疑问，威伯门先生那充分反映出他内心的仁慈的脸孔，在他守护别人的耳朵上大有帮助。他告诉我，一天当他坐在(驿车)西班牙时，虽然他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有个男人和女人愤怒地以法语争执，最后那女人说：「我确定在你所指控我的这件事上，我是与那位坐在角落的虔诚的男士一样无辜的。任何人也可看出，他必定会直接上天堂的。」就连威伯门的声音，也显示了他对人的温暖爱心。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起这种使他深刻的爱心，说：「我现在似乎仍能听到那他充满爱心的声音大声地说：『我多么高兴能见到你，真的，多么高兴能见到你！我亲爱的弟兄，欢迎你！』」一位曾在威伯门家中作客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对威伯门晚年时（许多人到了这阶段，性情会变得不耐烦和暴躁）的仁慈及温和，作出了一个生动的描绘：最后威伯门先生进来了。他是一个头发和胡鬓皆白、年近七旬的强壮男人，外形和摩西的形象相似；黑克先生跟在他身后，比他高一点，背部却弯得多，样子老迈且瘦削，并且沧桑。他使我想起亚伦，就是神的圣者。他们两兄弟都极其和蔼地欢迎我，然后我听见，且明白了一个有着如此圣洁的名声之人的说话方式，和世人是怎样不同。有一个年轻母亲怀中的婴孩开始嚎啕大哭，我因他干扰我们的谈话而极不耐烦；但威伯门先生和黑克先生却都怀着最大的关心和温柔慰问那位母亲，不久那婴孩就睡了。这是我上的第一课爱的艺术！

以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来说，威伯门有着非凡的教导孩子的能力。他那像孩子般、喜乐的性情使他深受孩子欢迎，而他对孩子们属灵的「健康」状况极其关心，就如他关心大人們的属灵情况一样。威伯门形容一个父亲教导孩子的责任时这样说：「一个男人以基督的心意治理他的家，所带给神的荣耀比一个公义的君王管治一个国家还要大。」

他的朋友索托（H.W.Soltau）的孩子喜欢威伯门的造访，因为他们喜欢和他聊天。有一次，威伯门请孩子们和他一同坐在桌子旁，却要求大人们坐在「孩子桌」旁，使女主人和其它宾客们吓了一跳。大人宾客们以幽默的态度忍受这「贬低」，而孩子们则很兴奋地坐在「大人桌」旁与威伯门先生谈话！

有一位女士，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与威伯门一次偶遇，改变了她一生。他问她道：「亲爱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耶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并没有为这么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这小女孩从没思想过这问题，便去问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引导她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5-6节：「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至此，女孩明白了这问题的意义和答案，于是开放她的心，接纳了救主。

威伯门的教导往往带着幽默，使人们将之放在心上并儆醒。有一次，当一个人问道：「你好吗？」威伯门答道：「我背着重担。」然后他又说：「祂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使关心他的发问者释然。连威伯门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幸免他这种锐利的智语。因在新苏格兰(Nova Scotia)的传道开拓工作而闻名的约翰·诺克斯·麦克尤恩（John Knox Mc Ewen），一次到访威伯门和黑克的家。探访的第一天，黑克不在，诺克斯和威伯门聊天时说：「黑克先生是个非常使人厌烦的弟兄。他整天早上都在激动着我。」诺克斯因这位被公认为仁慈之人的评论吓了一跳，然而他的惊讶很快就消失了。威伯门接着说道：「黑克先生整个早上都在（激发我的爱心和行善的心）（来十24）。」

在1846年，威伯门的恩师和良友哈林顿·埃文斯，在到班斯泰埠探访威伯门后写道：「我发现亲

爱的威伯门仍像以往一样，并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谦卑、温柔，且洋溢着爱。」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八）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西三 12-14）

「献出你自己去攻击灵魂的不洁多于肉体的不洁——骄傲、自私、自利等，那是罪魁祸首，以它们为目标吧。不要与卑微或尊贵的人同谋，只要以以色列的王（的帮助）为拯救。当你打倒小罪而被胜利充满的时候，大的罪正等待着胜过你。当你克服了大的罪，小罪也就随着倒下了。」

「要重整神的教会，我们先要由重整自己开始。除非我们开始改革自己，否则分裂和分化会持续增加。只有谦卑的人才有智慧。」

「如果说，保罗因在腓立比所生的属灵儿女而充满喜乐的话，那么可以说，虽然在歌罗西的孩子带给他的喜乐很少，但却带给他更多的好处；因为在他们中间的许多罪恶，给了保罗许多的机会去表现基督的心。」

忍耐和温票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提后二 24-25）

威伯门如同一个有经验的牧人，带领羊群经过危险的山腹到更高的土地和更青翠的牧场，他带领了以便以谢教会到更高的属灵境地。人们如同羊群总是不喜欢改变他们舒适的旧习惯，即使那是灭亡之路。在以便以谢教会落地生根的信众也不例外。威伯门需要许多的机敏和耐性去帮助他所爱的教会改变。威伯门如大卫王一样证明了他自己是个富有经验的牧羊人。圣经说，大卫「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七十八 72）。

请留意，在威伯门的时代，不只是浸信会教徒，浸礼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亦是极具争议性的论题。作为一个特定的浸信会团体，以便以谢教会对浸礼有着严谨的规条。人们要先受浸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和参与圣餐。另一方面，有着婴儿洗礼的悠久历史的圣公会或公理会信徒却很难接受在未被认同为一间教会的一份子之前就因它重新受浸。

威伯门完全明白这问题，且明白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以祷告、忍耐和敬虔的心教导神的话语，而不是未被邀请成为信徒的资格和是否被接纳在圣餐。有两个例子显示出浸礼的话题有多敏感，尤其是全身入水的浸礼（威伯门喜欢在贯穿班斯泰埠的陶河（River Taw）进行施浸）。

爱莉莎·吉尔伯（Eliza Gilbert）于威伯门在一间当地感化院传福音时归信耶稣，她后来成为以便以谢教会（Ebenezer Chapel）一位忠诚的信徒。她告诉威伯门她想受浸。她的母亲恐吓她说，若她这样做，就会赶她出家门。然而艾莉莎坚决越过这些艰难，于是受浸仪式如期举行。

很多以便以谢教会的信众为她担忧，并在浸礼后随她回家。她的朋友在她这段历经试炼的日子常常陪伴她。可是在几个月之后，艾莉莎病得很严重，医生认为她可能会死。她的母亲听到消息后，态度软化下来并准许她回家，却仍然不和她说话。

戚伯门每星期可以探望爱莉莎一次，每次他到来时，她的母亲总会故意避开。爱莉莎也可以收到戚伯门写给她的信，她保存了其中三封。这都是戚伯门由 1835 年起，现今留存最早期所写的书信。信里写的都是鼓励和怜爱之言，提醒爱莉莎，在一切环境中，神仍掌权，她要注目向神，寻求帮助和力量。

最后，爱莉莎康复了，并成为坚定的信徒。她的其他家庭成员因她和戚伯门的影响而回转归主。她年迈的母亲也告诉她自己需要救主，最后转向基督。

从戚伯门对待莱士 (Wrey) 家的例子，我们亦能看到他的牧养能力。莱士家的一家之主是位圣公会教区牧师，当戚伯门刚到达班斯泰埠不久，便认识了这个具影响力的家庭。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很少会走在一起，而戚伯门所持的神学观点更是明显和这家庭的不同，然而戚伯门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态度使他被莱士家所接受。一段时间过后，教区牧师的其中一位女儿回转，成为基督徒并愿意受浸。

女儿对婴儿洗礼的抗拒使教区牧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他似乎没有公然阻止她受浸，因此戚伯门就为她筹备在陶河的浸礼。同一时间，他也打算为年轻农夫佐治·洛夫林 (George Lovering) 施浸。有关这不寻常事件的消息很快便被传扬开去了。很多居民特意来，不只是要看教区牧师的女儿受浸，也因为从未曾听闻过社会地位如此不同的人会一起参加这些事情。戚伯门更进一步地打破了人们间的隔阂，这些事且令他更为人所知。

戚伯门个人认为所有基督徒，为着顺服和公开作见证的缘故，都应该在回转归主后接受全身浸入水中的浸礼。不过，他在圣经中找不着证据去证明信徒必须先受浸才能加入教会或参加圣餐。他相信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从圣灵及神的话语所生，并同享圣灵所赐合一之生命的人——已经是彼此的一份子，也有资格参加圣餐。他认为地方教会的属灵责任就是接待所有基督已经接纳的人，就算他们对浸礼有不同的理解(罗十五 7)。

尽管戚伯门有这样的看法，他并没有坚持以便以谢教会要立即作出改变。有一段期间，他遵随行那儿的传统做法。戚伯门明白要改变人们的传统的困难，所以即使人们尝试施加压力，意愿改变他的行动，他仍然耐心地循序渐进。例如有些南德文郡具影响力的基督徒，听到有关他的教牧职事，想加盟以便以谢教会，便建议他坚持要信众们立即拼弃他们独有的浸礼传统。戚伯门也希望能达到这结果，可是他知道，除非大部份会众都愿意这么做，否则强行实施只会带来极大的分裂。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戚伯门在这件有关浸礼的事上，对人们显出耐心，却不是消极的。耐心和消极之间有很大的分别，且不能被混淆；他对圣经真理也非不在乎，绝对不是！他相信他必须如圣经所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四 2)他耐性且温和地持续祷告、说服，并教导。一段日子后，大部份会众都认同戚伯门的观点，并改变了他们的要求。

后来，戚伯门如此形容这段等候神的时间：在这里的六十年，我一直等候那自称为浸礼派的群众心灵合一，并作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因着圣经的大能，他们大部份的人愿意卸下他们的防卫，一同去等候完全一致的决定……若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争取，就不可能享受到现在的相爱和灵里的合一。

若我们记得「爱是恒久忍耐」(林前十三 4)，以及教会的带领必须「温和」(提前三 3)，那该可以避免多少丑陋、使神荣耀受损的教会分化和权力斗争啊！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

「爱是恒久忍耐。」(林前十三 4)

「也要向众人忍耐。」(帖前五 14)

「作监督的，必须温和」(有节制、自守、端正’提前三 2, 3)

主所定的浸礼……为要最直接地符合祂自己的受死、被埋、和复活之样式，也是为所有信祂的人而设立。当一位亚当的后裔因神的话语和圣灵出死入生，这人便是神的儿女，是以基督为首之肢体的一部份，一切新约的福气使这些人连结在一起。如果任何一个新造的人被忽略或置之不理……是因为有关水的浸礼之事上，这样的忽略和置之不理一定要好好处理。怎样处理呢？不是断绝关系，却是以似主、温和、感恩和智慧的指引来处理；又或在需要时加以斥责。另一方面，也要捉紧圣灵，就是劝慰师，及不要伤害一切排斥别人或被排除在外的人，尤其是前者。

待守合一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弗四 1, 3, 4, 5-6)

像历史上其它人一样，威伯门明白基督身体合一这中心真理。这不只是另一种教条和理论在他的系统神学中；他尽一切努力去表达神子民的合一。这影响他所作的一切。

虽然威伯门耐心而不间断地去努力维持教会的合一，但是以便以谢教会的转变并不能讨好每一个人；有一小群人于 1834 年离开了教会，不久后更要求威伯门等迁出，因为按特殊浸信会的规则，教会的建筑物已不能再被使用。

威伯门研究以便以谢教会的信托书，发现当中并没有要令他们放弃原有的聚会地方的条款。然而那群离开了的人仍坚持他们的想法，威伯门认为要仿效基督及祂的爱，便应该放弃该聚会地方。他视这情况和放弃自己的外衣，给有需要的人一样。后来那群不再搞小圈子的会众同意威伯门的观点，并在 1838 年放弃了他们对该建筑物之拥有权。

很难想象这班人会为了一小群意见不同的人而放弃他们的合法权益。然而以便以谢教会的人却这么做了！在教会可能要面对的一切处境中，没有比起可能失去属世的资产这件事更能测试它的本质。事实上，有些人指控教会为世上最物质主义、自私自利、以金钱为中心的组织《可惜在太多时候，这却又是对的)。然而对威伯门和这一群正在学习亚迦皮最高之爱的会众来说，远超一个人的权益或物质资产的东西，有如随时会失去般地珍贵。

这群被逐的以便以谢教会信徒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物，便开始寻找一个固定的聚会地方。有一段日子，星期日的时候，他们应是在租借之地方聚会的。1830 年底，威伯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一间制革工厂出售，似乎是理想的置业之选。那里的地方很大，远超过当时的会众所需要的，因此，成长中的教会将有许多扩展的空间。那儿和原本的聚会地方只隔了几栋大厦，且和威伯门之家只有数步之距。最重要的是，它通向贝尔街——班斯泰埠主要的东西街。他们决定买下该物业，威伯门为其转让权拟订法律档。

档刚拟好，圣公会的职员才告知他们，圣公会已打算在该间制革工厂建立新的教区教堂。威伯门和他的同伴因这事感到惊奇，并聚集一起为这事祷告，以决定如何处理这事。神带领威伯门去读腓立比书四章 5 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存着谦让的心，威伯门建议会众放弃他们的权利，他们也这么做了。这小群基督徒再次以行动实现了亚迦皮爱。

尽管在建立固定聚会地方的事上一再受阻，这群刚烈且热心传道的会众在班斯泰埠已为人熟知，且持续成长。最后，他们于 1842 年在新建成、靠近贝尔街的格罗斯维纳街上买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约能容纳 450 人、简约的聚会地方。这聚会地方被称为贝尔街教会，后称为格罗斯维纳街教会。

以便以谢教会的信众对待持守不同意见的人和圣公会教区教堂的人之方式，在以后的一段长日子里，被证明是正确的。不单神因此得着极大的荣耀、基督的名声在该小区不被玷污，并且在一世代后，班斯泰埠的浸信派信徒成为一个强壮、热心传道的群体。在他们所写的东西里，表现出对威伯门深深的尊敬和赞赏。有一本浸信派信徒的出版物形容威伯门「以超卓的信仰为多人施浸。许多他的拥护者在一个称为『那空间』的聚会里相聚。在圣洁的生活、品格的价值、自我的牺牲等事上，鲜有人能与他相比；然而他如孩子般单纯和谦卑。他现在寿高年迈。当然，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八 28)

无论以便以谢教会的会众在当时是否察觉，他们在寻找聚会地方时所碰到的不如意事件却实在为他们的教会带来了好处——为这群会众创立了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以便以谢教会的特殊浸信会信徒；他们现在是一个「基督徒集会」，就如他们所自称的，在敬拜和传道的事上发现许多新的道路。若必要他们定一个名字，他们会选择「基督徒弟兄」。于千年以来，在整个欧洲里，这个名字已被一切从罗马教会分别出来、想要以一个「基督」以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广泛使用。这些班斯泰埠的「基督徒弟兄」有时会被称为「普里茅斯弟兄」，但威伯门却拒绝用这名字。班斯泰埠的人有时会称他们为「威伯门派」，这是一个对威伯门来说极其无礼的名称。威伯门的回应，就是常常简单地称呼会众是「贝尔街一班聚集的基督徒」。

威伯门也极其抗拒一切宗派分歧，极愿避免在这群基督徒身上套用任何宗派名称。他说，这一切宗派的名字，都使他听得难受：

在圣经里给予教会的名字都预表了天国的合一，就如一个身体、葡萄树、神的殿、神圣的国度、被拣选的族类、忠心的祭司。这些名字设定神的教会作为神在世界的见证；然而人们发明的字眼却是宗派的名字，并宣告了我们的耻辱。

威伯门深爱教会——耶稣基督的整个教会，而不只是其中一部份或其中一个教派。他并没有像许多自称跟随圣经教导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狭隘、分门分派的心灵。他所写的其中一首诗歌为他对所有神的子民的爱下了美丽的脚注：

你、的弟兄，主啊，是我的喜乐，
我爱他们，不论是强壮或软弱；
在我眼中，他们全都是宝贵的，
难以酬服的和没驯的亦然。

我服侍他们，主啊，因为他们属你；
圣灵，因你的圣洁宝血，
从牢狱中释放了他们。
而我仍然服侍那难以驯服的——
你的子民，主啊，是他们；
请不要迟延，也不要使我转离爱那绝妙的道。

威伯门的心力为所有基督家里的人倾倒，无论他们自称为何，他都欢迎他们。他常常以基督的合一为讲道的题目。为针对所有因为基督信仰带来麻烦的分裂，他曾说：「除非我们对这神圣的合一有属灵的了解，否则我们不可能正确地为神子民的分裂而哀痛。」

威伯门了解基督徒的合一不只是为实际的好处，更是对神之属性的深沉反照。因此他尽他所能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不贪财」（提后三 2、3）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林前六 7）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罗十二 5）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林前一 12-13）

「一个王国的没落，比起一小群人因为基督宝血所赎的罪人间之分裂，在神眼中还以为是小事。」

「我们的爱心应大大效法基督和神对整个教会的爱心。」

「真正的信徒之心切望一个永远的团契——一个在各人心里，同与天父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的团契。」

训诫与调解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六 1）

牧养工作中的主要部份，亦常是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处理人们罪的问题。亚迦皮爱并不是忽视罪，因为爱与圣洁和公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若教会的成员执迷于不悔改的罪，拒绝接受劝告和帮助，教会便要以训诫来回应。若不训诫，便是损害神的荣耀、不服从神的话，及未能适当地爱护犯错的成员。然而教会的训诫往往引致极苦之味。

若有一人因有关的罪或不悔改的问题非得以逐出教会解决不可，威伯门不会感到满意。他会不断为犯罪之人祷告，渴求他能重回教会。在处理他人的罪之事上，他警惕我们，必须记得神对我们的爱：

在责备他人的罪时，我们应纪念神的圣灵是怎样待我们的。祂以爱的灵的姿态到来；而不论祂责难什么，透过基督，祂以慈爱和宽恕来赢取我们的心。

有一次，一个被驱逐的成员因着所受的痛苦，立誓不再和威伯门说话。一次，威伯门和那人在街

上相遇。威伯门清楚知道这人指着他所说的话，却仍冲上前去拥抱他，说：「亲爱的弟兄，神爱你，基督爱你，我也爱你。」这行动粉碎了那人的仇恨；他悔改并重返教会。

然而威伯门调解纷争的努力并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在 1845 年，一次丑恶的分裂在一间叫做 Ebrington 街、具影响力的教会发生了。这间大规模的教会离普里茅斯约六十英里，与在班斯泰奏埠的贝尔街教会有紧密的联系。这教会中有许多具超凡资质的人。其中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达和牛顿但是他们之间爆发了冲突。

因着不能调解与牛顿之间的差异，达秘宣布，打算在普里茅斯建立新的教会。这引起了许多 Ebrington 的人注意，包括许多在其它与 Ebrington 有联系的教会的人在内。（这群在 1830 年代早期，于整个爱尔兰和英国兴起的教会网，被称为「弟兄会」。）

因着贝尔街教会与 Ebrington 街的紧密联系，以及威伯门对牵涉在内的其中两个人的挚诚的爱，威伯门义不容辞地为他们调解。他在 1845 年底曾相约在普里茅斯的达秘，极可能也有牛顿的份儿。威伯门列举自己在以便以谢教会的经历，力劝达秘不要实行他所打算的，达秘却不为所动，且说：「不论谁可能会跟随我，我都会离开。」结果在 1845 年底，他真的这么做了。

达秘的行动使普里茅斯出现了两个规模相仿并类同的两间教会。这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两间教会的人却是壁垒分明。这逼使其它具相同信仰的教会要作出站在哪一方的抉择。

虽然他企图阻止一场分裂的行动并不成功，威伯门知道他要在普里茅斯发生的事上更积极地作事。他自己解释道，除了平息纷争外，最重要的就是去帮助在分争中受伤的人去抚平伤口。因此他与一些基督徒领袖商议，说服他们找一日去祷告和忏悔。他的理由是，若曾参与分争的人能发现他们对此事的态度是一种罪，或许便能使这分争平息。他于 1846 年 1 月发出了一封供传阅的信给所有牵涉事件的教会，内容包括了责备和悔改的呼召。

人们不单拒绝那封信，甚至指责威伯门的做法。在许多人心目中，达秘所行的是出于美好的良知，没有必要自觉犯罪，也没有必要谦卑和忏悔。这是威伯门的第二次失败。

一年后，达秘对牛顿的教导作出了更深入和严厉的指控。牛顿已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并为此公开忏悔。但是达秘和他的同伴认为半顿的回转并不是出自真心，并成功地使其它人排斥牛顿及其教会在他一的圈子之外。牛顿感到挫败，最终在 1847 年 12 月离开了普理茅斯，再也没有回去。

然而这场分争距离完结还有漫长的日子。它可以任何合理形式蔓延，引致无法言喻的心痛。这看似无止境的连锁反应仍在运行。很快地，慕勒和布里斯托尔的教会亦被达秘定为排斥对象。他们因容许曾与牛顿有联系的人与他们一起聚会而被指控犯罪。

痛苦的分裂使许多人心碎。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不断企图调解，却无补于事。十二个在事件中受影响的人从全国各地到巴思聚集，思想整件事。在这里，威伯门说出他其中一句最为人熟知的話。

在聚会中，威伯门质疑达秘说：「你在发动分裂之前，应先等候长一点的时间。」这句话是指着达秘未能解决与牛顿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于 1845 年作出的行动说的。

「我等候了六个月。」达秘为自己辩护说。

在巴思的聚会并不能医治任何伤口。威伯门对整件事的发展极其悲痛，却无法再做什么。他被一些同情达秘的弟兄痛斥。有些从前欢迎威伯门的会众，现在拒绝和他一起。不过达秘自己却为威伯门

辩护。当一些达秘的支持者尝试提出戚伯门缺乏某些真理的基础，达秘却驳斥他们说：「你们不要搅扰这人；他活出了我所教导的。」在另一场合里，达秘说：「我们讲的是天国的谎言，但戚伯门却活在它们之中。」

戚伯门对达秘的爱并没有丝毫减退。他不愿以无礼的言语对待跟随达秘的弟兄姊妹。虽然有些人以较无礼的名词形容他们，戚伯门却称他们为「我亲爱、所爱和所挂念的弟兄。」他的悲伤是真诚的。他并没有丝毫「解脱了」的感觉。他对那些反对他、和他不再有基督里的交通的人，并没有宽慰的感觉。他以他们为「在良心的引导下，拒绝我与他们的交通，并将我排拒于他们的交通之外的弟兄」。

毫无疑问，这是戚伯门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这事件永不曾被解决；牵涉其中的每个人与教会之间的距离及痛苦，在他一生中并没有间断。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前四 8）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四 31-32）

「无论时势有多艰难，也不管我们因教会的分化和世间被污染的福音而多么悲伤，我们仍可以讨神喜悦若我们不以能讨神喜悦为我们最大的成功，那就是我们里面阻挡了自己。」

「谦卑是关系的窍门；骄傲是分裂的秘诀。」

「骄傲助长伤害的记忆；谦卑洗去记忆，并带来原谅。」

「当彼此代求取替了彼此指控，弟兄间的不同和困难就能被克服。」

宽怒和祝福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林前十三 4-5）

人对侮辱和被吐唾沫的自然反应是愤怒、报复、自辩、或退缩。然而基督徒应以不同方式面对，因为他们要效法基督而行，如戚伯门所写的：要去宽恕而不带斥责（态度或表情亦然），是一件艰深的恩典的功课——这是效法基督。

当然，并非人人都和戚伯门一样。有个班斯泰埠的杂货商人非常讨厌戚伯门的露天布道，甚至因此向他吐唾沫！好些年来，这杂货商人不断地攻击和狠狠批评戚伯门，然而戚伯门却持守他的工作，并在机会临到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祝福这杂货商人。

当戚伯门最富有的亲戚到班斯泰埠去探望他的时候，这机会来了。这次的探访并不纯为联谊；戚伯门的亲戚要亲身去了解他在做些什么。当他乘坐马拉的轿车到达戚伯门家门前的时候，他简直难以相信有着良好教养的戚伯门，竟会住在这样贫瘠的地域内，那么一栋简陋的寓所里！然而戚伯门仍是亲切地将他迎进他清洁及简朴的居所。他们聊天的时候，戚伯门向他解释何谓倚靠主而活，又和他分享神怎样时常供给他所需用的。这位亲戚离开的时候，想买点什么日常用品给戚伯门，并征求戚伯门的意愿，戚伯门欣然同意了，却坚持要这位亲戚在某位指定的杂货商人那里购买。不错，那店主就是那曾激烈毁谤他的人。

那位亲戚对他们之前的纠葛全不知情，便按指引往那商店去。他选择和购买了大量的食物，并吩咐杂货商人将货物送到戚伯门那里去。那困惑的商人告诉那位亲戚，他必定是找错商店了，但那亲戚

向他解释道，是戚伯门特别指示他到这儿来的。那商人不久后到戚伯门家里去，并向戚伯门流泪，恳求他的原谅在这非比寻常的一天，那商人将生命归给了基督！

我们很难想象，当属神的人真正以基督的爱去爱人的时候，神能成就多么大的事！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六 35-36）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彼前三 9 上）

「我们有没有被弟兄恶待呢？不要向他们发出苦毒的言语，倒要判断自己；并要尽力地，在爱和智慧上，以善胜恶。」

「司提反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作出了最佳的见证：不是当他去传道和行神迹的时候，却是在他对向他行刑的人作出自辩的时候，因他在那刻和主耶稣的耐性、宽恕和爱最相似。」

「若我曾被他人伤害，让我自己想想：忍受伤害和做错事相比，我们的感受就会真的好得多了！」

接待客旅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来十三 1-2）

新约圣经里对接待客旅的命令，全都贯彻在爱之中。接待客旅是对亚迦皮爱独一无二的练习和显著的表达。有什么比一个不好客、不友善且冷冰冰的教会更违反其本质呢？

可悲的是，大部份的基督徒并不明白，接待客旅并不是一个选择；这是圣经的命令。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要求每个要作教会监督的都要乐意接待远方的人（提前 三 2）。如果属灵领袖并不接待客旅，他们的会众也会不好客，我们的教会便会变成「星期天早上」的宗教机构，而不是神的家（提前三 15）。

在戚伯门搬到班斯泰埠之前，已决定自己的家要作基督工人的休息之所。虽然他在离开伦敦前已放下大部份的财产，我们却可以想象他另备了一笔钱去为这目的买一所房子。他对自己在班斯泰埠的房子的两项要求，就是它必须位于贫民区，并有额外的房间用以招待客人

在他为房子——新筑街六号设置家具的时候，戚伯门让人知道他的家欢迎所有传道者、牧人或其它基督工人留宿，不收分毫，住多久都行。戚伯门自信神会提供这事工所需的一切金钱。他也相信神信实的供应，是对与他同住的人来说宝贵且鼓舞的一课。

有一个与戴德生在中国内地的事工中协助他的年轻人，在戚伯门家里住了两个月，在这屋主身上学到一切他能学到的。他对戚伯门的家的形容，美丽地描绘为一个以神为首的家：

整个家居的设计骤眼看来，并不只是舒适，而是大致上对来这里休息的人之心灵、精神和肉体都是有益的。它的布置指向一个理想中的基督徒居所，使我着迷。其中的格言和例子加强教导了人们休息和早起的智慧。对圣经的爱和敬畏，及从这而来的一切东西，形成这屋子的气氛。在那里，「餐桌上的谈话」也极其属灵，其程度是我在其它任何地方不曾听闻的。一顿普通的膳食成为一顿爱筵，其功效比许多长的聚会还要大。这儿的生活简朴但美好。他知道寄宿者都是主的肢体，一定要各以不同方式款待。这对一个疲倦或沮丧的工人，或是感受泄气或迷惘的基督徒来说，是个理想的家。在这里，一个人似乎很自然地进入到一种思想状态，能听到那问题及留心到那古老的训勉：「为自己寻求什么大事呢？不要寻求它们。」在这里住宿数天或数周能深深地影响一个年轻基督徒的一生。

明显地，这就是戚伯门企望他的家能带来的影响。在伦敦居住时，戚伯门看见许多传道者因过量的工作而变得疲乏和沮丧。他深深渴望能鼓舞这些神的仆人。他想和他们一起祷告、一起相交、聆听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让他们从重任中被释放的休息之处，及提供他们生活一切所需的。他希望他们在置身于这样一个关爱的环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重新得力充满热诚地回到他们的岗位之中。

数年之后，戚伯门的另一位客人记下了他在戚伯门家的生活。这让我们瞥见了戚伯门对那些神所差遣的人之关爱和照顾。

我们昨晚都在九时休息——在新建筑街的生活是非常早起的——七时吃早餐，正午时吃晚饭。戚伯门先生总是于九时就寝，四时起床……他留意那如流水般的宾客最微小的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他们有些只逗留一小时’ 有些留一个月）……最近，他有个习惯，就是巡视每一度门，拿走客人的鞋，用自己的手去清洁它们。他照我所要求的，在五时唤醒了。当时我已醒来，静候他的脚步声。时间刚到的时候，尊贵的他探进头来，点着我的蜡烛，给我当天的早晨经节：「神的道是完全的。」一会儿后他来，带我到一个小客厅，那儿有一张椅子，上面有温暖的毯子，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前面还点燃着可爱的火。六时正，我听见他在呼唤邻房其中一对已婚夫妇，说道：「我不怕遭害（注：诗篇廿四 4）。」我们于七时正在灯光下吃早餐，戚伯门先生已于较早前吃过了。他在八时正加入我们的家庭敬拜。

这描述显明了戚伯门其中一样习惯便是清洁访客的鞋子或靴子。当他带领客人们到他们的房间后，便会指示他们将鞋子或靴子留在门外，好让他第二天早上清洁它们。一般来说客人们都反对他做这低下的工作，但他却很坚持。有一位客人记下了戚伯门对他反对的响应：「今天我们不习惯彼此洗脚；那么最接近主这条命令的事情就是彼此清洁鞋子了。」

这是戚伯门能为服侍及照顾他的客人所做的一件小而实际的事。对他的客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谦卑服侍人之榜样。许多小而实际、却能表达我们的关爱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正如戚伯门所说的：爱的力量显现于伟大的事上；爱的温柔却是在小事当中。基督在十架上舍命，并为我们受咒诅，显明祂爱的坚强；祂爱的温柔，则表现在祂说：「看，你的母亲！」「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妇人，为什么哭？」

戚伯门宽厚的待客之道所引致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贝尔街教会为着基督，成为一群深入小区和其它地区的宽容、关爱之会众。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前四 8,9)

「爱人不可虚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罗十二 9, 13)

「作监督的，必须……乐意接待远人。」《提前三 2)

「一切为基督作工的，必能因小小的劳力，得着极大的工价。」

「在神眼里看来至宝贵的，往往是人所忽略的东西。」

供给有需要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徒二十 35)

自威伯门成为信徒的一刻，他便事奉穷人。他一生都关心穷人。他总是敏锐地关注受伤的和有需要的人。他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无私地奉献他的时间和所有的。威伯门不相信这种行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会是不寻常的，并将这信息传给其它人。因此，贝尔街教会的信徒走到班斯泰埠的穷人中间。他们为穷人收集衣物，并曾于威伯门家对面街的一栋房子里成立一个施汤所。

贝尔街教会的信徒亦支持了威伯门一个为期三个月、穿越爱尔兰的宣教旅程。爱尔兰的马铃薯农田被疾病侵袭，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严重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或离开。威伯门到爱尔兰传道、安慰，并赠送金钱给有需要的人及不断涌现的孤儿。相较起当地庞大的需要，他能送赠的金钱数目很小；然而，在沿着爱尔兰的街道行走的时候，他却有许多机会去向有不同信仰（圣公会、罗马天主教、长老会、及韦斯利教派）的人传讲福音。

还有另一个充分表现他的宽宏及同情心的例子。威伯门对乔治·慕勒居住的布里斯托尔有传福音的负担，他于星期六晚上到达慕勒的家，打算在那里住宿一晚，并在第二天讲道。当慕勒欢迎他入内时，威伯门递给他一些为孤儿们食用准备的金钱。威伯门全不知道慕勒对孤儿们第二天的食物还没有着落，但威伯门的馈赠却正中他们所需的金额。一位在邻房正等待着这样一份馈赠的助理，立即出去去买面包。慕勒记得这是神供应他的需要的许多例证之一。

威伯门自己也是一个慷慨的人。一次有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新大衣，但威伯门很快便将他转赠给一位住在附近的穷人。一些日子之后，他的朋友问起他有关那件大衣的事，威伯门便坦白告诉他，已经将它转赠给人了。他常常引用圣经的话：「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对他来说，这些不是空话；他将这些话存在心里。

威伯门和他的朋友威廉·黑克一次一起到了南德文郡，他们身上只有足够两程回班斯泰埠的火车费。在旅程当中，他们需要分开，因此黑克给了威伯门一程回程的费用。他们稍后再相约一起，黑克(他知道威伯门惯于将钱分给别人)问威伯门他是否仍留着他的火车费。

「我们的天父知道一切。」威伯门答道。

黑克怀疑那些钱已经没了，并在他们往火车站走去的时候重复他的问题。威伯门承认他将钱给了一位感到不适且需要那些钱的老婆婆。

「嘿，那么，你现在有何打算呢？」黑克带着点质问的口吻问道。

威伯门只简单地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一切。」

当列车渐渐驶近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跑过来，为他的迟到而道歉，并且给了他们每人比车费还要多的金钱！

另一位威伯门的旅游伙伴乔治·费希尔也忆述了类似的事件。他和威伯门准备好在于莱姆斯特举行的座谈会后离开，但两人身上都没有钱。虽然有人给了威伯门一些金钱，他却立即将它们给了另一个他觉得更需要的人。当费希尔提醒他，他们已没有钱的时候，威伯门却问道：「金钱和在千山上的牛羊是属谁的呢？」

当他们抵达火车站的时候，有个在另一列火车上的人认出了威伯门，便匆匆赶过来，给了他一张五英镑钞票，说：「它在我口袋里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当那人回到火车上后，威伯门转向他的同伴，强调地问道：「金钱是属谁的呢？」

再有一次，威伯门的另一位朋友看见他坐在等候开动的火车卡里。他开始和威伯门倾谈，并且对其处境起疑，遂要求威伯门让他看看他的钱包。威伯门微笑着打开银包，里面空空如也，没有钱也没有票。威伯门已上了火车，并相信主若要他起行，必会供应他。他的朋友供应了他的需要，并知道自己在当天作了神的代表。

威伯门逝世后数月发生的一件事，漂亮地总结了他舍己的属灵性格。许多人想从他的遗物中留下一些作纪念。他的朋友认为最公平的方法，是让他的管家决定他的遗物应如何分配。他的桌子、椅子、衣服，及个人的影响力，都是这样被分配的。

有一个在威伯门晚年时帮助过他的男人，告诉了他的友人他所收到的纪念物——威伯门的一件睡衣。收到它几个月后，当他想将它展现给别人看，以作悼念时，却发现找不着它。经过思潮追溯后，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将那件睡衣放在一堆被整理好、将要被送往罗兹斯亚作传道之用的衣物上面。那箱衣物已被转送给当地的一个土著了。当他想到一个快乐的人穿着那件宝物时，他说：「威伯门先生一定会很欢喜！」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路十二 33)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壹三 17)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加二 10)

「虽然基督能掌管一切我们眼不能见、只有祂能看见千样事物，却没有比我们对爱的小小付出更能取悦祂。」

「凡是孤独的、悲痛的、孤立的、被诱的、缺乏的、被藐视的、被遗弃的、被排斥的，不论遭遇什么事基督都会等候他们，就像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一般。基督的显现，透过这种准确及特殊的、对祂的肢体每一个成员之无比重视，是何等宝贵、可爱慕和荣耀啊！」

在爱里同工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摘、不任性。」(提一 7)

爱的真正素质总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中产生压力和限制中暴露出来，尤其是与我们最接近、共事的人。威伯门永不是一个爱做独脚戏或爱炫耀的人。他并不是个孤独的牧者。他曾写道：「我们需要彼此，且彼此倚靠——不是像喷泉那样，乃是如祝福的管道。」从一开始，威伯门便极珍视与人分享的领导。在去班斯泰埠之前，威伯门请他的朋友威廉·黑克加入他在那儿的事奉，但黑克那时不能和他同去。

当教会渐趋成熟时，威伯门成为了一个教导及管理教会的牧者及长老之小组的一员。在众长老之中，威伯门的位置就如彼得在十二门徒中的位置一样：在平等关系中为首，且是小组的发言人。

威伯门亦拒绝任何给与他的职衔或资格。如他所传的，他坚定地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且永远是领导和保护群羊的大牧者。因此他和其它长老自视为基督（他们的领袖）以下的牧人。因此，祈祷就是会众们事奉的主要职责，因为祈祷就是他们用以明白大牧者之旨意的方法。

如一个好牧人，戚伯门总是寻找人，驱使他们向前，和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恩赐。「教会——基督的身体，」他说：「除非其中的成员有意识地满足身体中每个人的需要，否则便不能从它所处的低位升高。」他亦强烈地相信他的责任就是去帮助人们在主里建立信仰。

那时候，教会显有提供正规的属灵领袖训练。因此那些渴望教导人们神话语的人得「边做边学」。就如戚伯门最初是于伦敦的约翰街教会里，在哈林顿·埃文斯的教导下开始传道那样，戚伯门也是这样帮助在以便以谢教会的信徒发展他们的布道牧养、和传道的技巧。「要使一个人成为精兵，」戚伯门说：「要将他放在战事前线；要使一个人成为好水手，要让他掌管船尾。基督徒也是如此。」

两位年方二十的年轻男子——威廉·鲍顿，其中一位戚伯门于早期带领归主的人，及乔治·比尔——显出他们与别不同的潜能。戚伯门鼓励他们开始露天布道。他们第一次这样作，是在戚伯门家附近的贫民窟里。在那儿，他们受到许多暴力的毁谤和恐吓，但许多人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接受基督，坚固了他们认为是神呼召他们作传道事工的信念。

这两个朋友一直一起工作，在班斯泰埠附近的村落布道及传道。因此，在几条村落里出现了小型教会。有些会众甚至增长到有足够能力兴建楼宇，并且有固定的聚会时间表。这些教会倚靠鲍顿、比尔、戚伯门及其它人来牧会。

然而，鲍顿和比尔对戚伯门牧会的支持只维持了一段短时间。1835年，安东尼·诺里斯·葛若弗斯在巴格达忍耐了五年极端艰难的事奉工作后，回到英国。他的工作只有少许成果。纵然受到严重打击，他仍决定继续他在巴格达的事奉工作。他听说在印度有门路作事奉，便到当地探访，并知道当地的福音之门已经打开了。印度所缺乏的只是传好信息的工人。他立即召集愿意到印度建立宣道事工的男女。鲍顿和比尔并他们的妻子，也在葛若弗斯所召集印度事奉的行列之中。

戚伯门完全没有因为鲍顿和比尔不再和他一起在班斯泰埠工作而受到打击。他知道，神早已预备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已准备好，极愿投入他们一生的工作当中。因此戚伯门全力支持及鼓励他们去响应神的呼召。他知道，转移到另一个事奉的地界，只是神计划的另一部份而已。

戚伯门帮助许多人，包括戚伯门曾为其与雷家女儿一起施浸的年轻农夫乔治·洛夫林。洛夫林很快便积极参与班斯考埠附近的传道工作。他后来在北德文郡工作了三十年，在班斯泰埠的南及东部的某些村落建立教会。亨利·希斯也在那里，他是个热心的年轻人。他于圣公会学习圣礼时，戚伯门为基督的缘故接触过他。他也成为了贝尔街教会的一位领袖和教师，稍后离开该处，到伦敦北部传道。

伊丽沙伯·蓓杰又被称为「贝丝」，是戚伯门其中一位最信实的同工。当她五十多岁时，她搬到班斯泰埠，为要将生命余下的时间都奉献给贝尔街教会。虽是一位女子，她却在戚伯门家对面的新建筑街九号的贫民区买了一幢房子。

和戚伯门一样，伊丽沙伯是个充满活力的传道人。她为孩子们筹办了主日学，在自己家里开放了一个施汤所，同时亦开放了她的家，如戚伯门所作的给到访该区或需要一宁静环境作退修之用主的工人。在他们的两间独立房子里，一次可有多达二十几人住宿。

她在1863年，以八十高龄辞世。在近三十年的岁月里，伊丽沙伯与戚伯门紧密地一起工作。这对他们的事工非常有用，因为伊丽沙伯坚强、聪明，且是个天生的领袖。因着她强烈的个性，她和戚伯门在这些年里，也曾有过冲突。然而在神里的谦卑和爱，使他们能和平相处，合作无间。今天，就如

他们身处的时代一样，如此的合一及和平使神得荣耀，并向世界展示了圣灵的能力。

在威伯门的众多同工之中，威廉·黑克毫无疑问是威伯门最爱的朋友。威伯门感到他和黑克比任何人有更多相似之处：「我们的心正在因着圣灵的团契交织一起……发现彼此都是热爱圣经的人，且不保留地向主屈身服从。」

当威伯门最初搬到班斯泰埠时，他要求黑克与他同往，以便能一起担起牧养当地教会之工作。然而，黑克当时正在养育一个年轻的家庭，并有着一份极有价值的事奉，他在一所基督教寄宿学校担任校长。直到差不多三十年后，他才相信神的心意，是要他与威伯门在班斯泰埠一起工作。然后这两位弟兄便一起工作二十五年，直到黑克辞世。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有系统地走访了几乎所有班斯泰埠的家庭，教导家庭圣经课程，并开放他们各自的住处给传教士，并帮助许多较小型的教会在班斯泰埠成长。他们对班斯泰埠的人们带来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致市内的人们称他们为「长老」。

黑克逝世后，威伯门写下他们超过五十年在主里的工作经历之爱的融和：我们的友谊一直在不断成长。而在这连续的五十年中，我们之间从没有争吵或苦痛。那离开了的亲爱的弟兄常说：「啊！我亲爱的弟兄，我们永不曾有争吵。」……因此我们每天为对方献出我们恩典和真理的宝藏。……为了接触引领我们脚步、安排我们路途、掌管我们家当的那位，我们总是一起为神的心意等候。……若我们的判断不一致，便等候神给我们一样的心思，而我们任何一方都不会作任何违对方想法的行动——因此没有争吵，也没有苦痛！

威伯门的话反映出他们二人并不是在任何事上（包括对某些预言的分析）都同意对方的想法。威伯门持守教会「灾后被提」论，而黑克（及他们大部份的朋友）却有着不同的想法。然而他们对对方那效法基督的爱使一切的异见变得毫不重要。

事实上，威伯门不会让他对基督回来的时间之看法引起教会的分裂。他服从其它长老在这点上的不同看法，呈现了他谦卑及服从的心灵。1896年，他召集贝尔街教会的长老们「去解释，让大家知道我不在周会中教导相反的看法，制造争端。」因着合一的缘故，他不会教导违反其它长老之立场的东西；然而他亦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他的看法。不过，在有关基础的教义和圣经真理的事上，威伯门是坚定的。他小心及确信地教导有关的事，但以神的洞察力和爱去平衡他的教导。威伯门悠长的生命里，被许多和不同层面的人以丰盛、长久的友谊去标记着。这样被祝福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雅三 17)之果子。

「喜爱筵席上的首座^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太廿三 6, 7, 8, 10-11）

「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林后一 24）

「我这作长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五 1~3）

「当约拿单乐意见到大卫被提升到他以上时，他在自己身上的胜利必是何等的大啊！他察觉到神在大卫身上的心意，并因此学会在神里喜乐：他并没有视大卫为一个超越他的人，而是视他为另一个为神并以色列兴起的忠实神仆。」

异象与传道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一 16）

要和神的心一起跳动，就得对迷失的人有一份深厚和真挚的爱。在初成为信徒的日子里，威伯门已是个热心的传道者。他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包括朋友、家人、和街上遇到的人开放地分享福音。在伦敦居住时，威伯门固定地探访穷人，与他们分享基督爱的真理，及以慷慨的善行去展示这种爱。

威伯门搬到班斯泰埠时，传道的热心仍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神的心跳。他立即开始马不停蹄的探访及传道。他和街上的人聊天，并到不同人的家探访。他在感化院举办福音聚会，聚会后与每个愿意听更多的人单独谈话。他也走很长的路，与他沿路碰到的人展开对话。

当贝尔街教会成长、有一群固定的成熟信徒渐渐在会众中形成时，神在威伯门人生中的另一项计划打开了。他的心早已有着对西班牙的宣教负担。他完全没想过他会怎样、会何时往西班牙，但他相信他有一天会在那儿事奉。他的第一个机会就这样于 1838 年出现了。

那时候，西班牙对传道者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当时西班牙被罗马天主教所控制。法律禁止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以外布道。传道者被公然迫害；外来的传道人是不被容许进入的。威伯门的朋友极力劝他放弃他的计划，但他已决定要去。他那在西班牙传福音的热心之芽已成长为对神呼召他到那里完成这工之成熟信心。

威伯门知道不可能公然讲道，便计划善用他那与人相处的恩赐，与沿路相遇的人交谈。他已因这次冒险被装备好了。数年以来，他已学会并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威伯门能以五种语言讲道）他相信时候已到了，便往西班牙去。

威伯门在此行中，走过了西班牙不同的部份，与他所遇到的人分享基督。如他所料，那儿的属灵状态低沉，公开传道是危险的。在接近旅程终结、逐渐接近西班牙的北冰洋海岸时，他攀上高山 El Castillo。在峰顶，他俯瞰这在基督的时代经历过极大祝福、现在却成为宗教法庭所在地的国家。在那儿，他祈求神介入西班牙，请求祂让福音的光穿透这个国家的属灵之黑暗。

旅程虽然结束，威伯门对西班牙的负担却没有减退。在他的讲道里，他常常强调西班牙的属灵需要，并促请听众考虑为神在当地的工作奉献一生。他所述有关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搅动了许多在英国的基督徒的心。许多男女响应呼召，并奉献他们的生命予西班牙的宣教工作。在 1840 至 1850 年之间，一些将福音带到西班牙的组织亦成立了。逐渐地，英国及外国的圣经协会（那些和威伯门有联系的）开始向当地输入圣经及书籍。

威伯门另作了两次横越西班牙的宣教旅程——最后一次，是在 1871 年，当时他年届六十八岁。他以十字形路线穿越这国家达十个月，和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分享福音。

在旅程的其中一部份，威伯门和一小群宣教士一同乘搭火车。旅程缓慢，有许多站。每一次火车被拉进车站时，威伯门和他的同伴便争取机会，传扬福音。在其中一个站里，路轨监察员认为他们僭越了他们的界线，因为火车和车站是私人财产。

过了不久，警察来到，在市长面前拘捕了威伯门和他的同伴。然而，威伯门使用了耶稣曾用以应付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策略。他从银包掏出钱来，问道：「我有没有权将这个丢给在车站乞讨的乞丐呢？」

这里有面包；我又有没有权给他们这个呢？」警察不懂回答，因此容许这班宣教士延续他们的旅程。

这夜稍迟的时候，他们下了火车，寻找住宿之处。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地方留宿，但旅馆的服务警察告他们——因为他们很明显是英国人，又是信徒——店主是个脾气暴躁、曾参与近期一次起义的政治狂热者。他们忠告他们，与他谈信仰是一件危险的事。

威伯门听后，随即去找店主并告诉他：「有一样东西，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

「那是什么呢？」店主问。

「有神同在的平安。你有没有这平安呢，我的朋友？我已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拥有这份平安多年了。」

出乎意料之外，店主善意地响应。他问了些有关福音的事，他曾见过这班人传扬的。这些都是宣教士们乐意解答的。

在旅程的另一段中，威伯门以马车代步。一个被认为是一个宣教组织的先锋代表的男人坐他隔邻。那位代表看见威伯门在阅读圣经，并说出了有关他们一起的那段时同的事情：

我立即介绍自己，并发现我们有着一样的使命。因我已在许多土地进行了深远广阔的旅程，我提议让我作他旅途的同伴。威伯门先生立即向我表达他的谢意，并递给了我他的钱包。这使我惊奇，并且我想我正和一个很好的人作伴，然而他似乎很少用他的脑袋。

当我们抵达 Seville 时，被群人挤拥着，有一个男人向我们索钱以将我们的行李送到旅馆。这应该是已包括在我们所付的账项之内的，因此我断然拒绝此苛索。正在争吵之际，我感到有人轻拍我的肩头，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威伯门先生说：「付钱给那人。」

我愤怒地回道：「说实在的，威伯门先生，我才不会付。这是你的钱包，若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我却不会这么做。」

我永不会忘记之后发生的事。威伯门先生很快地从他的钱包中掏出那人所索求的数量，然后握着那人的手。当他将钱放到那人手上时，他告诉那人，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他来到这国家，是要传救恩的大喜信息，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那人站在那里听福音的事时，那钱必定如火灼着他的手。

我对我的旅程同伴之想法全然改观，并且我不再有自视为一个伟大和熟练的旅行家的想法，而是感到自己和他相比，就像个孩子一样。喝过茶后，威伯门先生问我想不想一同去走走。我赞成这建议，并一起从城市的一边走到另一边。

现在，威伯门先生转向我，问道：「弟兄，你知道回我们的旅馆的路吗？」

「知道我们回去的路？可不会，威伯门先生；我从来未到过这个城市呢。」

「很好，那么，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吧。」就在那时，在我能发出惊叹(我确实这么做了)之前，我发觉我正在一条横街的入口，且听到威伯门先生正在祷告，告诉神我们作为他的仆人，正在这城市中，请求神带领我们回旅馆去，并给我们一个机会和某人谈谈他的灵魂。

我哑口无言。我对这种和神的亲密交往和不断倚靠神的心灵一无所知，只能跟随。现在，我们走在这条街上，威伯门先生停了下来，一他一直在看沿街店铺的名字一说：「这是个英文名字；我们进去吧。」

这是一间时钟修理店，当我们进去时，有个戴着纸制鸭舌帽的男人从里面出来。威伯门先生向他走去，并伸手和他相握，问道：「你是英国人吗？」

「是的，我是，并且很高兴能听到我的母语。这是我来到这国家后头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或关心任何有关我的事。若这是你的使命，请你进来里面。」

我从后跟随，猜度着会发生什么事。威伯门先生立刻拿出圣经，很快一场有关圣经最有趣的对话展开了。那人极其恳切，随后是补告。然后，威伯门先生从跪着的姿势站起来，说：「我们是这城市的异乡人；你可否好心地指引我们回去我们的旅馆呢？」

「岂只指引你，先生；我会一路送你回去。」那人立即回答，并这样做了。当时的我正被这个属神之人的特质深深打动了。他的出现和陪伴是我未曾预料神会给我的。

几年之后，威伯门的旅途同伴回到了 Seville，并回到了挂钟店。在和威伯门接触后，那位时钟修理者回转归信基督，并正在传福音呢！

在晚年的时候，威伯门受到西班牙的正面属灵转变之祝福。他的旅程刺激了许多那样的宣教师到那里去；他持续的祷告帮助了这国家转向福音。他为那些为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宣教工作而献身的人们，提供了不绝的持。他没有减少为这些宣教士祷告。他不断写鼓励的信给他们。在探访那些国家时，他与他们并肩作战，派发单张及传福音。这些宣教士回伦敦小憩之时，他欢迎他们到他家休息。

威伯门教导了许多前途无限的宣教士，包括年轻时的戴德生。威伯门大大鼓励他进行中国的传道大计。当泰勒成立了中国大陆的事工时，他以威伯门为该事工第一批「咨询人」的其中一位。（咨询人是事工的支持者和忠告人，解答有关事工的疑问。）

在多年来，戴德生数次到班斯泰埠探访威伯门。威伯门也在书信中鼓励泰勒。其中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上写道：

我亲爱的戴德生弟兄，请考虑我们对你的请求。我们渴求在你的工作上与你同行。噢！来和你这儿的弟兄谈谈吧。告诉我你何时能来……神欢喜充满我们张开的口！

他们于 1872 年再见面时，威伯门以这样的话迎接戴德生：「自从你到中国去后，我每天都探访你。」意思是他每天为泰勒祷告。

威伯门辞世后不久，中国大陆事工的诺曼·凯斯写了以下的悼文。它适当地简述了威伯门对世界的宣教事工的委身。

因他的离去，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的宣教士失去了一位在施恩宝座前的真朋友和不断的帮助者……透过这一个人的事奉和模范，有多少的生命被引导及帮助到恩典及属神的路上！这真的极其伟大！在加拿大、在澳洲、在中国，以及许多英国的小岛里，我们遇到许多男女，在朋友的反对及责难之下，在假冒的基督徒和世界之外，投身进……新约教会的秩序之途、与世相违的生活、及无私的服事，大大被我们离去的朋友那始终如一的生命所激励，以至胆壮。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九 2-3）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十 2）

威伯门对一个正向着庄稼进发的年轻宣教士说过以下的话：

「持守谦卑，向上看，和勇往直前。」

「如果我们只因前路没有艰难才行动，这不是信。信是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照神的话而行；以信走我们的人生，才能使神得着最大的荣耀。」

威伯门

「信最大的好处，是它带领我们与神建立关系。亚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首位被提到的人）被嘉许，不是因为任何在人看来伟大的功绩，而是因他的敬拜为神所悦纳。诚然，若我们信任神，信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无论我们要作什么。」

自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节制。（加五 22-23）」

钟马田晚年作出了绝妙的观察：

我向你发出挑战：你去阅读任何曾使教会增光的圣徒，看看有哪一位的生命不能让你立时看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制和规律。这是所有属神的出众的男女拥有的不变的特质……显然这是完全合乎圣经且绝对必需的。

在早年的事工生涯里，威伯门认识到生命中必需要对个人克制有一份不变的承担。他看见照顾自己的思想、身体和心灵有着重大价值。他看见让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休息的必要性，这也是他供给基督工人一个能休息的家之原因。他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克制的基督徒生活的模范，并结出了属灵的果子。

威伯门每天都喂养自己的心灵。他相信因为主的仆人是「持续事奉其它人，必须透过所有管道领受从充满恩典的神而来之新鲜供应。对神话语的默想和祷告应要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都用好几小时阅读及默想神的话。这个和神建立关系及学习的时间，是他心灵力量及个人对神的旨意之认识的来源。他也以祈祷为从不间断的职事。他向神倾诉一切心事，并且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时，也会祷告。

威伯门也非常注重健康。为了身体健康，威伯门常常早早上床，早早起床。每天他都作很远、很剧烈的散步。他的长腿及急促的脚步使他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走很远的距离，这能力对他的宣教旅程有莫大裨益。他吃得很简单及节约，并在星期六禁食。威伯门常常记着我们的身体是要被神工作所用，因此我们必须好好保重它。

他对自己的精神健康同样注重。他坚持为将每个星期六留给自己，什么工作也不做，只在紧急时面见一些访客。他最爱与神深入相交、放松思绪和身体的地方，是一个木工房。那木工房在他屋子后方的小房间里，内有一些有质素的工具和一些木工车床。多年以来，他制造了许多精致的家具，为自己造了一张书桌，也有其它的家具。有些被贝尔街教会使用；有些碗和砧板则赠送了给他的客人。他亦将某些家具出售，成立基金以作宣教之用。

虽然他对他的客人和在班斯泰埠的教会之委身极其重要，但他不让它们夺去他知道自己需要遵行的个人自律。他知道若未能在照顾自己上节制，会带来风险。因此他在一生中都持守着这些对心灵、心思和身体的戒律。即使在九十八岁的高龄，威伯门的一位客人仍发现他是自律、热心和精力旺盛的：

在主日里，虽然已届这样的年纪，他却不但没有因（星期六的）禁食而显出疲态，更比任何时刻更精力充沛。我听见他喜乐满溢地向他其中一个朋友高声大呼：「主已复活了，我的弟兄；主真的已经复活了！」他在这样的时刻去吃早餐，灵魂满溢着对属天的事之赞美和感恩，并因而沸腾。他将这一切对桌子旁的聆听者的耳朵和心灵倾泻出来。他最富娱乐性，与朋友维持着亲切和具启发性的对话，当提及任何与他有关的轶闻时，非常衷心地大笑。他那欢乐的表情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偏爱。他常常这么说：「让年轻的弟兄包园着我，在我这样的年纪里，是其中一件令我最舒畅的事。」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九 27）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圣洁自持。」（多一 5a、6a、8b）

「神以我们拥有什么去界定我们的责任，而非我们所没有的。若我只有十分钟去阅读圣经，我有没有尽我的责任去使用这十分钟呢？」

「但以理以祈祷和圣经默想为人生中最重要职事；然而，若我们考虑到他身处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很少有人寻求神方面比他有更多阻碍。」

祈祷和敬拜

「只是他（以诺）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来十一 5）

在对戚伯门可作的任何评论之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属神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再没有比这更高的称许了。纵横这世界，再没有比一个圣洁、属神的生命所发的力量更能使人靠近神的了。

和大卫王一样，戚伯门喜爱敬拜。他写了约有一百六十五首诗歌和诗。在讲道、默想和诗歌里，戚伯门写了许多有关十字架的事。这是他为什么于非常早期的时候，他在贝尔街教会发起每周一次的主餐，以基督为中心，并纪念祂，「那作我们生命的。」是戚伯门其中一首最为人熟悉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基督赎罪的爱的深思：

奥，我的救主钉十架！
在你的十架旁我要逗留；
在那里看着，用坚定不移的眼眸
你那枯干着的痛苦。
耶稣，被鞭打和受屈辱，
向我诉说着耶和華之名的所有；
「神是爱」，我肯定知道
从救主所受苦痛的深度。
在他洁白无瑕的灵魂之痛苦中，
我看见我的罪孽；
噢，我的卑微身份是何等污秽，
而我的贖价是如此之高！
停留在加略山上’
我的灵魂将会如何忏悔；

安息和圣洁会被找到，
心思重整如像我救主。

十字架有着巨大的力量，能唤起我们的爱和奉献。

威伯门说：「若我们要被对基督的爱所充满——让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中，思想祂对我们的爱。」另一首他所作的诗歌中的歌词，表达了他那人所共知、对基督之爱的更深认识的渴求：

我会，我的主和救主，
知道没有任何尺度；
能刺量你爱的秘密，
你一切痛苦的深度。

1837年，威伯门已出版了一本他的诗歌选辑，被班斯泰埠的教会用了许多年。歌唱是贝尔街教会的敬拜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逢星期四晚上，威伯门的家中都有歌唱练习。这样的练习大大帮助了星期日早上的歌唱，尤其是教导会众们唱新歌。贝尔街教会已成为一间成熟、敬拜的教会。

和所有属神的人一样，威伯门是个祈祷的人。「若我们没有谦卑和感恩的灵，」他写道，「让我们先由忏悔的灵开始。」威伯门为一切祈祷；在他看来，没有一件事是小到不值得让他去祈祷的。他在祈祷中享受的喜悦洋溢在他的诗歌中：

噢，我是多么喜爱独自一人，
伟大的神，和你交谈，
我的灵在你的恩典中更新，
如父亲射我所行的。

他最喜欢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当我向神躬身，神便俯身就我。」熟悉威伯门的人都看见他对神会俯就他和听他祷告的信心之明证。一位宣教的熟人形容威伯门时，写道：

第一次到西班牙去时，在整个国家中，他连一个基督徒也不认识，却没有因此灰心，只信任神。数年以后，当他看见传福音之门打开了……他一点也不惊讶；他早已祈求，并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响应。

以下的事件刻划了威伯门在他的宣教旅程中，对神的保守之倚靠。

当我在西班牙某处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走着时，两个男人在我背后靠近，我还听到他们说：「他只有一个人；我们不如抢劫他。」我立即从心仰望主，寻求拯救；神立即回应了，那些男人没有进一步搅扰我，便离开了我。

威伯门祷告的生命并没有局限于赞美及为自己个人需要的祈求。他以为别人代祷为一种特别的事奉：「神的儿女为自己祷告是好的，但为别人代祷却更是绝佳。神赏赐代祷的心灵。」

而他实在有为他人祷告。有一天，他认识的一位女士请他为她的孩子们祷告。他以他一贯的风格回答道：「我不可以开始为你亲爱的孩子们祷告。」她大吃一惊，并为她的强硬要求致歉，但威伯门却很快打断她的话，说：「我不可以开始，因为我一早已在这么做了！」

又有另一次，一位感受被呼召到西班牙作儿童事工的年轻女士，在筹划旅程前寻求他的辅导。她知道他在西班牙的事工和他对在当地宣教的深远影响力。威伯门在班斯泰埠的家中和她倾谈，并请她

翌日早上再来找他，她也这么做了。在那时候，他对她的想法表示赞成，给她祝福，并与她一起，为她做神呼召她作的工时之安全祷告。

当威伯门在祷告时，接载那位年轻女士到火车站的出租车到达。虽然她听到出租车的声音，却没有打断威伯门长长的祷告。那架出租车在那儿等她，但她却赶不及时间到达火车站上车。后来她知道那班火车遇到严重意外，便视这件事为神保障她安全的明证。因此她去了西班牙，对神的带领充满信心。

为了不想成为一个哀悼错失之机会、或回首那些「当时应该这样做」之事的老人，威伯门决定只要一息尚存之时，便要为主活。晚年的时候，他以火热的代祷达到他的目标。以代祷为「我现在最大的职事」，他投放许多时间在祷告之中，请他代祷的要求从全世界的不同地方传来。

威伯门圣洁的生命对人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即使那些不多为神作工的人亦视他为属神的人或「那圣洁的人」。许多人相信神特别保守他。有一次，当他登上一辆马车时，车夫便宣布：「你们今天不必为自己买保险了，先生们；威伯门先生和我们一起哩。」另一次，威伯门所乘坐的车，正沿着一条陡峭的斜坡下行进入班斯泰埠，有一位女士忧虑不已。车夫安慰她不会有危险，因为威伯门先生正在车上。

与威伯门持相反神学观点的人，仍尊敬他。例如，有一位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试图说服一个访客相信所有新教徒都迷失了，因为他们在真正的教会以外。在辩论的中途，他停顿了下并补充道：「嗯，若有任何人会进天国，至少有一个在班斯泰埠的《新教徒》也会……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住在新建筑物街。他是班斯泰埠年纪最长，也最圣洁的人。」

威伯门在他九十八岁生日的前夕，在格罗斯维纳教会发表了最后一篇讲道，历时一小时多一刻。1902年1月，在他九十九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祝贺信息。班斯泰埠一份报纸的记者为这件事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导，以此句作结：「而班斯泰埠之所以与别不同，是因她借着这位学者、圣人、作家及布道家而为人所识。」威伯门简单地渡过他的生日，用了大部分的时间，造了好些盘子，送给他的朋友。

几个月后，在1902年6月12日，罗伯特·克理弗·威伯门，那为神所爱的，到他的神那里去了。

虽然威伯门避免引起公众注意，又不做什么去寻求名誉，他却成为了他那世代中其中一位最受尊敬的基督徒。

对那些当他仍与他所爱的人同在时，建议他将他生平所作的一切写出来的人，他只回答：「这已被写出来了，且会在早上印出来。」因为他要人们注意他们的救主，而不是他的命，威伯门故意销毁了几乎所有他收到的信。因此相比起许多和他同时期的人，他的一切被知和写得少很多。

然而，我们知道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威伯门的目标是「活出基督」。他有多成功呢？听听苏格兰的考德威尔先生缅怀，当威伯门八十岁时造访他家的事情：

真的，对他的造访之回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让我们知道神能怎样在此时于信祂的人里面生出祂儿子的形像。虽然威伯门不要任何人尊崇他，他的爱却触动了许多人，以致他的名声成为了他的遗产。司布真称他为「我所知道的最圣洁的人。」在他生命的终站，威伯门因他的爱、智慧和热情而名闻世界。他的名声在英国大到一个程度，以致一封从国外寄来，只上署「威伯门，爱的大学，英国」的信，也能正确地被寄达给他！

原著者：法兰克荷姆斯 彼得森 斯特劳
译者：高秉衡、高陈秀美、张淑娴